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4nB301

南嶽繼起和尚語錄

清 弘儲說　濟機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總目
  - 住常州夫山祥符寺語
  - 住台州天台國清寺語
  - 住蘇州靈嵒崇報寺語一
  - 住蘇州靈嵒崇報寺語二
  - 住蘇州靈嵒崇報寺語三
  - 住蘇州靈嵒崇報寺語四
  - 住蘇州堯封寶雲寺語
  - 住蘇州虎丘雲巖寺語
  - 住秀州金粟廣慧寺語
  - 住衡州南岳福嚴寺語
  - 住衡州花藥寺語
  - 住高峰理山寺語
  - 住武昌東巖寺語
  - 住漢陽大別山興國寺語
  - 靈巖廿一錄卷上
  - 靈嵒廿一錄卷下
  - 南岳正續錄卷上
  - 南岳正續錄卷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南岳繼起和尚大宗堂錄彙自序

庚戌長夏，病榻山中，念行腳高士囊缽蕭然，不獨古人語錄不能購，與我同生此世者，尚不得讀我全書，秖因卷帙浩繁，慨然於諸會錄中，取其語之簡直者，釐為十卷，曰大宗堂錄彙。其實如樹泉、報慈、甲辰、湘雲館散錄、堯封後錄，皆於古人說不到處盡心而出，一字不可捨者，無以得此失彼，反使老僧賺卻闍黎。
壬子九月霜降第一日，退翁自序。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總目

卷之一
　住常州夫山祥符寺語
　住台州天台國清寺語
　住蘇州靈岕崇報寺語
卷之二
　住蘇州靈巖崇報寺語
卷之三
　住蘇州靈巖崇報寺語
卷之四
　住蘇州靈岕崇報寺語
　住蘇州堯封寶雲寺語
卷之五
　住蘇州虎丘雲巖寺語
　住秀州金粟廣慧寺語
卷之六
　住衡州南岳福嚴寺語
　衡州花藥寺語
　高峰理山寺語
　武昌東巖寺語
　住漢陽大別山興國寺語
卷之七
　靈巖廿一錄卷上
卷之八
　靈巖廿一錄卷下
卷之九
　南岳正續錄卷上

卷之十
南岳正續錄卷下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一

嗣法門人濟璣等編

住常州夫山祥符寺語

到寺陞座，舉：「臨濟大師初住鎮州，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上來問：『和尚三日前道什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三日前為什麼打普化？』濟亦打。」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古之既爾，今之亦然。我欲於此建立萬峰宗旨，諸上座不得向三日前後躲根，即今作麼生成褫？」良久，大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雪峰和尚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被這老子一時搖動，祥符只是熱不睬。管他齊楚燕趙千里萬里來底，直饒過得太湖登古竹岸了，尚不知什麼處是夫椒山。即使從水平王廟前一逕西來到寨前灣了，不知那裡是祥符寺。極靈利漢子入門看額，認得祥符寺真了。行得三兩步，又被堵泥墻換卻眼睛。及至僧堂前，知客接著，放下腰包，引上方丈，揖侍者通報，尚不許你相見，等閒容你途路邊耽閣。」驀亞身曰：「且道即今與諸人相見也未？」眾擬議，以拄杖旋風打散。

結夏，上堂。「山前麥熟，現前可以忘飢；筐裡蠶繰，將來可以適體。何消萬慮撓其神，千憂苦其志？非不非，是不是，燈籠三，露柱四，然燈佛授記。三月安居，九旬結制，直待中元那日，蠟人無纖毫過患，方與你坐草自恣。」

上堂。舉：「僧問瑯琊：『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有省。」師曰：「雪裡送冰不無他瑯琊。可惜這僧，月明簾外不解轉身，至今猶坐在光影頭邊。殊不知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喝一喝曰：「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閒。」

上堂。問：「一月落清溪，千峰凜寒色時如何？」師曰：「壁立萬仞此心真。」進曰：「拶破面門天地黑，剔開耳孔海山傾。心在什麼處？」師曰：「倒懸千尺瀑花新。」進曰：「恁麼則衲僧巴鼻草頭風，師子爪牙空外電也。」師便喝，僧禮拜。師曰：「金鐘玉漏

相酬酢，疑殺滔滔天下人。」乃曰：「江湖無礙人之心，時人過不得，卻成礙人。雅埠到這裡，有什麼阻隔？佛祖無謾人之意，時人透不得，卻成謾人。山僧心膽在舌尖上，何曾覆藏？鐘作鐘鳴，不雜鼓響；鼓作鼓響，不雜鐘鳴。透得者，如賊入空室；透未得者，無繩而自縛。忽有個衲僧出眾曰：『道也太煞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山僧呵呵大笑曰：『盡從這裏去。』」

上堂。「先師道：『三峰門下一雙箭，撥著透過髑髏。有甚神力拾得全身？』」師點胸曰：「這個漢子當年於箭鋒上三迴九轉，你看還損得他一毫毛許也無？而今冷地思量，直是通身汗血。若不是個老子，什麼人下得這副手？山僧出手也。你若活得身來，便安在六纛旗下。」驀召大眾，眾回首，師曰：「看箭。」

上堂。「山僧不敢平地陷人，大眾切忌望空啟告。此個寶華王師子座上，若一微塵許證驗不過，豈惟遭人笑怪，亦且善因而招惡果。」拍禪床一下，曰：「三十年後，鼻孔撩天，謾人眼不得。」

晚參。「七十二峰各住本位，三萬餘頃去不至方，我輩林下人，月聽其自白、風看他自清，一向申申夭夭，樂此太平時節，有粥、有飯，諸人還甘也無？若甘去，驀地卒風暴雨，如何避得過？若不甘，無事不可生事，千個作團、萬個作塊，我也不敢錯怪你、你也不要錯怪人。」

上堂。「盡乾坤剎海，都盧是個自己。而今撮向眉毛眼睫上，因什不絕毫絕釐，如山如嶽去？往往桑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汁。」喝一喝曰：「和尚子莫妄想。」

上堂。舉：「汾陽曰：『識得拄杖子，參學事畢。』泐潭曰：『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師拈起拄杖曰：「壁立直條拄杖子，強生節目。山僧自先三峰手中接下，年來放在冷壁角裡，動也不曾動著。諸人道是識得識不得？參學事畢也未？將來入地獄否？簡得出，汾陽入地獄如箭，泐潭參學事畢；點不出，拄杖子在汝眼裏為災為祟。爭得如金鱗透網，游泳波瀾，俊鳥離籠，翱翔碧落？夫山有個方便。」遂拗折拄杖曰：「大眾即不得話作兩橛。」

普請，上堂。「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開門七件事尚不知來處，又爭知匾擔腳籮一向在雜收寮裡？」喝一喝，曰：「夫山今日一齊搬出，手親眼辨底接得便行，千五百人善知識不愁不隨他去。其或縮手縮腳，怕寒畏熱，無位真人在鼓聲裏惡發，莫怪！」

上堂。「地搖六震，既不為祥；天雨四華，亦豈曰瑞？夫山門下來一個衲子，與他七尺地鋪，橫也繇他、豎也繇他，但只是夢中不得與人交頭接耳。」喝一喝，曰：「好人家男女，肯遍相說夢。」

上堂。舉：「鼓山上堂曰：『鼓山門下不得嗽咳。』有僧出來咳嗽一聲，鼓山曰：『作什麼？』僧曰：『傷寒。』鼓山曰：『傷寒即

得。』琅琊拈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師冷笑曰：「天大底病，你還作小小看承。夫山若遲到一刻，幾乎！幾乎！」良久，乃搖手曰：「不妨，待伊出身白汗了再看。」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斫得倒是好手。忽遇樹倒藤枯，扶尚扶不起，說甚句歸何處？館驛裡撮馬糞漢，趁向無尾巴隊中，不怕伊不甘。要問大眾，卻使為山笑轉新。者還具眼麼？」眾無對。師呵呵大笑，歸方丈。

上堂。舉：「僧問曹山：『雪覆千山，為什麼孤峰獨露？』曹山曰：『須知有異中異。』進曰：『如何是異中異？』曹山曰：『不覆千山頂。』琅琊和尚曰：『曹山慈悲濃厚，接引群生，要會即不可。山僧這裏不然。如何是異中異？片片梅花飛落地。』」師曰：「一劍揮盡，始得和同，那許你異中有異？墮在語滲漏裡，雖則慈悲濃厚，未免己命自傷。設問夫山：『雪覆千山，因甚孤峰獨露？』但向道：『偶爾成文。』不惟令他不疑去，省得諸方盡把格則，以致究妙失宗，機昧終始。即今但有透過語滲漏，於不變異處端的得下，不論曹山、琅琊、夫山，大展三拜。」

上堂。舉：「僧問風穴：『寶塔元無縫，金門即日開時如何？』風穴曰：『智積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如何是塔中人？』風穴曰：『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琅琊拈曰：『風穴若無後語，大似紀信詐降。』」師曰：「猛火不藏蚊蚋，大海那宿死尸？饒伊後語驚群，爭如先機撲倒？」

上堂。舉：「僧問三峰先師：『如何得真慧現前？』畣曰：『聞板聲喫飯。』又問：『如何得法性空？』畣曰：『洗足上眠床。』」師顧左右曰：「學般若菩薩，須是不滯玄解始得。法性寬，波瀾闊，纔有毫忽異見，奴緣未斷，爭能觸處閒閒？而今要透前兩轉也不難。聞板聲喫飯，太煞不尋嘗。更擬玄解會，洗足上眠床。」喝一喝曰：「大哉三峰師，巍巍法中王。」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上堂曰：『舉則公案，事事成辦。向外馳求，癡漢癡漢。』」師曰：「若是夫山肯恁麼道，有什公案，抵死要辦，頂天立地，須讓個漢。」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行盡東西廊，幾多人未歸？堪悲為著誰？」

因事上堂。舉：「趙州和尚曰：『不閒過，念佛、念法、念僧。』」師曰：「原來討事做。夫山即不然，但閒過，不得無事生事。設有衲僧出眾道：『和尚聒鬧殺人。』但合掌道：『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上堂。「永日蕭然坐，澄心萬慮忘，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原來古人大有商量，夫山孟孟浪浪，只恁麼一直頭，一字是一字、一

句是一句，他時後日撞著個俊辨衲子，問著三峰屋裏事，小脫空尚自打不來，何況大脫空？」驀召曰：「大眾試請驗看。」眾辟易，師曰：「箬來只是一直頭使得快。」遂打散。

上堂。舉：「演和尚上堂：『頻頻喚汝不歸家，貪向門前弄土沙。每到年年三月裡，滿城開盡牡丹花。』」師召曰：「大眾，五祖師翁惟恐汝輩樂著嬉戲，將好日子等閒送去，太煞不惜兩片皮。若是夫山，撒沙撒土尚討不得閒，有什工夫頻頻相喚？三月四月牡丹落盡，少不得有個回頭。當爾之時，與你個隨流認得性，快樂永無憂底妙訣。」喝一喝曰：「莫誓速。」

上堂。舉：「龍門和尚上堂曰：『山僧今日與諸人同參一個真善知識。』便下座。」師拈起拄杖曰：「住住，真善知識來也。爾輩到處行腳，討個什麼？若向赤水求珠，珠沉赤水。就荊山覓玉，玉隱荊山。討方便，討法門，討安樂耶？真善知識者，從無一法與人，那來安樂法門與你方便？久參上士，聞與麼說，自然心死。初機後學又作麼生？」卓一卓曰：「怎奈何。」

上堂。舉：「百丈一日侍馬大師山行次，見一群埜鴨子飛過，大師曰：『是什麼？』百丈曰：『埜鴨子。』大師曰：『什處去也？』百丈曰：『飛過去也。』大師遂把鼻頭扭，百丈負痛失聲，大師曰：『又道飛過去也。』百丈有省。龍門遠頌曰：『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什閒皮草？十字縱橫一任穿。』」師曰：「眾中還有鼻孔端正者麼？試自家摸看。大師手裏底、龍門口裡底，與你面門上個，是一樣？是兩樣？人人只顧撩天，不信大頭向下，未到透皮徹骨，爭得出入息內？承事恒沙諸佛，無一空過者。夫山今日雖與你捩轉鼻頭，還須照顧眼下。」以拂子驀直指，曰：「埜鴨子噇？」擊一下，曰：「飛過去也。」復頌曰：「娘生鼻孔，一模脫出，氣宇如王，阿誰委悉？」

元旦上堂。拈香祝聖畢，喝一喝曰：「此是庚辰年最初第一杓惡水，潑得著底一花開五葉，潑不著底結果自然成。且覆蔭天下人這株大樹，新新無住一句作麼生？」復喝一喝曰：「路上行人口是碑。」

上堂。問：「千聖不到處，萬法用無虧。拈卻拄杖，請和尚道。」師便喝。進曰：「塞斷咽喉又作麼生？」師曰：「不靠你一個。」進曰：「老老大大，全無準的。」師曰：「失口道著。」乃曰：「失口道著，天下無敵。塞斷咽喉，有什準的？萬法用處無虧，千聖齊討棒喫。」喝一喝，曰：「這副手腳什處尋覓？」

上堂。舉：「僧問長沙：『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長沙曰：『如何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徑山拈曰：『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卻來徑山

手裡請棒喫。』」師曰：「只是個自己轉一轉，便說難說易，棒又教阿誰喫？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剎。這僧轉山河大地歸自己，何得將常住物歸衣缽下？夫山也不管你轉得轉不得，且山河國土與自己是一個是兩個？速道！」

上堂。舉：「黃檗見僧來，乃曰：『諸方老宿盡在我拄杖頭上。』僧便禮拜。僧後到大樹處，舉前話，大樹曰：『黃檗與麼道，曾夢見諸方也未？』其僧卻回，舉似黃檗，黃檗曰：『我這話已行遍天下。』琅琊拈曰：『大樹與麼道，大似有眼如盲。黃檗一條拄杖，天下人咬嚼不碎。』」師曰：「若據琅琊，太煞高黃檗門風，然未免討他棒喫。當時大樹豈無出人之眼，一旦以非罪加之，何以服諸方之心？曾不聞咬人矢橛不是好狗，管他嚼得碎嚼不碎。」驀拈拄杖卓一卓，曰：「我這話已行遍天下了也。」

許定于中丞斷七，陞座。「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天下老和尚一氣道：『我在這裡。』還諦當也無？若果具大見，則不受人謾；果得大用，則不受人欺。秖如釋迦老子初從母胎墮下，氣宇如王，為什千餘年後遭他跛腳阿師劈頭一棒？這裏一氣拽得轉，始好說個天上天下獨尊底大人。果然具無師大智，打瞌睡也是繁興大用。若言達磨西來，事久多變，不消恁麼，只要才能足機劃，自然逢著有通塗。莫誓速，楊岐栗棘禪且置一邊，權借南公下平實禪一問：『撥草瞻風，秖圖見性，阿那個是諸上座底性？識得自性，本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既脫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張向什麼處去？三句作一句道將來。』你若道：『生也，石火電光，舉必全真；滅也，玉轉珠回，通身無影。』祥符門下有棒到你喫麼？莫說他日奮大機、顯大用，提從上正印印天下叢林善知識，要望我山主定于居士，八千里未是遠在。居士自山僧言下打開個安樂法門，所以捐館之際如脫敝屣，澄澄湛湛，不動不搖，舒卷以時，去來無礙。至於功業書於竹帛、遺德在於生民，又是他第三四頭底事。山僧恁麼道，還是提獎大眾？還是欺謾大眾？直饒一時透過，千七百則總作個切腳。我要問你：本文在什麼處？」喝一喝，曰：「千古萬古與人看。」

上堂。拈起拄杖曰：「諸方盡謂這上座近傍不得，各各望崖而退。今日實情說向你，你等皆是祥符門裏人，臂腕肯向外曲。」隨卓一下曰：「只有這些伎倆。」

住台州天台國清寺語

上堂。僧問：「何時得聖人復起？」師曰：「難為國清，也不消如此。」僧作禮，曰：「某甲罪過。」師曰：「奉勸兄弟，以後不可

隨人言語走。」乃曰：「佛法二字，不道難，不道易，但於一切處尋著勘著，無去住處，直下將法王跟法王苗一時斫斷，誰不道你是法王？」良久，拈起拄杖，曰：「不是國清今日特地勘驗兄弟，且道法王還喫這個麼？」隨卓一卓，曰：「便請。」

上堂。「當人分上，各有什麼事？這裡道得一句，國清以後不消得開口也。」良久曰：「諸人既爾堅秘不發，事不獲已，道一句。」落座，乃曰：「白大眾，國清方丈不比諸方，容易出入。」

上堂。「天上天下，自古自今。」僧出曰：「如何？」師曰：「總不得如何若何。」良久曰：「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

上堂。僧問：「四大分張，計將安出？」師曰：「計將安出？」僧曰：「爭得不辜於己？」師曰：「岸谷無風，徒勞瞪目。」僧曰：「與麼即不勞究竟也。」師曰：「瞥地。」僧問：「如何是先佛本意？」師曰：「這裡即易。」僧曰：「在學人分上大難。」師曰：「如是用心，真實難得。」僧擬議，師喝出，乃曰：「鬥行則十萬八千也是輸，鬥坐則寸步不移也是輸。何況這裏那裡四大分張，尚圖別生計較，豈先佛世尊之本意？欲得不負先佛，不辜己靈，究竟非什難事？」喝一喝曰：「這裏瞥地，則岸谷無風，何勞瞪目？」

上堂。大眾已集，師厲聲曰：「山僧今日大以為不然，此後更不得依諸方樣子施行。設法不嚴，道化日見凌替，罪歸阿誰？未若眾中得一人出來，真贋虛實向這裡定當得下。活活底虛空，搖杌不動，何患天下不太平？」一僧巍巍堂堂而出，師曰：「不是你。」便落座。

先皇帝諱日，上堂。拈香已，就座。良久，乃起立曰：「年年此日，不得忘卻。」下座。

上堂。舉：「鼓山和尚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山曰：『石人筆下看。』」師曰：「大哉！從上之心髓。又問：『如何是作家？』山曰：『你行腳為什麼？』」師曰：「亦不是戲論。僧曰：『與麼即某甲不疑也。』山曰：『你何處得作家？』」師曰：「亦不是亂塞人口。」良久，長聲歎曰：「追遠之誠，何可忘也？」隨顧一眾曰：「汝等從前所作殺、盜、婬、妄諸罪，一一如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苟或毫末不靈，秖因聽響各流傳，又從今日起。」跳下座，旋風趁散。

住蘇州靈岩崇報寺語

到寺上堂。「靈源獨耀，千日蔽其光輝；一岳盤空，萬象失其相好。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捏

聚放開總繇這裏。放開也，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且聽諸人飽足觀光；揑聚也，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卻，又向什麼處出氣？」喝一喝，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上來納個不審作家禪客，下去賞個珍重本分宗師。秖如雲興百問、缾瀉千酬底，當得何名？」師不酧，僧曰：「欲得不辜來意，更請別轉一機。」師亦不酧，僧曰：「某甲也是譬如閒。」師哂之，乃曰：「三世諸佛說夢，有事有理；六代祖師說夢，無黨無偏。靈嵒今日說夢，黃連未是苦，黃柏可為憐。何故？近來世界大非昔比，行腳高士朝也妄想、暮也妄想，收得安南又憂塞北，那討閒心情來聽說夢？縱饒勉強築在他耳竅裏，生門易過、死門難出，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雪竇道得好：『第三、第四不問你，後五日事作麼生？』說到這裡，未免二乘膽戰、十地魂驚，老漢更不與你方便，直待驢年諾惺惺著，吾行爾隨、吾喚爾應，一隨一應，無少無剩。」

上堂。舉：「趙州和尚示眾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師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選佛場開，是聖是凡一齊來。心空及第，所作所為絕猜忌。不見石頭土塊，草木叢林，以至昧略飛搖，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況乃具正遍知底大聖人，無往不自得，而不能入水入火入大爐韝。老漢今朝豈敢掩是飾非，將佛法當人情。秖要他隨處出生，當處寂滅。金佛入爐，根塵一如；木佛入火，彼我無殊；泥佛入水，全身歸父；屋裏真佛，一場露布。百念歲個老古錐，直得手足無所措。靈嵒病叟沒伎倆，閒把虛空缺處補。」喝一喝曰：「報諸仁，舉即顧，無差互。」

上堂。眾集嘿然，經食頃，乃曰：「諸仁不是畏縮不將來，老僧不是吝惜不祇對。」擊禪床，曰：「坐了這個位次，不與諸仁說難說之法，教你一個個直下作師子兒去、成佛成祖去、入如來藏去，反教你如鄉頭、保正、耆長、大戶參雜在資生產業裏去、祈神告佛打入福利門頭去。如是，則袈裟下多藏毒藥，把諸相完具底活佛沉埋向穢廁坑裏，將來老僧頭破作七分，如阿黎樹枝也不足償其罪過。即今世事如麻，空門路賒，布裙一截泥，努出膝蓋子，看這老和尚說什難說之法？」復擊禪床，曰：「今年桃李熟，一顆值千金。」

上堂。舉：「達觀穎和尚住聖因，一日陞座曰：『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聖因這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竿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師曰：「尼山夫子，世間聖人，猶自罕言利命。穎老出世祖師，乃爾怨天尤人，尚得謂之達觀哉？靈嵒今朝不圖翻局，要見

得失平懷。」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本無定法，遇緣即宗。取得魚來還自放，羞憑鉤餌立奇功。」

建侍者母氏三十周年，請上堂。僧問：「佛法二字總不敢問著，秖如臘月三十日到來如何打算？」師曰：「好向人前恁麼問。」僧曰：「不意和尚見到這裏。」師曰：「老僧有口也難開。」僧曰：「今日可謂小出大遇。」師曰：「且待別時來。」僧問：「既然黃檗佛法無多，因什臨濟不肯得少為足，垂老更思一頓？」師曰：「上人慣自生鐵團上尋縫。」僧曰：「真個那！」師曰：「老僧爭肯虛空罅裡釘橛？」僧曰：「和尚大似不知。」語未竟，師便喝，僧亦喝。師曰：「學語。」僧問：「香嚴道：『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如何是子？」師便喝。「如何是母？」師曰：「正覓起處不得。」「作麼生啐？」師曰：「哀！哀！」「作麼生啄？」師曰：「舊日事不須提起。」僧無語。師曰：「老僧患聾，闍黎患啞。」乃舉：「臨濟大師曰：『你一念心疑被地礙，你一念心愛被水溺，你一念心瞋被火燒，你一念心喜被風飄。』」師曰：「據老僧看來，大師正欠悟在。學道人真到不疑之地，自謂腳腳踏實，豈非地礙？縱饒恩愛全消，如髑髏裏眼睛乾不盡，豈非水溺？驢踐馬踏，刀斫斧砍，木石泥土相似，覓瞋心如芥子許不可得，秖這不可得底無明忒煞，豈非火燒？喜識盡時，自謂消息盡也，豈非風飄？果真達得四大如夢如幻，隨處解脫，疑心愛心瞋心喜心，總是你屋裡真佛顯現底心光。把得便用，即是殺人刀活人劍，一任人間天上縱橫自在，應物無拘，隨緣得妙。一人如此，眾多亦然。生者如此，死者亦然。今生父母、多劫父母，盡達煩惱結使如空無所依，向這裏還歇去得麼？你若又引將大師道：一念心歇處，喚作菩提樹。」喝一喝曰：「和根截倒。」

契侍者請上堂。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曰：『不如曹山。』後來我演祖拈曰：『若以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棒；若以祖道觀之，白雲合喫二十棒。』」師曰：「老大祖師這回救不得也。道樞綿密、智域困深底曹山，好以世諦責之，前來二十棒自領出去。然曹山老漢亦不無大智人前三尺暗，若於出世、未出世觀佛，爭能截斷情塵、裂開見網？要得類中混跡、炭裡藏身猶未在，何況青天轟霹靂、陸地起波濤？遠之遠矣。今日設有問靈嵓：『佛未出世時如何？』道：『不曾貶剝諸方。』『出世後如何？』道：『一任諸方貶剝。』若更以世諦、祖道論量，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千難放君。」

弟子祝本圓莊嚴先慈，請上堂。僧問：「一不得有，二不得無。新年頭佛法作麼生商量？」師曰：「空裡忙忙書卍字。」僧曰：「還諦當也未？」師曰：「是真草？是隸篆？」僧曰：「謾某甲一人即

得。」師喝曰：「從不謾人。」僧作禮曰：「分明舉似。」師曰：「切不得作永字八法。」僧問：「見得滿地黃金，何妨即此用離此用？明知通身錦繡，因什觸不得背不得？」師曰：「且讀本文。」僧曰：「陳年底拈過一邊，斬新底再請垂範。」師曰：「莫尋註腳。」僧作禮曰：「某甲且自領話。」師曰：「身上著衣方免寒，口中說食終難飽。」僧問：「一冬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未審湖南草作何顏色？」師曰：「昨日鬧鬨鬨。」僧曰：「大有人疑著。」師曰：「今朝靜悄悄。」僧曰：「何妨細而詳之？」師曰：「果是俊快衲僧，定不回頭轉腦。」僧曰：「不是某甲，幾被惑亂。」師曰：「大唐國裏老婆禪，一等與君注破了。」僧問：「大眾也如是，某甲也如是。和尚作麼生？」師曰：「直得天雨芬陀華。」僧曰：「還著得這一句也無？」師曰：「試看玉階長瑤草。」僧隨顧左右曰：「今日看破這老漢。」師曰：「一年一度春風來。」僧一喝，師曰：「大地何人眼不開？」乃曰：「一年一度春風來，大地何人眼不開？空裏忙忙書卍字，青山拍掌歎奇哉！且讀本文，莫尋註腳。身上著衣方免寒，口中說食終難飽。昨日鬧鬨鬨，今朝靜悄悄。天雨芬陀華，玉階長瑤草。子母各不相知，事理依然兼到。」卓拄杖曰：「大唐國裏老婆禪，一等與君注破了。」

祖侍者請上堂。大覺溟長老出問：「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虛空來，連架打，某手不如腳。還有畣話分也無？」師無語。溟曰：「早知與麼，悔不與麼。」鄧侍者問：「某甲不問話，和尚作麼生？」師亦無語。鄧曰：「果然三寸甚密。」師仍無語。鄧曰：「三十年後，此語上碑去在。」乃曰：「古德道：『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何異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大似鳳縈金網，擬趨霄漢以何期？汾陽無業禪師曰：『佛法在日用處，在著衣喫飯處，在迎賓送客處，屙矢撒尿處。』美則美矣，未盡善也。著衣但著衣，喫飯但喫飯。佛之一字，尚不喜聞，更起法見，展轉不堪。況又道個舉心動念，便不是了也。尋嘗向汝等諸人道：『舉心動念，華雨四天；逐惡隨邪，香飄塵剎。貪欲瞋恚，是值種德之本；邪見煩惱，是嚴佛土之門。擬心學佛學法，便不是了也。』經中謂地獄、餓鬼、畜生、盲聾瘖啞、世智辨聰、佛前佛後、北俱盧洲、長壽天為凡夫住事八難。靈嵒道：『禪宗亦有八難，真佛、真法、真道，三塗也；不見一法，名為北洲；念念心不間斷，如長壽天；權實照用，是世智辯聰；獨脫無依，乃諸根不具；石火電光，同佛前佛後。』所以《楞伽》曰：『斷二根本，名害父母；諸使不現，名害羅漢；斷彼異相諸陰積聚和合，名為破僧；斷彼七種意識身，名為惡心出佛身血。以此行五無間業，不墮無擇地獄。』今日祖侍者為父圓慧居士三十周期，特請老僧舉揚實

際莊嚴報地，不惜口業，破盡從上家私。汝等諸人倘能不斷無明，直見真父；不滅貪愛，直見真母；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則老僧箭不虛發。其或尋逐古人言句，心念一起，不惟自被波旬撲倒，和老僧一時打入鐵圍城也。」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二

嗣法門人濟璣等編

住蘇州靈岩崇報寺語

松陵屠居士玄樞為母屈太君壽，請上堂。喝一喝，曰：「其用廣大，寬廓無邊。其文深，其旨遠，與凡聖為依，是眾法之本。其信之者，窮盡法性。以之覺親，慧命無涯；以之自覺，智源罕測。啟悟勞生，破諸塵妄，無待漸趨薰習，誠非小事，不可輕心取於流轉。」復喝一喝，曰：「倘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

席恭人六十初度，上堂。「金風一夜鏗鏘，黃葉四山錦繡，滿目秋光爛不收，莫釐全露法身。倒涵兩岸楓顏，搖蕩長空雁影，遠天霜翠青無極，震澤橫開笑口。誦來一道聰明咒，唱作千秋白石歌。但得圓通證無漏，不須石臼念摩訶。曩謨佛陀，曩謨達磨，曩謨元和。伏願弟子玄信，福隆壽廣子孫多。普天知識長惺惺，脫卻籠頭卸角馱。」

快雪，上堂。以拂指庭中，曰：「雪！雪！能使枯者榮、穢者淨、烏者白、缺者盈、瘠者肥、隱者顯、熱中者不得不冷、奔馳者不得不歇、險阻者不得不平、濃艷者不得不澹。道渠一切處寂寥枯澹，他卻莊嚴諸品；道渠一切處光明燦爛，他卻文彩全無。他能蓋覆一切，一切蓋覆渠不盡；他能穿透千門萬戶，千門萬戶牢籠渠不定。本非神通，亦非法爾。道個夜月流輝、澄潭絕影，盡屬比擬之詞。何也？不消轉句，使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渠本有風光；待到紅日出時，不見一色，始是半提。要知渠全提時節麼？老僧三十年前在萬峰會裏有一轉語，舉似諸仁。」良久，擊拂子一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靜輿禪人為母氏，請上堂。「夫學般若菩薩，無甚日旋三昧，斬然將無始來火伴盡情交斷義絕，他日山邊水邊冷地撞著，只是交肩過去，管取十方世界一時銷殞。設或兜三惹四，不知不覺依舊走入他路裡，萬劫無有出期。更作意迴避伊，又添上一個也。約略喚什麼作火伴？佛是？法是？菩提涅槃是？真如解脫是？要斷絕他，須還上流。臨濟、德山、雲門、溈仰是真下流。現前那個和你是生冤家？費這許多氣力，生這許多計較。」顧左右曰：「老僧三十年不忍說到這裡，今因檀越信心，不覺肆口。」隨指口曰：「看牙齒在麼？」

襲祖憲，退平川，通濟弟子玄仁、玄森、玄淨等送入山，請上堂。僧問：「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指左右曰：「因甚有這許

多？」師搖首。僧曰：「不可辜負來機。」師哂之，乃曰：「自來不慣強差排，今日無端閒著力。若將佛法當人情，怨哉屈哉！諸知識！秖要你識取去底、識取住底，百年三萬六千日，日日朝昏十二時，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難飽。青山白雲、落花芳草，去底既不倚勢欺人，住底爭肯無本可據？不見三峰先師曰：『德山忤逆往哲、臨濟輕薄來學，兩個沒量大人病入膏肓，不覺什風吹到三峰門裏？知事分付：緣左先左腳、緣右先右腳，仍前熱亂，莫怪不輕發藥。』」師乃呵呵大笑曰：「目前師僧盡出自三峰門裏，定然頭正尾正。劈面三拳且不問你，連腮七掌還健脾麼？」良久，擲拂子曰：「若要無事時，歸衣缽下坐。」

海虞光聚大德請上堂。「觀色即空，成大智而不住生死，諸方共聞；觀空即色，成大悲而不住涅槃，靈嵓不然。兩片頑皮包個舌，一雙耳門藏兩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有什曠發群動、越絕孤應，闢天人深域、振今古洪謨，而不視同爛本心之藥、斬法身之斧？」拈起拄杖曰：「這一隊漆桶莫怪。」連卓三卓，下座。

吳興弟子靈資請上堂。「適纔鼓聲急忙忙一點一點鑽入你等耳門裏，老僧急忙忙一步一步趕上來，擬為你拔出，竭盡伎倆下手不得，須你等自作法，莫待貫髓入腦便救不得也。你若計窮力盡，老僧只得將錯就錯，鼓聲無能入之心、耳門無所入之跡，心跡既無，彼此何礙？無礙真宗，居谷盈谷、處坑滿坑，無底籃盛他不漏、黃金索鎖他不住，取殊裁於妙手，照用齊彰；不稽度於往哲，理事兼到。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塵沙諸佛、天下祖師盡在裡許頭出頭沒，通方之士自不怪我言無一定。老僧尋嘗見掌缽盂向香積世界無出身之路底、挑日月於拄杖頭上有眼如盲底，總不與之計較者。」乃捧腹曰：「秖得這副肚皮寬，更有容得老僧底，下座禮他三拜。」

宣州青林明虛律師率諸弟子請上堂。僧纔出，師便喝。僧擬進語，師又喝。良久乃曰：「持寶奉君君不識，令人空憶老南泉。要得遠離眾緣，豈止千年一遇。教中道：『一切障礙即究竟覺。』不是大作家，爭得橫身不怕侵泥水。離凡聖底嵩山安國師，用凡聖底南岳讓和尚，終日牽無絲傀儡，當得勞而無功麼。老僧這鋪功德，成就多少時也。逗漏遺蹤，實無走路，難免被他捉著。直須千言無一中，腳下到長安。」復喝一喝曰：「遍乾坤動天地底，是什麼驢漢。」

能仁光長老三周忌辰，門人遍顒、備仁請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老僧得知。四十九年說底是沒心肝話、行底是沒心肝事，度若干沒心肝底人，以訛傳訛，直至今日十字路口、深山角落，據高

位、享厚供，那一個是有心肝底？流到食腐爛、衣糞掃，還道是他白毫相中光明。非他底連聲弗也、是他底滿口善哉，如是之人，不待見之者心生輕慢、聞之亦當嘔吐。若是老僧三昧，總不曾謾昧諸人，三十年來說底在諸人耳裡、行底在諸人眼裡，所度底人諸人盡知盡見，老僧兩道眉稜如劍戟，討甚白毫相光照顧兒孫？非我底增我意氣、是我底長我慚惶，深山角落他也不曾孤負我、十字路口我卻不曾孤負他，據高位、享厚供是他底祿，衣糞掃、食腐爛是他底福，淆訛任他淆訛、顛倒由我顛倒。大眾！這兩段公案什麼人判得？」良久，曰：「有也。有第二子同光，號辨菴，住靈石、能仁兩剎，三年前此日說偈坐化，今其腳下兒苦要老僧說幾句殘言剩語，反討得這椿沒頭腦底官事要渠定當，少間聞三下鼓，諸人靜聽。」

上堂。「佛法不是小事，夫說法者須是六種成就：第一、安立成就，第二、目前成就，第三、自己成就，第四、智智成就，第五、本末成就，第六、平等成就。六種圓具，法法歸宗；一種有虧，言言昧旨。上根利智自然一六互收，淺學初機切忌循途守轍。」卓拄杖，下座。

上堂。「夫臨機轉握，共有八門，定亂致平，難拘一法。或奇正之縱橫，或陰陽之紛錯。九天九地，一死一生。擒賊擒王，射人射馬。所以決勝要在臨時，神符貴於轉換。門門有路，步步通途。過量英雄，不煩指點，自能排身直入。其或不然，靈嵓為汝打開八門。」拈起拄杖曰：「第一剎那該攝門，第二主賓成立門，第三當機生法門，第四予奪自在門，第五輸機善用門，第六全提正令門，第七諸根普攝門，第八太平無象門。」卓拄杖曰：「這是那一門？」眾罔措。遂下座，旋風打散，歸方丈。

謂雲、敏聞二上人請上堂。「腰軟背酸難立久，纔近繩床瞌睡來。面前大好山，腳下俊衲子，一齊攢簇著，如逼債相似。抖盡肚裡零星，究竟收拾不下。再三無計可施，略與諸人評議：一、不得截生死流；二、不得踞祖佛位；三、不得互分賓主；四、不得馳騁問畣；五、不得曲順機宜；六、不得平懷嘗實。豈不聞纖芥不留，猶是交爭之法？」拈拄杖卓一下，曰：「漢家雖有三章約，爭似靈嵓六不容？」

靈瑞符道者請上堂。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步緊似一步。」僧曰：「道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工夫各自忙。」僧曰：「設遇虎狼師子，憑誰相救？」師曰：「也只是個自己。」僧曰：「有個自己，難免炤管。」師曰：「伶俐也。」乃曰：「三峰老和尚若在，聞山僧與麼提唱，通州做得來底布靴和氈襪底一齊頓下，三十年參禪到此，一些氣息也無，當年末後句子無人提得

也。休！休！山僧仔細思量，我此門中爭好胡亂教壞人家男女？」良久，曰：「古今盡道說禪難，沾著些兒心膽寒，若是本等赤金體，傾入紅爐一任看。」喝一喝，下座。

中游後堂五十生辰，請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無問平坦，管什崎嶇？只要插得腳入，釋迦老子和身放倒，有什十方虛空而不一時銷殞？然後在天同天、在人同人，更不須拖鎗帶甲、披蓆把碗，元豐條、紹興令，有智若聞則能信解。其或幽旨既融、玄機未泯，雖有萬德千身輪足，無智疑悔則為永失。爭如長松下、白雲鄉，吟鳥啼猿盡道場？隨分水草，地久天長。」

江陰蓮道人壽日，請上堂。「汝等繞四天下行腳，盡謂我求心，且道心是何物？老僧於無數量中略露些文彩：心是日，處空照有無定跡；心是月，光涵寶鏡清高絕；心是星，運斗旋箕稟曜靈。與麼，昨朝則有，今日則無也。不然，心是雨，花木普滋含笑蕊；心是風，錦繡山川披拂中；心是雲，舒卷乾坤越樣新；心是雷，發蟄一聲幽谷開。汝等這回還識心麼？直饒量取河沙，箐他過去、未來、現在無有窮盡。臨濟先祖又道：『真正學道人，念念心不間斷，噓噓。』心之一字，刀刁莫辨，魚魯難分。」便下座。

弟子重荷請上堂。「赤肉團上一物，盡道西天儘有、此土全無，未必然也。焚香擇火，昨夜蹤跡不著；開單展缽，今朝迴避無從。始信近日叢林吐出來底是埜狐涎、非師子乳。一眾聞我道，未免驚疑。此輩不獨堪悲，亦且堪笑。驢鞍轎若是阿爺下頷，因什一切人坐在骨臀底？輕重罔辨、香臭弗知，春山亂青、春水漾碧，寥寥天地，歎望何極？」良久，左右顧視，曰：「具超方眼者，自當憐我開眼造罪、合眼受災，肯同兒戲？」敲香几，下座。

大悲道場開啟，弟子玄信請上堂。「夫宗師唱道，不屑以智遣智，肯以智遣惑。事不獲已，向道：六門虛靜，萬法咸如。然非心月孤圓，爭見神珠炳煥？臨濟大師道：『但能純一不雜，雖十地滿心，求你蹤跡了不可得。』所以，天龍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無不稱歎。老漢過矣！現前一眾，那個不是金毛師子？等閒一言半句，誰道不是大悲心無礙大陀羅尼神妙章句？惟諸大德抖擻精神，豁開胸懷，豈止除滅千災、成就萬德？正所謂：識取摩訶般若光，萬古悠悠是今日。」喝一喝，下座。

淨居庵主宗本斷七，上堂。「雲門大師上堂曰：『劃斷即不可。』大眾！甚好言語。固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卻萬古長空，又豈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掩勝潛奇，黑漆桶裡黃金色，秖為一人斟酌皮髓，遂致後代較量親疏，因而凡聖岐分，悟迷派列，奔馳七趣，汩沒四流。欲期插腳曹源，豈止隔洋子江在？果具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眼目，觀淨居菴主八月二十消息如掌中物，無有絲毫錯誤。其或

未相委悉……」敲禪床三下，曰：「老僧表而出之。來無三言兩語，去時一笑而已。不明向上個竅，生死那得由你？」靠拄杖，下座。

大悲道場圓滿，洞庭席文輿居士伯仲為母夫人玄信，請上堂。高聲曰：「大悲菩薩在什麼處？」良久，曰：「不欲得商量，諸和尚子各各欠少個什麼？雖然，莫謂如今說底便是，纔有個是，早有個不是。大悲菩薩豈有兩個？近日諸方不是坐定你，便是走作你，二六時中折旋俯仰、思衣念食種種雜慮，是從大悲心中流出？是不從大悲心中流出？靈臺直下老婆心，與諸仁個圓滿著。」喝一喝，曰：「此老古錐，心不負人。」

若拙法師請上堂。喝一喝曰：「山河大地由茲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隱顯無殊，明暗不昧。近日多見諸方說心說性，遂致喪家失計，往來莫辨，開遮勿靈。故學道者如恒河沙，見道者難得一二。豈不聞剋己求真，修行大錯。直須褊衫不蓋體，赤腳踏倒崇報門。把主人翁曳下曲彔床，落脊棒打不歇手。然後老僧合十指爪而說偈言：『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

癸卯正月四日，上堂。「三日前，有一男子來前申問：『新年頭佛法，諸方競鑄金石之言，各垂山嶽之訓，此問作麼生？』老僧叱曰：『合取狗口。』記得尚書度支員外郎明覺禪師塔銘有曰：『噫！蠢愚背本源，一念異，生二根，從上相傳心印，看看掃地盡也。』老僧既不能為他扶起剎竿，又肯隨邪逐惡，而今不比前兩年也。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困來真是困，心憒憒、口悱悱，要得老僧佛法流通，只恐不能矣。」

東山燈明道人八十壽，請上堂。喝一喝曰：「上來講讚殊因，非知方俊眼、出格上機。舉一明三，並同邊淺。欲求大寶，莫局時代。製辭申頌，惟仁善聽。湖光翡翠青，洞庭春草綠。中有百尺松，枝枝垂屈曲。映日拔雲霄，從風戛金玉。周髀小數術，難將歲月卜。」

雪竇老和尚訃至，上堂。「嗚呼哀哉！法門不幸，人從西園來，卻得南廣信，報道：我法叔杏山老人遽爾歸真。不信，不信！這老子人天眼目、法苑權衡，聆其聲咳，永出四流；承其指揮，高步三界。誰不蒙恩？誰不仰德？忽然日月沉輝，乾坤失色。不信，不信！嗚呼哀哉！人亡絃絕，知希守嘿，三緘其口，正是時也。莫逆於心，何可忘乎？大眾！道乎？情乎？情牽生死，道絕去來，道非嘗道，情豈嘗情？嗚呼哀哉！法門不幸。」掩面哀哀，曰：「不信，不信！」

三峰檗菴志省覲，請上堂。「有個人家兒子，其父覽而神之，無心心心合妙，有口口口道火，一切臨時建立，從不遂旋包裹。」拈起

拄杖，曰：「而今風和日麗，直教天下人一時成佛成祖。阿誰出來敢道個不可？」卓一卓，下座。

鹽官行輝請上堂。舉：「真淨和尚曰：『此個事教不得，學不得，傳不得，須是當人自悟始得。』」師曰：「我不肯這老子，春風靄然，春水蕩然，春山儼然，是誰不然？」

弟子玄信六十生辰，水陸大會圓滿，請上堂。僧問：「祝融峰畔萬年松，枝枝撐著月。東山水上行，因什向北斗裏橫身？」師曰：「稀逢難遇，正在此時。」僧曰：「老漢慣自虛空裏烜彩。」師曰：「錦上鋪花，別資一問。」僧曰：「是伊報恩有分。」師曰：「三千八百未是住頭在。」良久，乃曰：「若有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靈嵓道：若論佛境界，那一處不遍？開眼也著，合眼也著；舉足也是，下足也是。一切障礙即究竟覺，窒礙不是佛境界；地獄天宮皆為淨土，惡道不是佛境界；得念失念無非解脫，妄想不是佛境界；成法破法皆名涅槃，謗毀不是佛境界；智慧愚癡均為般若，分別不是佛境界；無明真如無有二理，雜染不是佛境界。若信得及，虛空本自廓爾，佛性從來湛然。風動雲披，駿發天真妙用；凡情聖智，全提本分雄機。揭杲日於天中，幽潛蒙曜；扇真風於劫外，枯槁回春。粲不萎之心花，花花聯影；奏無生之梵曲，曲曲離情。灑甘露則一味無餘，霈慈霖則三根等潤。能使嵓居穴處，皆依智炤神光；水泛空飛，咸入義天性海。嚴戒定之室，築福德之基。有感斯通，無求不遂。非關異術，豈假他緣？秖在一法界中，雖欲迴避時，直是無迴避處。故曰：『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何得自輕而退屈？又曰：『貪欲即是道，瞋恚亦復然。於此三事中，有無量佛道。』」拈拂子擊一下，曰：「這便是一條入佛境界底通天大路。果若腳跟得力，便請平步丹霄，隨寓而安，無往不適。正恁麼時，且道還有向上事也無？更垂一偈，作個註腳：水陸齋筵已告圓，如空福德利無邊。斗充佛座量難盡，歷劫長存般若緣。」

射州卑牧謙請上堂。僧問：「吞盡三世佛底人，為什開口不得？」師曰：「我若開口，又道暴露已長。」僧曰：「照破四天下底人，為什合眼不得？」師曰：「我便不開口也得麼？」僧曰：「前頭著？後頭著？」師曰：「麤心者隔。」乃曰：「好鋪功德，被人問著。莫謂去卻麤緣，便照見一切長短方圓。而今與你門路，不自欺，不欺人，個是靈嵓山裡佛法也。東林和尚曰：『世間名利閒榮辱，雲雨紛紛手翻覆。悲歌相繼不堪論，棒頭無眼黃粱熟。』個些話作道理卒難會，方來兄弟幾曾體得？謹白！謹白！要得光陰不虛度，亟問取他家腳下人。」

晚參。舉：「趙州和尚上堂曰：『兄弟但改往修來，若不改，大有著你處在。』」師曰：「西天人事至此老輕薄盡也，含齒戴髮，巍巍堂堂，說恁語話，捋靈臺面光。咄！也大有著你處在。」一僧出，師曰：「趙州合著在什處？」僧曰：「別處著伊不得。」師曰：「不改往修來底聾？」僧曰：「不可著在別處。」師曰：「但改往修來，也大有著你處在。」便下座。

上堂。僧問：「曹溪鏡裡纖塵不立，因什眼裡有睛底，打鼓看來猶不見？」師曰：「甚不肯你此問。」僧曰：「為什如此？」師曰：「依然走入識情裡也。」僧曰：「若不上來，焉知端的？」師曰：「猶未得決然。」僧問：「一日打眠三五度，也消不得許多閒口。除喫飯合作什麼？」師曰：「且放冷著。」僧曰：「不可教伊上壁去也。」師曰：「衷斯自家裁斷。」僧曰：「近日諸方錯怪人。」師曰：「可當得禪道麼？」乃曰：「老僧看定諸人了也。還知麼？」良久，復曰：「知之一字，也不易言。知之一字，眾妙之先鋒。知之一字，凡惑之帷幄。洗腳處用巧不得，著草鞋時安排不得。朝陽戶口，夜月階前，不可總為諸人注腳。春去秋來三百年，拄杖至今猶靠壁。」

早參，上堂。舉：「智門綱宗歌曰：『昆明池裡失卻劍，曲江池內撈得鋸。齾齾齒齒且過時，莽莽鹵鹵河沙數。糲喝節，曳露布，伶俐衲僧通一路。』」師曰：「夫出家沙門不行異路，乞食自活取那一路？」眾畜不契，乃卓拄杖曰：「可惜這一路。」

小師越祖範銅寫師像供慈受閣，請上堂。「空山中得似人者而喜，好段語話要且難搆。善說無生法底道：只是生銅鑄就，聖從何來？靈從何起？若打從大爐韛裡鎔盡氣質，決不坐著這個見地。此椰子一軀，不慕諸聖、不重己靈，讚譽勿喜、殘毀勿瞋，眼攝一切而影不留、耳透一切而聲不染，為他是佛模子裡、祖模子裡脫出，故諸象繁興，那伽嘗定。饒你在面前作多色伎倆，渠不見不聞，無盡諸方聞得，未免笑靈臺兩口無一舌。咄！管保老兄未徹在。」

吳江弟子定洪密珠請上堂。「儂家自有同風事，千里蒼茫卻肯伊。天地河海，風雲草木，虫鳥人物，月之大小，歲之餘閏。古人道：無知者，無所不知，無所不到。起心解會，則便隔也。今日與你約斷一件事，若要去離泥水，活人眼目，舉唱激揚。」喝一喝曰：「細看前話。」

早參，上堂。「果是個解事師僧，不待靈臺到你面前，橫豎已知老漢鋪張，佛意祖意在這裡多少時也。你道我與諸方差幾尺地？」一曰：「近日此話大有商量。」一曰：「放待冷來看。」一曰：「闔國咸知。」一曰：「我不可作靈臺弟子不得。」一曰：「某甲參堂

去也。」一曰：「打鼓普請看。」一曰：「某甲不敢造次。」一曰：「直不藏曲。」師乃起身曰：「一總是開眼尿床。」

晚參。「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如此老所說，天下宗師盡是喫飯漢子。眾中有高過石頭底，試請下語。」一曰：「不料和尚問到這裡。」一曰：「上來下去，總不徒然。」一曰：「耑為流通。」一曰：「別有商量。」師曰：「到南廣回來，一齊定當。」

弟子元信大藏圓滿，請上堂。「古德道：『一大藏教是個之字。』三峰老和尚道：『一大藏教是個日字。』山僧道：『一大藏教是個席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之字下薦得，生來造化承斯力，貴胤天然世莫群；日字下薦得，一句當天出蓋纏，縱橫妙展無私炤；席字下薦得，覿面千殊一體平，水上東山青不盡。諸人擬取那一字？宗乘露布，建立由人，若非事理圓融，能免觸途成滯。當此之際，須明古人血脈，有隨自意語、有隨他意語、有隨自他意語。一等出世尊宿，個個道：鼻孔吒沙，眉毛卓朔。纔據祖令，總須茫然。勝事將成九仞，山僧肯惜一簣。」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晚參。舉：「雲峰悅和尚一日謂僧曰：『汝問訊了一邊立地，是什麼道理？』」師曰：「未必善因而招惡果。」復曰：「靈嵓今問大眾：『汝等禮拜了，兩行立地是什麼道理？』」一曰：「某甲若說道理，遭人怪笑。」一曰：「也不較多。」一曰：「不可兒戲。」一曰：「肯以小緣妨於大事。」一曰：「是上古風規、是今時樞要。」一曰：「不得作佛法商量。」一曰：「耑為流通。」一曰：「衲子難謾。」師乃曰：「眼目洞然，是誰不然？更擬踏步，落花滿前。」

平川弟子王本讓請上堂。「靈嵓三昧最省力，舉起一念事事畢，高來低去盡奇祥，屈伸進退咸饒益。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逐妄所生，不能自在。老僧指出底，可與祖佛為師；信及底，肯走到人天路裡。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曩謨觀世音菩薩，曩謨大慈悲菩薩，心主采集不是佛，智多矯詐不是道，何況執著文字限量？」良久，曰：「你且聽去好。」

弟子靈秀請上堂。良久，曰：「大眾總集，也聽老僧說話。」又良久，微笑曰：「任你江南江北各自有禪、各自有道，吾不喜聞。三十年前在萬峰刷印寮，見兄弟都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圖他能讓千乘之國簞食豆羹便見於色，肚裏忖量道：何必。及踏著安隱一片地，從夜半子到人定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方省古人道：『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矢向汝頭上也。』」喝一喝，曰：「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弟子靈善、靈玉請上堂。「古德道：『不信菩提涅槃，是則解空第一。』」喝一喝曰：「丹鳳自騰霄漢去，寒鴉猶噪夕陽西。從上諸聖浩浩商量，都要傍省事徑捷一路走。直至如今，計較未成多少。倚長松，臨綠水，感恩無地。大事本來平等，反作多種奇能，役役趁過光陰。大眾！流言止於智者。二時開單展缽，逐日屙矢送尿。盡將業識作流傳，此道今人棄如土。」

月朗大德請上堂。「曹溪一路大不淨坑。自古自今掘了一丈又一丈。何時得息浪停波。更有一項左手把水如光，與鬼倒掛瞳人顛覆肝肺。據實理論，而今方來兄弟能有幾人？雖智觀、薄機衡，斥逐正法眼、抹斷涅槃心，視無相實相如瘡疣溲勃。老僧今日不圖分雪，三十年後人間天上一回撞著。」高聲曰：「豈其然乎。」

早參。舉：「趙州示眾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裡坐。』」師曰：「智有邪正，道無淨染。擎拳豎指、瞬目揚眉，是美精魂鬼。總不與麼，快便將來。如何是屋裡真佛？」一曰：「莫要潑水麼。」一曰：「不可錯祇對和尚。」一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一曰：「痛領一問。」一曰：「口是禍門。」一曰：「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一曰：「某甲無侍者祇對和尚。」一曰：「不可口似鼻孔也。」一曰：「動則風生。」師曰：「市食齋僧不見好。」

晚參。「古人道：『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師曰：「滿目溪山一帶煙。去便休，何用攢眉？」一曰：「病入膏肓。」一曰：「深懷恐懼。」一曰：「肯掛唇齒。」一曰：「是伊救不得也。」一曰：「深領。」師良久曰：「看見了也。」便下座。

早參。自點胸，曰：「此老子一生口硬，慣說硬禪也無他，只是做禪和子時不輕易喫人家三個胡桃兩塊餳，而今禪和子能有幾人插花不入？昔，僧問雲居：『如何是道中人？』對曰：『如死人手。』『道中人相見時如何？』對曰：『如死人眼。』這兩語到我臨濟家，濟得什麼邊事？不解自持白刃斷其命根，每日說千說萬，總未契得木上座在。多見時流妄作主宰，請個古人為你證驗，有能與佛祖作得生對頭底，出來道兩語看。」僧出，師問：「如何是道中人？」僧曰：「雪深三尺。」「道中人相見時如何？」僧曰：「特地一場愁。」又，僧出，對前問，曰：「獨掌不浪鳴。」對後問，曰：「兩掌鳴嘓嘓。」一僧曰：「腳跟不點地。」次曰：「把手上高山。」一僧曰：「舌拄上齶。」次曰：「絕倒旁觀。」一僧曰：「待問即對。」次曰：「蓋膽毛一莖兩莖，還遮覆得麼？」眾僧競出，師曳拄杖，下座。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三

嗣法門人濟璣等編

住蘇州靈岩崇報寺語

上堂。喝一喝，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能滅億劫倒想，成就無量慧身。離此章句，別有商量。水牯牛欄裡，又添一頭。靈岩不獲已，且作死馬醫。將知你一生行腳，只是泥裡撼樁，看人喫飯。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你道街頭巷尾敲鐵磬，沿門念高王經底，親見妙覺也無？灼然諦當得，其樂不可量。打筭不下，最苦莫過此也。」復喝一喝。旋顧左右，曰：「洞山古佛道得好：『成佛作祖，越此不得。』不得，伊何要你消磨？」

松陵陸懋之居士求嗣，請上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一朝親自得來，是真獅子兒。何怕不大起家聲。」驀拈拄杖曰：「不見釋迦小廝，纔出母胎，便手指天地，目顧四方曰：『天上下惟我獨尊。』當爾之時，如珪如璋，誰敢相著。所以道：『一人得之，則位齊諸聖；一人失之，仍是凡夫。』人雖不殊，得失遼遠。古德真切之言，誠堪信受。」隨卓一卓曰：「務求必得而後已。」

晚參。舉：「思益梵天問佛世尊：『何謂菩薩名為有慚？』佛言：『知見內法。』『何謂菩薩名為有媿？』佛言：『捨於外法。』『何謂名為菩薩遍行？』佛言：『淨治身、口、意業。』」師喝一喝，曰：「慚！愧！釋迦老子不顧亂卻天下人眼，何不與伊本領？今日設問靈岩：『何謂菩薩名為有慚？』對道：『裁衫錯卻領。』『何謂菩薩名為有愧？』對道：『把針失卻線。』『何謂名為菩薩遍行？』對道：『衲僧破草鞋。』又道：『五戒不持。』大眾！提將缽囊千里萬里行腳，莫待閻羅老子徵你飯錢，然後搜刮腸肚上來，山僧共釋迦老子各出隻手為你分取一半。且如何得知見內法？如何得捨於外法？何法能淨治身、口、意業？」眾畜，不契，乃曰：「指望灑灑地，為宗門中出口氣，如斯爭得能搆？」歸方丈，侍者問：「如何得知見內法？」師曰：「不食空王俸。」「如何得捨於外法？」師曰：「何假雁傳書？」「何法能淨治身、口、意業？」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知殿慧圓請上堂。「位天地，育萬物，聖人之道可謂大矣，也只好向無佛處稱尊。若撞到宗師面前，尚費手腳。不然，禪和家三千、五千、一萬里地，盤水陟嶺，難道總為一羹一[飢-几+少]？老僧不是抑人揚己，秖為不甘你一眾負屈。你輩盡道慣自於古佛出頭不得

處，鐵石崩崖，霜弓劈翦。我且問你：諸佛如來說一切眾生身中具有三大：體大、相大、用大，較他聖人之道孰大？」良久，曰：「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閒。」

荊溪周居士請上堂。驀拈拄杖曰：「祖師不曾西來，各有一片田地。以時作息，誰敢差之毫釐。既來東土……」卓一下曰：「中心樹子屬我也。謬之千里，何所不宜。雖然如是，白雲橫谷口，迷卻幾人源。所以道：『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現前諸人，有能於祖師命脈上眼目人天，試請道一句，助喜青池居士圓滿報恩功德。」良久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通州幻住聞長老遣門人音圓徹省覲，請上堂。「如今直下信道，老僧不能替你作活計，須是各各自解作活計始得。而今還自解作得活計也未？且返思自解作活計底人，在見今見古、見屋見樹處見，在行不見行、坐不見坐處見，又作麼生說個見底道理？有人問，你又作麼生道？先和尚嘗時說得好：『如今悟得底，向前迷時在什麼處？如今正迷也，悟從什處得來？』恁麼說話，罕有人說得。山僧嘗時道：『佛法是個省力易會法門。』今人甚看得難了？秖如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州曰：『洗缽盂去。』其僧言下省悟。趙州是自解作活計人家兒子，開口動舌全不費力。迷時底人還喫粥？還洗缽盂麼？個個喫粥，個個洗缽盂，迷悟如何分？若分不得，趙州未開兩片皮，這僧因什不悟？纔說個喫粥洗缽盂，這僧便悟去。佛法無迷悟、無來去，平生所作所為總是這個活計。解作底人，三毒、四倒、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不是活計。自不解作活計，則菩提涅槃、真如解脫盡是死路。僧問嵓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好？』嵓頭便道：『是誰起滅？』老僧在萬峰槽廠，豈止喫過七棒八棒？一朝低頭，登時看破他自解作活計底也不是、自解破家散宅底也不是。畢竟如何？」擲下拂子，左右顧視，曰：「還要注腳。」

佛誕，上堂。「道大不有，功成不居，作無所作，為無所為。善哉！釋迦老子當年一出母胎，得聞此語，或不至莽莽鹵鹵開這張乳臭口，遭他跛足雲門驀頭一頓。今日老僧若不說明，諸方依然放渠不過。大眾！法無成相，生殺由人。近來巧唇薄舌，克路塞巷，試請為二老定案。」良久，曰：「古人道得好：『你若肯我，我即辜負你；你若不肯我，我即不辜負你。』」

雲間錢太君為令嗣寶汾求功名，請上堂。「毘盧頂上人，識者既少，舉者尤難，也別無奇妙。我見世間之人隨情起解，情解方起，名相是興，咫尺之間常樂法身而作無明幻相。爭知他本自無表無裡、不欠不剩，風雷咳唾、煙霞塵垢，呼吸萬靈、叱吒群品，皆其

嘗分。禪和家聞知是說，呵呵大笑道：『我會也，我會也。念茲在茲，安樂長壽。』老僧更助汝喜。」良久，擊拂子一下，曰：「好上大人！還會麼？他家大有兒孫在，頂天立地通人愛。」

小參。「實謂此事如王字不加點。巍巍乎誰不承恩？誰不仰德？纖毫違犯，身命殞亡。蓋謂不輔非忠，不順非孝。爾等其善體悉。」

早參。「實謂此事如王字不加點，有大智人以三要印當頭印定，是他家親子親孫，何愁不眼枯腸斷？苟非骨血，靈床前一分，爭得應時及節？」隨摑口曰：「鬼話。」便下座。

晚參。「實謂此事如王字不加點，在天天中尊，在人人中尊，少他一下，食者難消。」

建大悲道場，秀州世益禪人請上堂。「實際理地，撥轉天關，良哉觀音，快逢其便。經律論三藏，五乘十二分。」喝一喝，曰：「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參玄上士、味道高人，何不直下打開自己寶藏，運出神通光明，共靈嵓老子對個平交，成辦現前佛事？枉被識情安排工夫，造作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各與三十，已自領出。汝等諸人幸早各為之計。」

南濠弟子張雲升為母六十壽辰，請小參。驀卓拄杖一下，曰：「西天人事，盡情交割了也。可笑臨濟、洞山各得聖人之一體，便乃高豎三玄、橫張五位，天下之不見大全也久矣。老僧今日復還舊觀，不圖炫耀己靈，秖期仁人孝子各各曉了本生父母，原自諸相完具。」旋顧左右，曰：「且道以何為驗？」良久，復卓拄杖，曰：「面目現在。」

早參。「實謂此事如王字不加點……」乃呵呵大笑曰：「加一點又成什事？此一點體非大小、位列高卑，加之上位，指揮萬象，不逐四時；著之偏位，秖恐不是，是真大奇。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鹽梅不是生知，功勳非關夙具。大凡學道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復呵呵大笑曰：「撲在散粟位中，餧得來赤凍紅地，無有出期。」

侍者山庵請上堂。舉：「明覺曰：『祖師不到處，時人知有；時人不知處，過在祖師。』」乃曰：「山高水深，豈盡人力使之？時人伎倆，往往多於祖師。夫為祖師者，又常常平地遭撲，雖人皆得而賤之，何所不宜？時人不知處，又歸過於祖師，拗直為曲，使之正令不行，豈能服其心哉？雪竇當皇宋中葉，正宗鼎盛，無丈夫氣概乃爾。靈嵓幸無偏照，剛有不明。敢問祖師不到處，時人知有個什麼？」良久，曰：「共相著力底，試人前露爪牙看。」

早參。舉：「風穴問真園頭：『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什處去也？』真曰：『常在闍闍中，要且無人見。』穴曰：『汝徹也。』妙喜曰：『風穴徹也未？』」師曰：「風穴道底是第一句，你若會

去是第二句；妙喜道底是第二句，你若會去是第三句；真公道底是第三句，你若會去是第一句。臨濟若在，必然道：『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老僧笑道：『卻做得靈嵓半個兒孫。』掌有神珠，白晝示人已無遺餘，大家看見，自信父子領諸檀越遠擎香飯餉我山眾，依法料揀是第幾句？『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先聖道：『法性海中親認得。』現前人人都在法性海中，且道認得個什麼？噓！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傾盡百年心。」

弟子靈簡、靈楷、靈冶請早參。舉：「五祖和尚上堂曰：『庭開金菊宿根生，來雁新聞一兩聲。昨夜七峰牽老興，千思萬想到天明。』」師曰：「演祖天下宗師，據此亦不足猒天下之望。出家沙門作佛弟子，含齒戴髮，巍巍堂堂，行盡水雲腳，求悟本來心。待其未踏船舷，痛與三十，庶幾不忝門墻。乃作許閒言冷語，銜耀已靈，恥他先作。直饒說法者無有能說可說，聽法者無有能聽可聽，出得離間語，落在和合語裡，要稱臨濟下尊宿，且聽靈嵓處分。」隨喝兩喝曰：「冷地忽然覷破，笑殺無數旁觀。」

晚參。舉：「撫州龍濟和尚問僧：『什處來？』曰：『翠嵓。』濟曰：『翠嵓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注曰：二不成雙。)濟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濟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什麼？』(師注曰：一不成隻。)僧於言下有省。」(師注曰：好與劈脊便棒。)乃曰：「二老宿頭白齒豁，不指望出兩轉壯觀宗門，緊緊抱著佛腳，一步不敢動，據此何能入魔？靈嵓今日要與二老為師，教渠竿頭更進，直道：『出門逢馬面，入門見牛頭。』問話師僧暴得人身，豈遂甘心？必然冷笑道：『金毛跳入埜狐窟也。』」隨撫掌三下。早參。舉：「僧問首山：『如何是截徑一路？』山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師曰：「老漢耄矣！登危陟險，繞棘攀荊，爭得徑截？靈嵓卻有一條截徑路頭，快便師僧，速請進步。」一僧鹵莽衝出，師痛打一頓趁之，復就座。良久，回視一匝，眾無對，乃曰：「土曠人稀。」便下座。

晚參。「道吾真禪師孤硬具大知見，與楊岐會和尚俱有重名。當時慈明會中先數二大士為龍象，然開法皆遠方小剎，眾纔二十餘輩，諸方來者必勘驗之，往往望崖而退甚多。或問真：『如何是佛？』畣曰：『洞庭無蓋。』寂音尊者頌曰：『洞庭無蓋，凍殺法身。趙州貪食，牙齒生津。』異哉！擔雪既愛真公畣話，又愛尊者頌語，遂不顧惜舉止之醜惡，效顰頌曰：『洞庭無蓋，托出法身。吞吐不下，空自嚥津。』又曰：『洞庭無蓋，走卻法身。東西南北，苦殺問津。』二頌去尊者遠矣，有小洞庭者拈四句，使寂音、擔雪不自

知其首之俯，幸哉！」座下競頌，師復別曰：「洞庭無蓋，上載下載？杜撰禪和，多見未在。」
早參。舉：「僧問元叟端公：『如何是實頭一句？』端曰：『刀斫不入。』」師曰：「非也，老僧今日要與元叟相見。參玄上士，撥草瞻風，動踰千里萬里，秖圖個入路。若據高論，辛辛苦苦盡是美虛，實頭一句如何道？」良久，曰：「將屎塊驀口[祝/土]，好怪我沒道理。」
晚參。舉：「僧問趙州：『世界變為黑穴，未審此個落在何路？』州曰：『不占。』僧曰：『不占是什麼人？』州曰：『田庫奴。』」師曰：「田庫奴，當此之際，救你頭是？救你腳是？燒香禱告觀音去。」良久，曰：「觀音，觀音，可奈何？」
小參。「曠大劫來覓不得底，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陰界，禪和家長連床上客春，開眼半晌聽不著，晚粥梆氣急殺人，三十年來辛苦事，觸磕何曾不遇緣？」
晚參。月首座問：「佛祖不能到處，敢問和尚？」師曰：「三千條罪莫大於不孝。」曰：「然則小子領命矣。」師曰：「也知勢不容不下也。」曰：「何必痛而後伏？」師噓噓良久，乃曰：「今世道人多溺文義，不務大道。人類相乖，尚能刺足於佛祖。永明不曰：『若但隨文義所解，只是陰識依通。當逆順境時，還成滯礙。』老僧痛心，諸人其有過量乎？」喝一喝，下座。
晚參。「年窮歲逼，大小事都有個結筭。我也要清楚你，你也要清楚我。」一僧出，師打曰：「一併清楚與你。」僧擬伸問，師連打曰：「更欠少你什麼。」趁出。
晚參。「古之人有截人腳跟者、有換人眼珠者、有去人匙箸者、有拈人鼻孔者，總非善法。靈嵓且不然，盡乾坤將來如唾星點，只要你喫；喫得下了，又要你吐得出。而今且先說喫。」僧纔出，師驀面唾。僧將進，師曰：「不得喫我吐下底。」
楚潼泉俞昭汾長老省覲，早參，請上堂。僧問：「一人知有道不得，一人道得不知有，那個在偏？那個在正？」師曰：「若此者，非老僧所能知也。」僧曰：「好一轉，可惜引人語路。」師曰：「人各有知有不知。」僧曰：「和尚還知面門一突是他通氣處麼？」師曰：「子欲我強不知以為知乎？」僧曰：「倒是某甲罪過。」師曰：「非也。」僧問：「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第一也，因什又向大庾嶺上以網取之？」師曰：「其言則然。」僧曰：「既無依執，云何名傳？」師曰：「汝意謂何如？」僧曰：「還塞得他口住麼？」師曰：「古之人則不如是說。」僧曰：「原來共某甲說道理。」師便喝，乃曰：「老僧之意，諸人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三十年辛辛苦苦，只圖幾正知正見之人布之四方，使

三峰道法有傳，人則盡在見聞章章之道，如之何？」喝一喝，曰：「在人。」
師到三峰，祖庭法子檗庵志主席率大眾請陞座。僧出問，師皆默然，乃曰：「此片地長如許長、闊如許闊，我老和尚於此得道、養道、行道，我兄弟子侄、子侄之子於此得道、養道、行道，摧頹老子，特地又作個什向當？」良久，曰：「天地覆載，日月照臨，物以曲成，情忘向背，斷斷靡他，尚冀大振於後來。」喝一喝，下座。
晚參。「理無相狀，事有形段。一報身中，善善惡惡。如何得事事順理？」一曰：「嫌什麼。」一曰：「還容某甲杜撰麼。」一曰：「一切總由和尚。」一曰：「只宜拄杖子。」一曰：「洎合打破蔡州。」一曰：「家醜不可外揚。」一曰：「巢知風，穴知雨。」師曰：「但念觀音。」
病起，早參。「見到古人見不到處底禪和，我有兩問問你。用過古人用未到處底禪和，我有一問問你。乃問：老病尋常發，龍鍾無較時如何？」首座曰：「近日荊州玉泉請和尚。」師曰：「始見望朝，又己念日。」西堂曰：「有手不彈指。」師曰：「無限世間心。」問：「雨歇農方作，天空蟬盡鳴時如何？」首座曰：「堆藍堂中，坐臥亦不惡。」師曰：「或若當此一問，靈嵓門下將何如？」西堂曰：「往往如斯。」師曰：「圖他力盡。」問：「臨濟、德山不足標牓，信得及麼？」首座曰：「和尚行時，某甲腰包。」師曰：「將作奇特商量。」西堂曰：「某甲經了多少寒暑？」師曰：「故山歸路笑羊腸。」
晚參。「老漢不肯亂塞人口，明取自己、明取目前底交馳天下，總之賞他個熱不睬師法祖佛句子道來。」一曰：「近日諸方大有商量。」一曰：「某甲不敢妄生節目。」一曰：「也曾他家簷下過來。」一曰：「專為流通。」一曰：「今古罕聞。」一曰：「恐不愜和尚意。」乃顧侍者曰：「寡不敵眾，打退鼓。」
晚參。「老僧崇禎二年到萬峰，見老和尚有兩句話往來，於懷三十六寒暑，怕爛卻，今晚舉一過。上上人不撥自轉，下下人千撥不轉。」眾無對，乃曰：「兩肩扛一口，枉續牟尼子孫後。」
早參。「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喝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老漢難道定要與這不是人養底打對？有法得菩提道，實大可畏。你等既不問老僧，而今老僧要問你：正聽經時，禪在什處？正參禪時，經在什處？」代前曰：「展腳縮腳。」代後曰：「合眼開眼。」(孤峰長夏命闍黎論法華助顯)
千華法侄守緣和尚請上堂。僧問：「一字根要是何之說？」師曰：「將謂俊偉之機。」曰：「依依對看。」師曰：「能為來者之

益。」曰：「果爾殊特。」師曰：「無以當意。」曰：「得盡之也。」師曰：「收。」僧問：「上來置個問端，和尚定有以畣之。」師曰：「早已備悉來意。」曰：「便恁下去也。」師曰：「實為希有。」曰：「其一有所當乎？」師曰：「家裡人說家裏話。」曰：「也要大家知。」師曰：「珍重。」乃曰：「反覆丁寧，輸誠苦口，是南泉、睦州大機之用，我濟上之所秘也。今遇大方，事難久韞。」隨仰手覆手曰：「過去如是如是，現在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是。得親故用親，行到故說到。有時威行雷電，有時靜穆淵澄，皆不計較而得。」良久，左右顧曰：「有當高懷也無？」便下座。

虎丘回，上堂。僧纔出，師以拂子截住，曰：「我不汝欺。」乃舉：「雲門和尚一日行次，以拄杖打露柱一下，曰：『什麼處來？』自曰：『西天來。』復曰：『來這裡作什麼？』自曰：『說佛法。』乃喝曰：『欺我唐土人！』又以拄杖打一下，便行。」師曰：「捉住！捉住！浙西路裡清水白米與你喫了，亦是一種善知識底事。撞到露柱，也扯葛藤一上，莫是欺他外國來麼？誰信你？老僧昨夜從虎丘到靈嵓，有問侍者：『和尚來作什麼？』者曰：『說佛法。』諸兄弟，若道有佛法可說，是欺靈嵓大眾；若道無佛法可說，又孤負他遠來。檀越這裡道得個平展句子，老僧分半院與伊，為檀那植福。」靠拄杖，下座。

喻、岸二侍者丐盛川回，請上堂。「我宗無語句，不是無語，秖是無祖佛語、無人天語、亦無自語，一味應機發語。昨日有僧問：『盡大地是學人一坐具地，佛出世也侵他毫釐不得，擬著和尚向什處？』老僧道：『生平行腳，到處只管九十日為一期。』僧曰：『還得觸處自由麼？』老僧道：『如方木逗圓孔中。』僧曰：『始得無過。』老僧道：『多少聱訛。』大眾！未識者識取。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為真過。上來個道真言，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若不挈其綱領，百年能幾許？走殺亂山青。然今日兩侍者請說法，當用何等語？」良久，曰：「缽盂安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妙用自通，不依傍物。冥會至理，非見聞緣。但有語句數量，盡屬法塵，盡同諸漏。祖師門下，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夏非我夏，冬非我冬。伶俐衲子，隊隊盡入僧堂裡喫飯，那個不曾提將缽袋？千山萬水，親覲尊宿知識來，幾人於筭盤珠上撥得著？聖僧年庚月令，子平局上若不具有正官正印，爭能一坐千年，永臻祿養？這裡看徹常住真心，待山前麥熟，特磨麵作頭須彌山樣餬餅，拉取東西南北坐曲彔木底，同共一筵，大相讚頌。」良久，顧大眾曰：「不得道靈嵓慣說長遠話。」

瑞嵒若長老省覲，請上堂。「本色住山人將臨濟隨身七事鎔作柄钁頭，開得一畝田、種得一籮粟，百年三萬六千朝沐日浴月，總無虛棄底時節。秖麼不信，更向外求。須知向外無法，內亦不可得，直下歇卻，便是清淨身界，心肝五臟、頭目髓腦未嘗屬與別人。汝諸仁還有眼麼？有則便合乘時識取。」拈起拄杖，曰：「即此物，非他物，從上傳持無少別，打雨敲風只等閒。」卓一下，曰：「何惜今朝重漏洩？」

誕日，上堂。「今朝二月初八，正是山僧五十七年前撞出母胎底時節，其紀年萬曆，其歷三十有三，其歲乙巳，其月己卯，其日壬子，其時癸卯，只這現成本命元辰，錦繡雲霞也絢爛他一點不著，晦冥雷雨也掩覆他一毫不得，直饒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東方發紅炤底，在周天三百六十度上打一個轉，天干地支不曾移易。弟子聖堅向依雪峰故事，服瘁叢林，銖積寸累，捐以營供，適當諸山畢集，名宿滿前，特求山僧乘此良辰舉揚法要。山僧料揀微軀，秖有清淨本命可以上對佛祖、可以下示後昆、可以無愧高賢、可以率先來學，一時和盤托出了也。若是佛法，且待別時。」

一如禪人領弟子靈昇、靈受，請上堂。「四來諸禪和，三千、五千、一萬里地披風吸露，捱他冷月赤日，只為不大肯於諸方、只為不肯小視自己，要決擇萬劫千生事故，攢簇高山頂上，希逢難遇。正在此時，出來對眾美一解，果然言如雷火，始見宗乘不墜、叢林有人，莫憚靈嵒格致錯愕，旋生退縮。有麼？如無，老僧理葛藤去也。」喝一喝，曰：「我教你歇，你不歇；教莫著忙，你著忙。可惜娘生兩板腳，空向閻浮走一場。」

梵因副寺首七，上堂。「古人謂：無眼耳者是得力小師。老僧三十年來畜得頗頗一個，中途忽遇卒風暴雨，打失了。」拈起拄杖曰：「一向拖拖曳曳、撐撐拄拄全靠渠，而今貧恨一身多，并渠亦不要。還有用得著底，一任領去。」眾無對。師曰：「全副送在你屋裡，不解使令。此後莫妄想。」

密因薙染，請上堂。「各請停思，思而知是鬼家活計，智不到處衝口道出，如炬破冥、如霆發榮、如篷浮雲、如斧枯木、如師子王獨步眾會、如寶鐘杵群聵震動、開化剛強如草覆地、寤寤疑昧如日中天。」隨喝一喝，曰：「宗門旨要為當秖恁麼，別更有奇特？」乃起立，曰：「第一願，願剃度沙彌作止無礙；第二願，願現前參眾動靜光明；第三願斁？」便下座。

侍者粹盎為同事子木樾請上堂。僧出請益，師不顧，良久乃曰：「亭亭霜後竹，落落鏡中絲，俛仰乾坤小，誰堪話所悲？一眾還知古今坐曲彖木者麼？盡是無猒足貪夫。可憐達磨這廝，十萬里程從

天竺來，秖帶得隨身兩腳，人人盡指望受他人事開個舖面，販茶底讚茶香、賣餅底誇餅熱，三斤麻、一疋布，竹札木屑盡情擔出，人前尋個出脫，甚至乾矢橛和兜率陀天底一秤賣卻，猶不自滿志，割空裡春山、剪意中秋水，高抬聲價，不圖你燒旃檀沉乳作七代先靈供養，反要他提水挈漿洗甚驢腳馬腳？有個血性漢子，眼不忍見、耳不忍聞，寧甘打入異類，不與同中國，一去三七日，杳無消息現前。大眾俱有半面之識，試為我喚轉看。」眾佇思，猛擊案曰：「缺七種相底不是。」

別峰三關大師七十初度，遣弟子設齋，請上堂。喝一喝，曰：「若是開口便吞佛祖底，決不嫌齒牙礙塞。未生前、已生後，豈有兩副面嘴零分細剖，供人點染？杖頭明月，頂門具眼方窺；笠下清風，胸次無塵始覺。用時似雷翻瓦，行處如火銷水。菩提涅槃，一筆勾下；閒田舊閣，吐唾贏來。於險惡為橋梁，不惜度驢度馬；於昏黑為燈燭，從教鑑地輝天。花簇簇、錦簇簇，一本同條，聯葩並馥。耳順啟觀音入理之門，從心處普賢歸源之府。黃金奕葉劫前香，碧玉迴環言外旨。山僧今日慶讚因齋，期於此老別峰相見。」拈拄杖，曰：「看！看！要識趙州庭柏樣，直須連夜長新枝。」卓一卓，下座。

惺悅禪人領琴川眾檀越請上堂。僧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即今大地已無寸土，且道心在什處？」師曰：「三代以上底不是。」僧曰：「幾人說到這裡？」師曰：「又來錯品題。」僧曰：「直得寒毛卓豎。」師曰：「依然打入骨董箱裡。」僧曰：「日上月下，總不徒然。」師曰：「轉見淆訛。」乃曰：「有一物，博古圖中收不得，宣和印記打不著。縱有個慣說大話底，自言我是威音王已前領過勘合來，秖好信一半。唐虞三代、秦漢六朝、蚩尤饕餮、翡翠朱砂，也總是模糊品題。何故噇？篆文無口，款識不靈。從來骨董箱原是淆訛窠窟，除是實情大方賞鑑家，不消揣按自然分曉。即今眾中還有恁般人麼？」喝一喝，曰：「試請定價。」

師到當湖化城，院主是公領諸檀護請上堂。僧問：「即言定旨，不敢上來。過化存神，願垂方便。」師曰：「破夏謀食，可是好僧？」僧曰：「敢為流通。」師曰：「令我攢眉。」僧曰：「大眾一時記取。」師曰：「也是徒然。」僧問：「湖波逗日，玄沙眼孔撩天。竹擊清風，香嚴耳門著地。兩段不同，試請料揀。」師曰：「事非草草。」僧曰：「已出白汗底，徒煩指注。」師曰：「汝又奚為？」僧曰：「未明下載底，如何甄辨？」師曰：「千里萬里。」僧曰：「可謂入石之言。」師打曰：「也是不得已也。」乃曰：「宗師命脈，久遠來在。汝諸人赤肉團邊，設驗人關，施活人句。幽鳥語如簧，柳垂金線長。緇緇素素，滿眼滿耳。不立文字，

高賢爭肯多求？妨於至道。」喝一喝曰：「今日老僧把汝手上高山，大行闊步，又在識法者自驗。」

戒珠道人領檀越靈智請上堂。僧問：「仰山道：『盡大地人業識茫茫。』某甲道：『盡大地人心光湛湛。』還是仰山道底是，某甲道底是？」師曰：「你但將手向鼻上揩看。」僧曰：「和尚過為巧說。」師曰：「不可流入意地。」僧作禮曰：「曩謨觀世音比丘，某甲從今張口，只留取喫飯也。」僧問：「向上一路，寸草不生。腳頭只顧步步登高底，還知草鞋跟斷麼？」師曰：「當年六祖在大庾嶺頭，與明上座說什麼話來？」僧曰：「與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師曰：「古德誠切之言，實大可聽。」僧曰：「而今而後。」師曰：「休將玄妙掛心頭。」僧問：「無底籃盛將來底，大家知有。佛祖說不到處，願請提綱。」師曰：「莫被他識情驅使。」僧曰：「實謂罕稀。」師曰：「現今種種念慮，交割下落也未？」僧曰：「千古萬古。」師曰：「一朝踏著實地，歡喜不了也。」僧曰：「驗取。」師曰：「讓第二位話行。」僧問：「觀音入理之門，聞鼓聲橫趨而去。超佛越祖之談，因什胡餅塞來猶不住？」師曰：「末法比丘。」僧曰：「而今秖恐不然。」師曰：「但得心平等，高低路坦夷。」僧作禮曰：「謝和尚。」師曰：「老僧肉戰。」問：「東海騰波，南山疊翠。大家聞見分明，因什問著口吃？」師曰：「老僧替你不得。」僧曰：「有恁麼心行？」師曰：「他日也須自得去。」僧擬進語，師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乃曰：「不消開口道，福壽總從心。現前諸菩薩，助我轉法輪。摩訶衍，深復深。絕憎愛，一古今。須知五色燈光青所成。三昧性海，名身句身，但除其眚莫除塵。堂堂大丈夫，不用佛扶，不用祖扶。肯道挾帶挾路，通宗通途，親切最親切。缽盂或瓦或鐵，一日兩度周旋，秖要肚飽即歇。」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四

嗣法門人濟璣等編

住蘇州靈岩崇報寺語

月朗大德請上堂。「虎豹文章，美來西天儘有。麒麟頭角，難道東土全無。笊籬木杓，處處堆山積嶽。錢貫井索，頭頭焯地輝天。拈來蓋色騎聲，放去風行草偃。聊聞舉著，已瞥地剔起便行，何俊哉。若向意根下妄自穿鑿，豈但分疏不下，直是抬身不起。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拖到彌勒下生，也未得成辦時節。有句誠諦之言，惟在諸人料揀。」擲拂子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雲間弟子靈耀薦嚴大拙居士大悲懺期告圓，請上堂。乃顧視左右曰：「觀世音菩薩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草木為之稽首，土石因而放光，一朝摩竭魚鑽透清淨寶目，須彌山壓倒母陀羅臂，三十二應、十四無畏，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有個漢子，揚眉魚龍得游泳之方，瞬目鬼神無行走之路，摧折刀山不用文殊妙智，消滅地獄不用普賢三昧，法性如此遍圓，心源如此湛寂，今日若不證據，後來如何趨進？」乃合掌曰：「現在可驗。」

上堂。「奇怪諸方老宿，盡道善能切磋，然則靈岩門下直是好笑。禪和子！是木頭？是土塊？就使是木頭土塊，穿鑿將來，還解語麼？苦哉！汝等禪和深受屈抑，我此時若不說個快……」自指口曰：「枉生這兩片皮也。諸德！如今泛其波者甚多，窮其源者極少，總道宗師家本分為人，劈面兩掌有什麼過？饒你見機而變，其間有得有不得。」拈起拄杖曰：「毒藥醍醐，千載黿鑑。」卓一下曰：「我與麼及你漆桶，敢道不得為天下宗匠。」

淵侍者請上堂。僧問：「百尺竿頭進一步，方知海闊天寬。萬人叢裡奪高標，秖要手親眼辨。威音那畔即不問，昨日說不到底略通消息。」師曰：「出草之談即不與麼。」僧曰：「原來。」師曰：「若要重話，老僧與汝洗腳也不中。」僧曰：「豈敢造次。」師指鼻曰：「你擬安著他向什處？」僧曰：「直得退身有分。」師曰：「得恁沒下落。」僧問：「佛法要妙，不在多言。因什今朝三，明朝四，滾滾無碑記。」師曰：「見解偏枯底過一邊。」僧曰：「幾人得似和尚。」師曰：「恐有妨礙麼？」僧曰：「出草之談即不與麼。」師曰：「與你飯喫底人還具眼麼？」僧便喝。師曰：「罪過。」良久，拈起拄杖曰：「這一個，那一個，一一被你俱勘破。」卓一下曰：「而今誰肯放你過。玄素不殊，官商同度。色色

正觀，聲聲天鼓。截耳避聰，閉眸佯瞽。依然混混沌沌帝江之舞。爭知雕心鐫髓，鏤肝鑄腑。將謂尖新，番同莽鹵。不假音容，直還太古。然後可以壓量佛祖。」連卓兩卓，下座。

浴佛日，化士有鄰領海虞弟子金本長請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五祖演和尚道：『也勝貓兒十萬倍。』」師曰：「昨有問老僧：『佛還有狗子性也無？』曰：『有。』演和尚若在，又不知下得個什麼語？可惜在今天下罕有美大旗手底尊宿帶累老僧下此苦心。佛若無有狗性，爭肯離兜率、降閻浮？狗子若有佛性，那得證涅槃、成正覺？古今佛法人秖知狗之為患，不知佛之為患大矣哉！所以無災無難，活到百廿三歲底老古錐，有灶門大兩隻耳朵，不喜聞他一字。設有個漢子出來道：『靈嵓！靈嵓！』老僧不待打二十棒，即時貶向鐵圍山裡。何故噇？他決定與佛有一分情面。」隨顧左右曰：「有不平底及早說。」眾寂嘿然，師大笑曰：「且喜天下太平。」

當日秋佩大德領郡城弟子本容、本珍請上堂。「佛之盛德，難盡讚揚。晨朝如是如是，而今如是如是。如是之法，親從佛聞。依文解義，作三世冤。違離一字，墮於魔說。近來江南兩浙河北關西，盡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與麼會，貶向崖州。多虛不如少實，千語終歸一當。要使法界有情，同悟如來無上。」喝一喝曰：「誰信黃河源頭濁，六十八傳盡作惡。」

深棲寒松，請上堂。「達磨傳來角印，老僧連日粥飯。頭不了事，不易提掇。果然慧珠奮彩，心月飛光底漢子，不待放下柴擔，早已迴出六塵之境，直造一相之門。今時學人多分出家，不肯入家。若入得家，隨他拈起塊土，敢道不是祖宗家業。好處便認，惡處即不認。是疑栴檀林中有穢草，爭能不嗅餘香。苟了根源，終非他物。隨其色相，一鏡傳輝。」喝一喝曰：「露。」

行修道人請上堂。「先師嘗說個譬喻。『近代禪師大似鄉里小兒。其父一日攜至郭中，小兒一向空腹，見城門口點心舖裡有落籠饅頭，趁熱捉住兩個滿口塞。其父劈手奪曰：「莫忙，遲遲到主人家，更有好過此者。連數幾色，青州柿餅棗子胡桃，甜底甜、香底香。」小兒死不放手，其父數不住口。』大眾！胡桃棗子世間極平常物事，不曾見慣尚自信不及，況珍奇百怪遠方異品。而今參學人久久用工，忽於冷地裡悟得個自己，便覺飽齁齁，不見有天、不見有地，不見有人、不見有自。諸佛出來，他也只道是光頭百姓。又有一種於聲色邊悟得個目前，便覺硬糾糾，見琉璃瓶打破琉璃瓶，見十丈珊瑚打碎十丈珊瑚。達磨出世，他也只道是洗腳奴子。大眾！悟有我者不復認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此兩種人大法不明、

悟見未銷，金剛眼睛衲僧巴鼻，諦當甚諦當，敢保未徹在。不見百丈未經耳聾，馬祖訶道：雖有兩片皮，為人不得。雲峰和尚判一棒打殺釋迦老子餵狗底雲門，還道：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諸方禪師要望前兩種，能有幾人？更說什末後全提，豈非對飢人而誇王膳。先師是個大富長者，動便揮金如土。靈邕是個小本經紀，一向借路徑過。」驀出兩拳曰：「且趁熱喫個饅頭。」

弟子理輪為令師清泰大德植般若因，請上堂。僧問：「八萬四千波羅蜜門一時踏倒，從上諸聖什處去也？」師曰：「老僧百不會。」僧曰：「和尚天下宗匠，因什討他頭腦不著？」師曰：「爭似闍黎能幹？」僧曰：「真個。」師曰：「若更抑逼將來，只得放倒渾身。」僧曰：「和尚也著甚緊，某甲也著甚緊。」師曰：「且讓第二位說看。」僧問：「清風匝地，愛日方長。未審犀牛兒生也未？」師曰：「三十年來曾不將涕唾與人喫。」僧曰：「莫有好使用底麼？」師曰：「聞說諸方儘多。」僧曰：「若然，徒費老力。」師曰：「也只看得。」僧一喝，師哂之。僧問：「未打鼓前落二落三，某甲上來落七落八。和尚老老大大，為什隨人腳跟轉？」師曰：「聞所未聞。」僧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師曰：「肯說一半與老僧麼？」僧曰：「且不得作佛法道理商量。」師曰：「謹領。」僧顧第二位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又僧問：「三登投子、九上洞山則不問，鰲山店上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壯。」僧曰：「今日與師覿面。」師曰：「莫。」僧作禮，師曰：「依然錯。」乃曰：「今日也相似，七出八沒，溫恭儒雅。向來盡道須知有聲色外一段事，果然總是這個時節受用信施，如洪爐上著片雪，愁他消不得。若效近時死老奴，慣坐曲彔木床上，教習後生小禿丁接涕唾嚼，說鹹說淡，有滋味沒滋味，空披衲衣何益？爭知道德山用底是釘尸骸底橛子，臨濟用底是散魂魄底業風，曹洞法眼扭捏娘生鼻孔痛不徹，溈山大仰差排阿爺下頷拍不上三門，在露柱頭上朝行三千轉、暮走八百回，只是沒計較。老僧不惜念則古頌，為伊指南。」拍手一下，曰：「聽取。雲門聳削白雲低，浪急游魚不敢棲。入戶早知來見解，何勞更舉轆中泥？」

開化堂主請上堂。「擔佛著肩上行，不是力量漢子。上來下去，爭得通塗通轍？著衣喫飯，屙矢放尿，喚作遍行三昧。惟其不守住聲聞，不隨於劫數，故福智二嚴，一念畢備，如鏡無象，所以萬象森然。不見道：正法不從佛聞，引經說喻，分別前塵，似向別人屋裡數更籌，忙忙達旦，灼然日午打三更，阿誰肯信？古者有言：學道先須識得自己宗旨，方可臨機不失其宜。問大眾：如何是自己宗旨？」乃輪掌曰：「日值壬子最吉祥，開公五十請陞堂。缽盂大小皆充滿，匙上挑來粒粒香。」

玉峰弟子玄緯薦嚴夫子崙生居士，請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衲衣下事，坐久成勞。獨有無位真人，不畏泥塗滑滑，繞偏天涯，了無蹤跡。收得劫初鈴子，輕輕一振動雲雷，卓出水上紅旗，眨眼空中飛閃電。迅機同鶻，不可羅籠，了義非言，如何捉摸？」驀豎拂子，曰：「譬彼名花萬種，惟采優曇；大寶千般，先求如意。自然到處稱尊，隨方受用。若待跋涉化城，方升寶所，正有商量。」擲拂子，曰：「飲光冷眼自開合，良馬豈用珊瑚鞭？」

二月十九日，弟子本德領金、陸二居士請上堂。「早來報鐘一聲，觀世音菩薩抖擻屎腸，為汝得徹困。不甘作辜恩負德者，各出一分，老僧領袖。」卓拄杖三下，曰：「山中人事朴實，菩薩莫怪。」

禪人有鄰、惺悅人憲領常熟眾居士，請上堂。凡有咨問，一例打退。乃就座，拈起拄杖，曰：「老漢若一向拖泥帶水慣了，汝輩有朝拈得、把得、用得，老漢性命也不可保。」卓一下，曰：「自古先輩披這張皮，不是希圖到處覓取一口飯喫，秖要後生小阿師不被他世界搖動。試請返觀，只是一個父母，更有何物？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古今日月，依舊山河，師子兒善能哮吼，龍馬駒自然[跳-兆+孛]跳。」

住蘇州堯封寶雲寺語

到寺，上堂。顧視左右，曰：「這裡不得說臨濟主賓、雲門事理、溈仰父子、曹洞君臣。何以？法眼家裏秖言一切現成，老漢爭肯將無作有，教你修禪習觀、改斷變常、起寺造塔、鑄像印經，終日傍家走？蓋老漢未離鄉土，街頭市尾早已看破諸方有大名稱尊宿，確知萬峰深處有個無面目頑賴老子，天下人咬嚼他不上，所以不避拳踢、不顧性命，入他槽廠、遭他毒箭，直得從頂至踵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都是毒氣。你若沾著些子眼底，便不見有老漢，何處更有他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惟不知有，故堪與祖佛為師；稍或受他言句，蘊在意識下也太險。」復顧左右，喝一喝，下座。

副寺道祥請上堂。喝一喝，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諸方知識不知青松白石是山家之顏色、紫陌紅塵減道人之威光，矢口罵人，古儀安在？生滅橫起，薄俗可憎，臨濟、德嶠恥其死拙之不肖，洞山、溈仰冷笑歪倒所從來。堯封不能拋擲屭阿、混於沙石，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大用未必天真、喜怒何曾過量？看他從上統領三界、號召四生底聖人，一個個啟悟勞生、破盡塵妄，可憐實是可憐、慚惶端的慚惶，其意果何為哉？今者圓頂方袍之士，孰非希聖希賢、成佛成祖？相習舉枉錯直、背是證非，如

是展轉流傳將來，有何所益？堯封記得一隻古頌，特特舉似諸仁：『棒喝齊施古佛宗，三玄三要絕狐蹤，白雲消散青山在，明月蘆花對蓼紅。』惟願仁者從始至末盡善盡美，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上堂。「他人住處我不住，臭煙蓬焞，紅燄熾然。他人行處我不行，坑坎堆阜，高下不平。不是與人難共住，彼此不著便。大都緇素要分明，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遂顧左右曰：「且道什麼年中有此一人，他本生父母什麼處居住？欲識其父，先觀其子。若識得他家兒子，盡大地草木叢林一時成等正覺。若識得他家父母，虛空世界一時成等正覺。出沒三界，如日處空。流轉六趣，似雲投壑。眼睛裡放光現瑞，耳門裏出聖入賢。不捨十惡業，不墮五陰身。那來煩惱障可除，涅槃心可證？毀禁可憎，持戒可敬？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更說什三句外會取，六句外省去，有何交涉。雖然，理則如是，事又不然。難道今日大德薦嚴二人，便與麼撥無因果。凡也無，聖也無。修也無，證也無。天堂也無，地獄也無。三乘十地，五果四向，一切總無。不見道：一處有滯，自救難為；觸處皆通，方名導師。畢竟這些子藥頭在什麼處？」喝一喝曰：「從上幸有恁般體格，如何略不著些眼腦看。」

出山上堂：「太陽羞與螢光並，魚目敢同明月流？出入煙霞輸老象，等閒水草不如牛。」卓拄杖曰：「且逐東風吹大埜，漫言四海一時收。」

到郡城，裴居士時萬請對靈小參。「具徹法之慧眼，始見生老病死如空中鳥跡；得離念之明智，方知生住異滅似水底魚蹤。睹色聞聲，了無過咎。若欲拂除宿障、修復本明，何異置帚太虛、掃清花影？苟不穿鑿異端，直下逢緣不借、取信於己，自然契文殊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行門，並無別體。且道即今當薦姚孺人一靈安在？」驀豎拂子，曰：「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上堂。「淮南北，浙東西，走兩轉來，便見是隔年隔歲。寒雲散盡遠郊，和氣纔生枯蘗。擬作寶雲境話，未免錯了時節。當下即領深旨，知是幾生辛苦。強項後生，都笑老漢話杷。咄！要敵生死，還同霄壤。」

上堂。「閉卻僧堂門，荒卻祖翁田。雖然未當全提，庶幾稱自本懷。倘或四月五月，黃梅雨連下不斷，柴沒得燒，米沒得煮，不容你怨天尤人，如何過活？咄！小家子沒肚量，不堪共語。」

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山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畢竟如何？』山曰：『即便春風至。』」師曰：「有問堯封：『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曰：『有一丈還你

十尺，有半觔還你八兩。』設問：『畢竟如何？』但道：『銀是十成，錢是足百。』」
上堂。「粥後打鐘，知是堂頭陞座，只麼散去。不道你不是一員慣常使、沒意智、一著子底。倘遇著個舌覆金錢、語帶玄而無路者，橫該抹將來，更買三二十緉草鞋行腳。何以故？不傷物義一句，不容易道。」
上堂。「山河大地同一舌，萬象森羅同一音，千差萬別同一質，世出世間同一心，聖凡善惡同一機，日月星辰同一照。」驀拈拄杖打地，曰：「木頭土塊又何嘗不是同一用？即今有同氣相求者麼？」良久，曰：「百鳥不來樓閣閉，秖聞夜雨滴芭蕉。」
上堂。僧問：「龘龘斲斲，人謂我惡。是是非非，我謂人莫。除卻是非人我了，因什庭前柏子夢不醒。」師曰：「聞之悚然。」曰：「般若餘力。」師曰：「老大不契。」曰：「白雲風卷虛空闊。」師曰：「出氣不得直是苦。」曰：「根本法中留不住。」師曰：「空王佛，然燈佛。」曰：「帶累殺人。」師曰：「大雨方歸屋裡坐。」乃曰：「拈椎豎拂，不怪諸方。瞬目揚眉，常笑自己。上上根人，了心如幻。中下之流，識性難空。一時吹取入門來。咄咄，劍閣路險，夜行人多。近來膽大心麤。」
上堂。舉：「首山示眾曰：『諸子漫波波，過卻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奈何。』」師曰：「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非三十步不發，不能及遠也。今觀首山施用，大略近是。堯封從中助一籌，得麼？」喝一喝，曰：「費半他人，而功必倍之。」
上堂。「所謂參學人，豈偶然哉？不知其所重，不在鼓山頭上雲成蓋，不在石霜霜水清如鏡，不在新豐洞裡伸腳眠。伶俐底試道看，參學人所重在什麼處？」良久，曰：「爾現前禪和相顧而不肯出口，是無特達之志也。有三患不可不知：一患識短，二患氣短，第三患患其無所料揀。不然，何退休至此？」侍者纔出，師曰：「患老僧畜你不得話那！」便下座。
上堂。喝一喝曰：「浩劫有窮，斯文不泯。彼石上栽花，虛空釘橛，徒費心力。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安能久乎？惜其皆不合乎古道也。雖數數措置規畫，未免過計。叢林自古號多雄傑，所在賢俊肯留意其大者？」復喝曰：「慶快平生，不止今日。」
上堂。「我宗門素不擇人而教。你有兩隻眼，抬起頭來看，老子可是當大事而獨斷底。你有兩隻腳，踏步向前來，下一探竿試，老子可是以細務責人底。凡一言有當，雖眾說不得以沮之。尚無一人敢前，其故何哉？為你不明古人所謂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透斯三者，一切處如鏡對鏡，其誰不能。若還未信，古頌證明。」乃曰：「莫於言上覓，切忌意中尋。疾燄過風旨，思量海

岳沉。」僧出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師曰：「跳不出良醫之門。」曰：「聊且安置。」師曰：「更待看過。」曰：「學人乍入叢林。」師曰：「何不早說。」曰：「不敢便作叢林殃害。」師曰：「老僧汗流脊背。」

上堂。「堯封長老生緣廣陵三十餘年，備員法門。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三事如左：一、官人相訪，不得非時引見。一、禪者來參，不得機鋒唐突。一、上堂請益，不得褒詞獎譽，炫耀己靈。」一僧出曰：「不敢不以實告。若不反覆詰問，難見胸懷。」師曰：「每次出眾，見你破費煆煉。」曰：「法門大計，事難草草。」師便喝。僧曰：「遂不與禪子接哉？」師曰：「非細故也。」曰：「天下幸甚！」師曰：「肯道為益不小。」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四王抬不起。」曰：「面門上爭容得伊？」師曰：「趁向水牯隊裡。」曰：「甘麼？」師曰：「不怕他苦死。」曰：「善知識如是乎？」師曰：「如是如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飽叢林。」曰：「如何是法？」師曰：「險路設橋梁。」曰：「如何是僧？」師曰：「常常獨坐妙高峰，幾見洞庭青又黃。」僧曰：「會也。」師曰：「就地拾得黃金，將來未必是寶。」僧問：「三尺杖子攪黃河則不問，如何是和尚居山底事？」師曰：「絲髮淆訛，迅風霹靂。」曰：「始從迦葉，直至今日。」師曰：「到處踐踏，嫌他勞苦。」曰：「冤哉。」師曰：「老僧住此山多年也。」乃拈起拄杖曰：「指天指地人不知。」放下曰：「青山白雲徒爾為。」卓一卓曰：「四遠聞之盡大驚。」良久，擲下拄杖曰：「終日跣足躡階行。看看秋風漸老，滿地盡黃金。」喝一喝曰：「臨濟七百年掃不盡底，傳到而今。」

上堂。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千行書不盡。」曰：「恐相孤負於人。」師曰：「臂長袖短手難申。」曰：「他時後日。」師曰：「割卻胸頭肉，輸君手段強。」曰：「何必？」師曰：「不必。」曰：「爭奈何？」師哂之。僧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眼睛似眉毛。」「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如何？」師曰：「舌是搗薑椎。」曰：「照破兩家心。」師曰：「未必是好心。」曰：「和尚鄴？」師曰：「大街拾得金。」僧出曰：「莫怪某甲觸忤。」師曰：「牛老難得乳。」曰：「何得名播寰宇？」師曰：「三時雨滿河。」曰：「快！快！」師曰：「宛！宛！」曰：「能大肚皮。」師曰：「難保久長。」僧擬議，師連打兩棒。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賺卻幾多人？」曰：「南屏嫡子，太白真孫也。」師曰：「兩頭盡脫空。」曰：「始終作主。」師曰：「驢漢不會休

亂統。」乃曰：「街頭巷尾，不是闍黎轉身處。結角羅紋，難好賺你著力親切一段事。」拈拄杖卓三下，曰：「同道者方知。」
上堂。僧問：「新歲將臨，舊歲終歸何地？」師曰：「尋頭腦不著。」曰：「和尚方便表示。」師曰：「來年，來年。」曰：「打點迎新得麼？」師曰：「鵲鳴不可便喜。」乃曰：「不論古話，秖說目前。若果高下一顧、萬類等觀，許闍黎入得門也。且道堂奧中事又如何？」良久，曰：「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舉：「南院因一僧纔入方丈，便以手指曰：『敗也。』院拈拄杖度與，僧擬接，院便打。」師曰：「我道。」僧問：「和尚曾道什麼來？」師便打。僧曰：「敗也。」師直打出，復就座曰：「幾乎敗也。」便下座。
上堂。「閻羅老子來也，你這隊漢沒法也，并老漢坐不定也，有什方法出來說。」一僧纔出，師便打曰：「肯與你說鬼話。」
上堂。僧問：「慧珠何日奮彩？」師曰：「闍黎老不歇心。」曰：「敢造一相之門，希賜一行之旨。」師曰：「念子遠來，放你三十。」曰：「不信道。」師打曰：「七十二下不為多。」僧出，顧左右問曰：「楊岐和尚道：『一眾盡是古佛。』兩行師僧還甘麼？」師曰：「好言語。」曰：「一齊散去時如何？」師曰：「好師僧。」曰：「待某甲舉似諸方。」師打曰：「一併供出。」乃曰：「面皮厚三尺，出語誠不遜。既許為大眾說法，肯為說第二義。」便拗斷拄杖，下座。
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僧曰：「久嚮和尚。」師指露柱曰：「他與老僧同參。」曰：「參什麼人。」師曰：「問取燈籠。」僧作女人拜曰：「燈籠燈籠。」師打五下。又僧出曰：「這僧不解尊意。」師曰：「尊意如何？」曰：「某甲三十年前撞著大蟲，直得肉戰。」師曰：「老僧三十年後未必不肉戰。」僧舉手作捏勢，師亦打五下。又僧出未及咨問，師亦打五下。乃舉：「雲門大師曰：『若問佛法兩字，東西南北，七縱八橫。』堯封則不然。若問佛法兩字來者，賞伊五下。何故噇？若約入水之義。不可記時記節。」便下座。
上堂。「法身喫法身，三乘十二分教那一時分收？」良久曰：「閉口舉來全不是，開口送出未見全。來去不離皮兩片，法身噇盡話方圓。」
上堂。僧出曰：「語路分明在，請尊著眼看。」師曰：「夜鳥投林曉即飛。」曰：「紅白靈雲見未真。」師曰：「還踏玄沙舊路尋。」曰：「蒼天！蒼天！」師曰：「小失大怒。」曰：「風來水面盡文章。」師曰：「郭象註南華。」曰：「分來按指法，莫訝不成音。」師打曰：「萬水千山似鏡明。」乃曰：「風信饒他十月

多，洞庭吹落千頭橘。是事從來不久長，殷勤報汝母輕忽。三十三天拍帝鐘，大家同念波羅蜜。」
上堂。「金字茶六百錢一斤，一半奉他睦州尊宿，一半分供雪峰古佛。歲時伏臘，不愁郡縣不置禮虔祀。今日之舉，一則私恩未報，一則使今之學其道而背其德者皆有愧恥，而古道可以漸復於天下矣。」隨起身曰：「春寒料峭，伏惟法身報身，眼裏耳裡，見聞不昧。乃若化身豬肉案頭，茆坑蟲子，橫三豎四，七縱八橫，一切由他。物物皆真現，頭頭總不傷。」
上堂。「十丈長，珊瑚高樹琉璃瓶。雲在青天，沛然變色。面赤何如語直？報君知，最可怪底，是堂堂白日入春來，陡添幾十刻無舌人語。多虛不如少實，說取一丈，何如行取一尺？天中天，聖中聖，一切輸與南無佛。南無佛，纔到胸襟便著賊。功德法財，一五一十，盡歸烏有先生之室。咄咄緩緩，日展華嚴一帙，看盡大地是君家放身命處，何事分他你我、計他得失？」
上堂。舉：「僧問汾陽：『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畣曰：『嘉州打大象。』『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畣曰：『陜府灌鐵牛。』『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畣曰：『西河美師子。』乃曰：『若人會得，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閒。』」師曰：「不是等閒，汾州親見首山，肯亂走他人，墮坑落塹，作薄福業。其所論情知不墮荒唐，腳跟下到金剛水際，宛轉復宛轉，還著得力也無？善來文殊，到即不點，盡大地熹熹熾熾，轉身向什處去？有一句最親切。」咳嗽一聲，曰：「乃若高低普應，前後無差。老僧今日將三要語盡情說出，且三玄作麼生辨？」良久，曰：「他時鼻孔撩天，切忌辜負老僧。」便下座。
上堂。「欲有所白，恐論說不已。具行腳眼者，自不落將息。寮躲跟，寶雲泉，連賞兩甌，禮無不畣。速具威儀，道一句來。」良久，代曰：「大意除實。」
一日曰：「大意除實，不假流傳，方便道中，稍可推校。不詳年甲，請通名。」良久，代曰：「少時已能誦四韋陀典，稍長善天文地理，悉通百家藝術。」
一日曰：「大羅漢即成聖道，得六神通。尋以大法付之。明日寶雲院裏齋，祖師那位先到？」代曰：「必除我慢。」
上堂，僧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見底聞底是什麼？」曰：「根塵相離又作麼生？」師曰：「難得闍黎。」曰：「如何是老僧？」師曰：「今年五十四。」曰：「親見和尚。」師曰：「老僧與你不是冤家。」僧出曰：「七珍八寶一時拿又如何？」師曰：「放下手來看。」乃曰：「漫將聞見強針錐，聖鳥凡禽一等飛。鹿鹿冗冗遭一跌，胸中寶惜眼中灰。」

上堂。師召僧某甲，僧出曰：「來時無語，去亦無聞。」師曰：「莫落邪途。」又召僧某甲，僧出，師曰：「一物著不得，什處安名字？」曰：「徒生逼迫。」師曰：「何處少你一坐具地？」又召僧某甲，僧曰：「恐驚天上。」師曰：「愛惜皮毛。」僧低頭歸位。師顧眾曰：「良哉三人兮，緊抱根頭意。驀地事來臨，難討轉身計。」

上堂。舉：「曹溪六祖問讓和尚：『什麼物與麼來？』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也無？』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污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染污，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師曰：「小心趙州，宗門之賊，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堯峰老子大膽忒殺，惡毒罵人，恨不得三句一口出。乃有偈曰：具區三萬頃，難洗念佛聲，惡口罵人底，剎剎現全身。」

上堂。舉：「僧問馬大師：『如何是修道？』祖曰：『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師曰：「城頭開船北風起，帆輕直過南湖嘴。上水歡呼下水嗟，龍王廟前准燒紙。」良久，乃嘆息曰：「今之以賤役貴者，朝釋迦，夜彌陀。驢年驢年，驢年夢見馬大師。」喝一喝，曳拄杖下座。

晚參。「看他真佛天生，不以筋骨為能；的的真法，肯把言鋒角勝。所謂真道，近不離於方寸，遠則十萬八千。驀地撞著個漢道：『是第一句薦得底。』老僧打退鼓有分。又一人道：『第二句薦得。』且分半院與伊。乃若第三句下薦得者，雖不好輕易相許，又爭好埋沒得他？何故？倘或一撥便轉，未必勞而無功。老僧秖恁麼，未審到臨濟大師分上又作個什麼？」良久，曰：「咄！咄！特舍兒！切忌擔枷過狀。」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五

嗣法門人濟璣等編

住蘇州虎丘雲巖寺語

到寺，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天上天下獨尊，世出世間至貴。爇向爐中，耑伸供養始祖釋迦文佛大和尚。恭願！一人有慶，慧命無疆，萬國同風，智嚴不昧。此一瓣香，拈出則遞相恭敬，收來則各自成家，普同供養飲光以下六十八世先祖大和尚。伏願在筵尊達，當世名賢，會眾德成一德，晉天階為道階。此一瓣香，說破則頭上安頭，不說恐相辜負。今為供養當山隆和尚暨歷代開法祖師，惟冀諸山尊宿、遠近檀那、闔院耆英、新舊兩序，精勤衛法，共報佛恩。」末上拈香曰：「此一瓣香，黑漆盒子不曾打開，鼻孔端正底人人願聞，及乎落在這廝手裏，誰敢把眼相著？第十回爇向爐中，單為供養先淨慈堂上三峰老和尚，以酬法乳。」翠堂和尚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隨聲喝住曰：「我意不欲與麼道，個個英雄丈夫兒肯走人家熟路，善劈生機者出來[跳-兆+孛]跳看。」(是日聽眾雲湧，參請者不得前。)乃曰：「垂老重新入鬧藍，自添纏縛笑春蠶，誰知身是浮雲片，來去隨風總信緣。聞山僧與麼話，豎點頭底有一半，橫點頭底也有一半，獨是可中亭、點頭石，不管橫豎，全歸肯諾。何也？只為未受雕鐫，元無滲漏，色聲叢裡峭巍巍，是渠不解隨人走。」復喝一喝。結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次日，諸護法請上堂。僧問：「打開青嶂，大恢佛祖風規；捩轉白雲，鏟卻古今塗轍。一眾上來，請施法印。」師曰：「老漢也不敢草草。」僧曰：「是真語？是實語？」師曰：「你還知虎丘入院有十二種奇特麼？」僧曰：「一點也謾不得老漢。」師曰：「第一不得記持言句。」僧問：「我意不欲與麼，和尚還自信得及麼？」師曰：「搆得底自不如此。」僧曰：「正與初心相應。」師曰：「從前草鞋錢什麼人償？」僧顧第二位，曰：「還聽得這老漢麼？」師曰：「遠走不如近匍匐。」僧曰：「謹領慈旨。」乃曰：「天上無雙月，光非私炤；人間只一僧，道不虛行。今朝舊店新開，恰值中秋時分，彈絲品竹，人籟共天籟齊聞；梵唱清謳，佛心與凡心並顯。不勞揀擇，一串穿來，擲向面前，各人辨取。」擲拂子，下座。

謝本山耆舊大德，上堂。喝一喝曰：「瞌睡虎翻身也。直得風生大壑，威鎮長林，狐兔潛蹤，魑魅遁影。擬向這裡露個面目，布個爪

牙，但可惜罕逢匹敵。」乃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今日入虎穴探虎子去也。有大膽不顧危亡底，能步一步趨一趨麼？」良久，擲下拄杖曰：「要得驚群兼敵勝，直須連夜化為龍。」

廣陵余君啟居士請上堂。「老僧病，不開堂日久，無端被人推上祖庭，既做他腳下兒孫，又爭肯隈刀避箭，舍己之田，耘人之田？不妨借君拍板門槌，助我逢場作戲。天人攢簇處，看破從上綱宗；貴賤未形時，識取本來面目。始信生公臺畔，風月常存；短簿祠前，林巒依舊。更問佛法因緣，何似平添缽柄？」卓拄杖，下座。

古月上座領山前眾檀越請上堂。舉：「溈山靈祐禪師上堂曰：『老僧百年後，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脅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什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〇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〇@牛]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

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師曰：「這一隊漢各各得座披衣，乃有如許心行，眼見溈山古佛打入異類，不肯援之以手，只管畫影圖形，及乎邈抹將來，全不相似。若是虎丘老僧，但喫檀越飯、著檀越衣，百年之後決不作水牯牛，令人道熟處難忘。設使翻轉面皮，行於非道，也只喫檀越飯、著檀越衣，終不標名立字。看他後生晚輩，還敢圈圈點點也無？」隨顧左右曰：「且道因什得與麼自在？秖為索頭不在別人手裡。」

謝華山見和尚齋，上堂。僧問：「秋聲歷落，闔閭塚上碧蘿寒；雁影參差，短簿祠前黃葉亂。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師曰：「人天眾前不欲造次。」僧曰：「恁麼則盡大地昂頭側耳去也。」師曰：「虎丘不是泥做底。」僧曰：「老老大大，不可雪上加霜。」師曰：「這回若不下手，盡道其聖不靈。」和聲便打。僧纔出，師便打。僧曰：「作麼？」師又打。僧曰：「老大知識，不解與人畣話。」師直打下，乃曰：「優波離梵行最尊，須菩提解空第一。一個嵓中晏坐，天雨四華；一個振錫昏衢，地搖六震。等閒撞著，各剖襟懷。一曰：『心清淨是渡海浮囊。』一曰：『無所依是濟河寶筏。』生法師定中聞得，進前致詞：『二尊所論，其義甚深。某甲今日欲呈管見：闡提有佛性，闡提無佛性，是教意否？』山僧曰：『是。』『狗子有佛性，狗子無佛性，是祖意否？』山僧曰：『是。』法師合掌讚言：『希有，希有！善哉，善哉！諸宗門戶從此融通，列祖淵源一時濬發。自古至今，未之有也。』於是點頭石通身慶快，[跳-兆+孛]跳上天，揚聲高叫：『大道絕同，任向

西東。是禪是戒，遇緣即宗。放出南山律虎，趁起臨濟大龍。法海汪洋從變化，深心相與顯家風。』」喝一喝，下座。

闔山耆舊請上堂。僧問：「和尚高據祖宗之座，作麼生行祖宗之令？」師拈起布毛吹一吹。僧曰：「當初有此一機也無？」師曰：「總記不起。」僧曰：「賴遇某甲。」師曰：「今日直是感子不徹。」僧曰：「豈止今日？」又僧問：「不行心處路，蹤跡難尋；不掛本來衣，真嘗體露。佛法省要處，請師一籌。」師曰：「問訊了，過一邊立地。」僧曰：「莫便是和尚相為處麼？」師曰：「你若不聽教詔，莫怪老漢麤糙。」僧曰：「某甲爭敢？」師隨聲便喝。乃舉：「法眼和尚問永明：『教中謂隔壁聞釵釧聲，比丘破婬戒。現前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破戒？』明曰：『好個入路。』後來琦楚石拈曰：『若真得個入路，錦上鋪華；不得個入路，眼中著刺。』」師曰：「依語生解，即落魔界。衲僧家眼裏著得百千萬個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清淨法眼，這些子也著不得。又從長計較，致令踏佛腳跡漢子不解自尋個出路，驀地拶著，把從上牆壁一時推倒，遭他東鄰西舍你指我摘。當時虎丘老僧若在，見他父父子子狼狼籍籍，但與冷笑一聲，或不致宗枝掃土。還要問他楚石個漢，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錦上鋪華？不是錦上鋪華？更自出出入入著刺眼中。」隨顧左右曰：「大眾！豈是老僧頑賴不近人情？若秖一味炫德掩疵，希圖讚歎，雖是善因，未必不招惡果。」隨卓拄杖一下曰：「不信，長連床上疊足坐了，仔細咬嚼看。」

梁溪倪霞章居士薦室，請上堂。「彈指作天地發生之氣，實情是佛祖之末伎；咳唾抉含靈顛倒之心，何足為衲僧之能事？但只把從前叢林學得底言語一總拈卻，諦審今日茶飯是何滋味？如是我聞，要道有什麼難，獨有信受奉行一句子，須是我與你葛藤。」拈起拄杖，曰：「看！看！金色光明雲，青色光明雲，一時虛空裏紛紛紜紜，不可道盡為當薦亡靈而有此也，恁麼則成世諦增語。汝等半生行腳，肯自相辜負？」隨卓一卓，曰：「這裡點得頭下，一時作禮而退。」

何太翁誕日，諸道侶請上堂。「古釋迦，今彌勒，面上眉毛一樣橫，口邊鼻孔都來直，終歲忉忉說度生，等個人來知何日？伎倆做盡幾般般，依然大家赤骨力，上根利智眼對眼，中下之機識莫識，威音到今數百秋。西來大意底消息，吳雲千頃冷光飛，古槐三樹清風集，紫芝白石競談玄，那更多方恣饒舌？有一語，藏不得，此日何吉祥？天香散瑤席，聖徵老居士，今朝正七十。咄！」

晚參。問畣罷，乃曰：「千頃冷雲，描就無邊妙相；一聲南雁，叫破不二圓宗。人人口裏包個舌頭，尋常撒玉拋珠，因什達磨老臊胡

豬偷狗竊？這點見解，論年論月，向別人牙縫裏討。今晚幸然無事，滿擬絮絮聒聒，盡情說向諸人常住。油火艱難，不能久坐，莫怪。」

晚參，兼謝淡心居士。舉：「永嘉大師曰：『江月炤，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大溈哲和尚道：『江月炤，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牧童嶺上一聲笛，驚起群鴉遶樹飛。』」師曰：「一人理上著，一人事上著，若據本分推敲，總負此清宵永夜。虎丘日來困於酬對，事理兼忘，既遇高賢，不禁技癢，有個火柴頭話用借續貂。江月炤，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自汲澗泉煮雪乳，愛閒踏月有誰來？」

覺如大德請上堂。僧問：「水肅霜清，風高木落，無位真人如何行履？」師曰：「放得過，且讓這遭。」僧曰：「鼻孔裡一轉，何不祇對某甲？」師曰：「十分逼拶將來，只得倩一轉打發。」僧曰：「依舊，依舊。」師打，曰：「親證其事，然後知其義。」良久，乃曰：「自從撞到這箇門裏來，口邊白醭旋積旋銷，人人都道多言不如少說。我也知毘耶一嘿占盡便宜，爭奈一眾貪心未猒，各各千里萬里打疊兩隻耳朵來盛新鮮句語。我若只念自己氣力劣弱，全然不順人情，你生生怨悵我在。有極省心智個著，一憑將去，用得著、用不著，我也管你不了。你是人家爺孃養底，我也是人家爺孃養底，難道煖肚皮也不留口氣？」噓兩聲，展手，下座。

至日，上堂。僧纔出，師曰：「大冬第一朝，問話不草草。」僧曰：「今日領這話不得。」師曰：「賴遇老僧道過。」僧點胸，曰：「某甲孽？」師曰：「汝若知時節，我今不再三。」僧一喝，師打，曰：「這回卻住手不得也。」僧曰：「如斯爭奈何？」便歸眾。乃曰：「日來天氣寒冽，一滴水便是一滴凍，法報化身不可秖收攝在一處，擁毳負暄固老僧樂事。且道：書雲管筆又分付阿誰？如我意者，不妨各顯神通，普使陽回硬地、花動枯枝，從他有眼底一時看煞，殊大快事。」卓拄杖，下座。(節後委諸頭首次第分座，故云。)

泉輝禪人領眾請上堂。舉：「雲門和尚曰：『從上來事，且道是個什麼？』」師呵呵大笑，曰：「猶自斟酌，從朝至暮，橫說豎說，誰敢道個不字？腷腷膊膊枯葉落，尖尖曲曲後夜月，惺惺寂寂坐禪僧，鬅鬅鬆鬆麤布衲。佛亦不作，祖亦不屑，肚裡一字不著畫。絕伎倆，罔規則，腳頭腳底熾然說。無間歇，瞌睡虎，鎮日耳熱睡不得。咄！」

靈瑞符道者請上堂。「寂是法王根，動是法王苗，動寂齊彰是法王華，動寂俱泯是法王果。」拈起拄杖，曰：「秖這一株，不屬動寂，那辨根苗？華開則世界馨香，果熟則光明燦爛。現前還有識得

生緣者麼？」卓一卓，曰：「分明說與無人會，更向靈山問世尊。」
分衛，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想他古人倉裡有糧，故說得自在話。若像我虎丘，一餐趕不上一餐，面皮尚惜不得，何況手腳？」驀展兩手曰：「老僧出手，也要求福底，快便將來。倘或不自肯，且俟第二番。」曳拄杖休去。
薦嚴請上堂。舉起拂子曰：「推倒這個，非惟玉戶抽關，升於堂而入乎室。正如寶舟到岸，獲大富而濟有餘。理事全超，自他兼利。或彼或此，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無奈睹影反馳，尋光失趣。茫茫煙水無知己，一點落梅悲故鄉。虎丘有片婆心，以苦言激發，苦勝黃連；以甜語勸掖，則甜逾白蜜。要渠自解生活，方知上天人地總不在別人腳下。現前一眾盡是其中人，因什不了其中事。何不與我放下皮囊，解開五蘊，看無量劫來主人公是何面嘴。」擲下拂子曰：「人間雖有千般樂，爭似今朝一事無。」
通州宗錫胤道人請上堂。「南泉道：『盡大地是王老師檀越。』山僧道：『馬家八十四人中不合有這漢。』若是虎丘，盡大地只消一人檀越。有個漢子出來道：『三峰十二人中不合有你這漢。』山僧雖老拙，要畣這話有什難？但汝等既是虎丘門裡共鑊喫飯底，也合代出口氣報他檀越。」良久，乃曰：「若約至理，還是山僧自道較便。叵奈舊病頓作，連日舌頭硬如生鐵。」
解制，甘露大師請上堂。「今朝上元日，佛面添喜色，笑他諸禪和，草鞋各收拾。聚散固有時，行止論損益，省親天倫情，訊師端本立。或者眼未開，百城尋知識，閱歷煙水愁，盡我行腳職。江南春寒，塞北秋熱，智者於中善揀別，從來孤嶺拔天高，肯把青蠅點壁白。老倒豐干性枯僻，短髮垂垂雙手赤，從今伸腳臥空山，塞竇不教群籟入。秖有松風也怕聽，賣與人間消毒熱，丁寧眼底參玄人，出門浩浩非容易。千劫沉淪不足悲，蒼茫岐路真堪惜，繹絡車塵馬足間，祖師滴盡傷心血。咄！豈不聞？天然尊貴榮辱絕，不信證取甘露滅。」

住秀州金粟廣慧寺語

師在靈岫受請上堂，兼謝黃坡蔡子穀居士及本山耆舊。拈香畢，居士出問：「三十年前迎老人進金粟，也是五月初六；三十年後迎和尚住金粟，也是五月初六。且道這個時節因緣，為復法爾？為復天然？」師曰：「我不可作金粟弟子不得。」士曰：「與麼則密雲彌布靈岫頂，漢月重圓金粟天。」師曰：「居士證明。」士曰：「也要兩堂證明。」師據座，乃曰：「鹽官三佛地，金粟大禪林，乃祖

翁開法之區，實先師分座之所。山僧今日既隆釋種，須紹門風，問汝諸人諦審先宗是何標格？」驀拈拄杖曰：「這裏得個入路，西天此土草偃風行，四聖六凡龍驤豹變，其靜也群星拱北，其動也萬派朝東，攝支流、吞眾曜，皆吾心之嘗分，非有假於他術。然雖如是，不藉一人指南，爭得令行吳越？」

到寺，據室。「這裏翻得個筋斗轉，果然天上天下獨尊。若接不著，打盡天下人底拄杖，難得老和尚笑口開。」驀拈拄杖曰：「看！看！」卓一卓曰：「三世標致，盡在這裡。」

結制日，能鑑上人請上堂。「迅速鋒鋩，總是癡頑，萬里無雲，青天猶在，希罕什炤用同時，人境俱奪，十二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你若又畏避不前，一味長連床上作好人寶惜，三寸急忙怕上人鉤，巨浸沉身祗成泥伏，佛不虛傳、祖不虛受，彼彼丈夫畫時解脫，老僧有棒到你。」連聲喝，下座。

上堂。「下地穿上鞋，上床脫下襪。五十七年來，除此無別法。若捋逼將來，肚裡直急殺。龜生三丈毛，兔長八尺角。古人恁麼說，我也恁麼學。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悲菩薩。好好放我落座去，勝造真如七級塔。」

晚參。「遠遠破夏來此，佛法沒得半字。禪和早晚參請，一味皮下挑刺。切莫到處喧傳，有法超生脫死。胸中不掛一絲，此是真實提撕。」

上堂。「披三十二相者喚作如來，著二十五有底喚作菩薩，三塗六道如游園觀底喚作什麼？」合掌曰：「希有！希有！善哉！善哉！即今來也，省他達磨老子九年在冷壁上捱。」

上堂。「十二時中，直須事事如方木投於圓孔，始能心如墻壁。忽然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雖然情不附物，難免作境話會。卻要得語言情見絕滲絕漏，方好與衲僧齊驅並駕。是則固是，若到金粟門下，還要與你倒斷。一月三次擔糞，莫嫌小當你。」

上堂。拈起拂子曰：「拂子吞卻法身，老僧將作死馬醫，還倩什麼人下藥？」良久曰：「這回活也。有一般病痛底衲僧，請及早來醫。」乃拱手曰：「莫怪。」

上堂。喝一喝，曰：「總是這隊埜狐精，佛法不到今日，三千年黃河一度清。若不為你徹困，將來開眼尿床，老僧豈得無過？諸佛競出頭來，決不以丈二釘、八尺楔橛在你眼裡。」

爾微禪師領諸弟子請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向未見而今見。」卓一卓曰：「一向未聞而今聞。既爾聞見洞然，直下聲色無剩。恁麼恁麼，趙璧無瑕；不恁麼不恁麼，隋珠絕類。到這裡，盡力放不下，著力提不起。滿祴盛天華，原是自己底拄杖子。然後涌身虛空，以清淨天眼普觀大地一切眾生。自威音以前，到婁至以後，於

其中間，理無不圓，事無不具。老僧應西天懸讖，傳東土大法，不惜真實說向你。」良久，以拄杖擊禪床曰：「要與祖佛為師，不得離卻這裏。」

上堂。拈起拄杖曰：「諸方盡作奇特商量，老僧乘願力來荷擔。這一事單單直指根源，未免笑他捏怪。將身衛險，固非作者。躲避無聲，板頭上肯安著你。你有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連卓兩卓曰：「我既惡發，你敢惡發？」

掃天童老和尚塔，上堂。「至高莫若於天，至厚莫若於地。先天地而獨立者，豈高厚之所能攝？投機便轉，氣宇如王。滯句不靈，風規殆喪。欲荷非嘗之事，必待非嘗之人。故我師翁於赫日裏證得涅槃心，我先師於月落後滅卻正法眼。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今日被我家兄弟一捏百雜碎，掉下地來底零星粒屑，諸方揀拾得去，猶堪饜飽飢腸。」卓拄杖曰：「你諸人若於空名上又作實法會，莫謂扶豎這老和尚不起，將來喫土也難銷。」

晚參。師同眾坐香起，乃曰：「汝等尋嘗道：『佛法遍在一切處。』又道：『佛法在日用處。』欲明斯事，當以譬喻。且道佛法如什麼相似？」一僧曰：「如明鏡相似，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曰：「忽然翻轉鏡背又作麼生？」僧曰：「恰好。」師曰：「未在。」一僧曰：「如行貨相似，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一僧曰：「如山門相似，撥動機關，東扇西扇。」一僧曰：「如青天相似，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師曰：「一總不相似。」僧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如禪和子瞌睡相似，行也在裡許，坐也在裏許。」僧曰：「即今你。」師曰：「正覓他起處不得。」

臘八日，寶雨道人請上堂。「祖師門下從本無窠臼，迦文老子二千年前夜半瞌睡醒來，剔起眉毛、睜開眼孔，一點星光落在見不及處，雖則輝騰今古，始終出自偶然。後來有輩依樣畫貓兒底，一味學步邯鄲，只管刻舟求劍。老僧恐失祖宗本意，夜來將太虛面目一時翻轉，直得黑雲黮闇、寒雨飄蕭，仰不窺天、俯不覷地。諸人於中見個什麼？」良久，拈起拄杖曰：「而今盡大地光明燦爛了也，且道又見個什麼？」卓一卓，下座。

丹丘神鼎雪章和尚五十生辰，諸同門請上堂。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第一義不必他求，金粟山霜葉標霞，白鷗灘浪花鬥月，遂使獨桑鼓塗毒齊轟，千人井曹源並冷。秖向康僧橋上望剎竿，未見門風闊大；直須彌勒殿裡看正位，方知地脈綿長。佛佛出世，各有神足，各有侍者。今日老僧於鹽官界分廣慧堂中坐寶蓮華，成等正覺，將次說法，饒益有情。且道神足為誰？孰當侍者？汝等肅恭聽我記曰：聯篇白雪妙伽陀，穿過元和與

達磨；百億蓮華同一舌，馨香豈止遍娑婆？」(雪西堂二十年侍師，始得記。)

侍者萬宗、古林丐西江回，請上堂。僧問：「三陽交泰，萬象維新。未審古廟香爐添他多少光彩？」師曰：「此是活法。」僧曰：「正要應個時節。」師曰：「不可認為實法。」僧曰：「是真語，是實語？」師曰：「何曾與你一法？」僧作禮曰：「也不得放過。」師曰：「看你也是沒法。」乃曰：「楊岐老師嘗說：『我這裏如鬧市裡上剎竿相似，是人皆見，謾你眼得麼？』」師曰：「父母所生清淨寶目，何苦下這一釘？佛眼曰：『現前日用是大總持門，一一親得其力。如斯之旨，事可量哉！』」師曰：「拓一靈於萬有，此老其庶幾乎？」隨顧侍者曰：「諸州丐士辛苦歸來，春朝茶湯，老僧相陪。」

弟子靈復請上堂。一僧出，就身上拈起一莖布毛，曰：「秖這個不從行腳箱裡帶來，即是鹽官土物，敢請和尚定價。」師曰：「諸方慣自穿穿鑿鑿。」僧曰：「家醜不外揚。」師曰：「喫卻施主飯，將何報畣？」僧曰：「七棒對十三。」師曰：「看你驢漢。」僧顧一眾，曰：「莫謂浙中清水白米是容易喫得底。」師曰：「這回省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心？」師曰：「或凡或聖。」僧曰：「冥冥一去，杳杳何知？」師曰：「莫是闍黎底心麼？」僧曰：「清淨伽藍，爭容得伊？」師曰：「濕土坐著，難奈伊何？」僧曰：「天靈蓋，至今痛。」師曰：「或者救得不定。」僧曰：「感謝和尚。」師曰：「遇明眼人舉似。」乃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利劍擲虛空，大棒打老鼠。演老固是山僧二十三世祖，前兩句說得著，後兩句說不著，太虛不痕，徒勞心力。鼠子微物，著什死急？真實光宗耀祖，他家原自有語：麟鳳產麟鳳，花貓不生鼠。更有末後句：惟孝則順，惟忠則輔。」

上人序香、峨雪丐檇李回，請上堂。僧問：「缽裏飯，桶裡水，某甲不敢重添鹽醬。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曰：「如斯請益，自問有過無過？」僧曰：「是何心行？」師曰：「阿那個所在更著此語？」僧曰：「若不上來，洎合虛消信施。」師曰：「不然棒了趁下山，好怪我得。」僧問：「腳撥不開底，從他明來也得，暗來也得。手扶得起底，因什橫又不是，豎又不是？」師曰：「著什緊要來這裡美性命？」僧曰：「蘇州紙貴。」師曰：「莫有苦屈事麼？」僧曰：「恁麼長安路上正好商量。」師曰：「老僧不能多多久立。」乃據座曰：「諸方宗師有用佛語底，有用祖語底。祖語上口不得，佛語鑽頭不入。看你吞透艱難，不若自用自語。你等各各見色有眼，聞聲有耳，嗅香有鼻，了味有舌，畢竟喚什麼作自語？莫是冬至寒食一百五麼？莫是錢塘去國三千里麼？莫是雨來山色暗

麼？莫是著衣喫飯量家道麼？日月易流，光陰迅速，如斯傳播，深抑己靈。老僧不避斬身之斧，枝辭蔓語，編聯互出。肯不急急救取一半。」旋顧左右曰：「但願明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
壬寅歲朝，香林上人吳江回，請上堂。「諸方此日鬥勝不鬥劣，總說新鮮佛法。金粟一向慣說陳話，開口只數兩個舊人。記得威音王已前亦有個元旦，一時考鐘伐鼓，長老升堂，簇簇上來，異口同音曰：『皇圖鞏固，帝道遐昌。天下太平，法輪常轉。古今天地，古今日月。佛佛道同，心心符契。』直到婁至佛已後，少不得亦如是說：『伏惟頭首知事，現前大眾，各各法身寥廓，正眼洞明，光揚祖道，模範人天。老僧曷勝慶幸之至。』」
童石副寺四十生辰，請上堂。「香至王三子，脫珍御，著弊垢，輕泛流沙，高逾蔥嶺，跨腳東來，單為一事，不為別事。是什麼事？也秖圖覓個不受惑底。叵奈神州路狹，劈頭撞著個少筭計底師僧，至至誠誠禮了三拜，連忙誑他道：『汝得吾髓在。』這老子急於脫貨，不論行情，且道於個漢分上是受他惑？不受他惑？這椿公案千餘年來無人斷得。諸人要會……」卓拄杖一下，曰：「問取堂前宏副寺。」
延令醒熟粹耑使省覲，請上堂。「的的祖師苗裔，爭肯南斗七、北斗八，隨人顛倒？不見舒州投子和尚初參翠微，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瞪目正視。投子欲進語，微曰：『更要第二杓惡水潑？』投子從此識情超諸三昧。古今據大庭號召群衲善知識自命者，莫不以謂凌跨從上，往往刻深畫細，妙失其宗。乃若翠微，可謂直焉而不迂、明焉而不昧。但標榜太高，兄弟到這裏難搆。老僧添個註腳。」拈拄杖卓一下，曰：「直截門風誰不仰？剛要節外強生枝。」
弟子玄昆、超正領道友許聖生請上堂。「門前屋後底禪，羞見內裡真佛。有胸襟男子，盈筐盈籠，到處檢刮得去。可惜娘生兩板腳，驀箚地踏著關捩子，方知從前不名不物底是第八魔境界。你道頭頭物物無不具足，是安樂田地，實大可畏。把取翻覆思量看，及早擔出本色咬豬狗手腳，勦絕得從上露布，不辜他先覺，不負伊後來。師長父母具信，檀越獲益無限。」旋顧左右曰：「直須自著精彩，老僧替不得你。」
弟子行宗、嶽嶙、嶽嶒請上堂。「初心未覩大事，動輒舌頭尋路。濁智橫流，形蹤未泯。要得如金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翔。二六時中，無拘佛界道界，不背一物，不向一物，自然滅絕始終之患。艷聖疾凡，展轉何益？老僧三十年以此驗人，盡欠個眼目。事難久秘，索性說破。」喝一喝曰：「體而行之，是肉身佛。」

解制日，旭庵上人丐平川回，請上堂。「山僧初參天山老和尚於萬峰，記得這老子解制日分付道：『去則直言去，住則直言住。到我口裏討去住，去不容你去，住不容你住。』冷地思量，直是恩大難酬，山僧敢不善學老和尚？今日亦有分付：教你去時不肯去，教你住時不肯住，山僧口門不著鎖，一個半個關不住。而今去亦聽其去，住亦聽其住，只要自家定去住。」

江上毅庵英到山省覲，請上堂。「雲門大師道：『遇人即鼻孔撩天。』老漢耄矣，什麼劫中鼻孔不撩天？捏聚則面門無路，曳脫則指節生風。衲僧伎倆在有破有、居空破空，南來北來總湊泊不上。其有欲親而叩之、就而明之，老僧回身三界內向道：『性是弟子。若見老僧，是真見性。』倘有個燥如雷火底道：『沒這閒工夫。』撫掌曰：『這回卻稱老僧意。』」

魏塘弟子靈彙求嗣，請上堂。「玉樹槎牙，麒麟頭角。錦霞燦爛，虎豹文章。不獨春信藉梅傳，更喜韶光連草發。即心即佛，明月照見夜行人。非心非佛，海神知貴不知價。所以道：一語歸宗，萬機來赴。神通游戲底，迥脫規模；田地穩密底，全超滲漏。然此猶屬門庭施設，且一子親得，阿誰證明？」拈拄杖，卓一卓，曰：「杖頭突出人爭羨，始信風流出當家。」

嘉禾弟子靈鶴請上堂。「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隨豎起拂子，曰：「是拂子即屬分疏，不是拂子卻成蓋覆。到這裡，如烈燄亙天，那容湊泊？凡情聖解，直下乾枯。所以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拈來便用，寶藏無虧；逴得便行，鰲頭獨占。不風流處，頓見風流；有意氣時，平添意氣。你若情存毫忽，早涉糾纏；境立纖微，終成窒礙。直須如神龍出海、靈鶴沖霄，不受樊籠，豈封溝洫？且道此人畢竟如何？鐵石不磨肝膽在，自然光彩耀寰區。」

魏塘弟子靈彰、靈淇、靈契、靈晢請上堂。「佛是家裡人，法是屋裡事，千僧萬僧，心同眼同，有椿陳年爛葛藤在飯籮邊。自從金牛這漆桶抖亂了，其間多少明眼大匠出世，只是分析不下。直待我先師老和尚住三峰時，一日到供堂，左右熟視曰：『這堂師僧總消他施主飯，不得一齊念佛念法，雖則互相擎展，猶較他金牛十步程在。』大眾！山僧今日不是狹小金牛扶豎先師，秖期諸人各開論定古今眼目。至若金粟又且不然，我這一堂師僧盡消得他施主家飯，更不許念佛念法。何也？彼彼丈夫兒，終不借他力。」良久，顧視左右曰：「好麼？」便下座。

上堂。大眾雲集，師良久，拍案長歎，顧視大眾，眾仰瞻，師曰：「所謂丈夫者，鬚眉云乎哉？所謂道人者，語言云乎哉？有古閒庵

主，其人乃得名道人，乃得名丈夫，在處滂滂，隨所碌碌，三四十年討個作用，不曾得大遭逢，憤憤之心何時而雪？今日是渠三周忌辰，老僧要與伊倒斷。大眾！心不知心、眼不見眼，如何倒斷？昔有僧問古德：『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古德大驚，曰：『你問他西來意作麼？何不問你自己意？』」又左右顧視，曰：「大眾！你諸人大半生行腳，何曾有個問著自己意底？老僧今日若再加些言語到你分上，反使你意想不息、物境不融，不為省事。要知省事法子，一切處看。」良久，曰：「苦樂逆順、動靜寒溫，隨處得宜，道在其中矣。」曳拄杖，下座。

當湖嘗明禪人請上堂。「昨夜三更過鐵門，但見四溟無浪月輪孤。手握金鞭，欲問歸客。長安道上，布滿苔花。一自威音老子，草鞋搭上雙印歷。如許如許歲月，踏他腳板底，直是稀罕。」長嘆曰：「我若別劈徑路，恐增兄弟罪過。聊且以智遣智。」喝一喝曰：「實謂苦屈之辭。」

回吳，上堂。「老僧廿七年來坐這個座子，希望有個人將一把沙撲面撒在眼裡。已後也省得東照西管。大家袖裡有雙手，聽你胡亂死，不肯拏出。而今思量個道理，且自眼[目*荅][睊-月+虫]。今日這裡，明日那裡，絮絮聒聒，一任如風過耳。頻婆娑龍王總是自作自受，好怪別人得。」

靈嵒回，寶雨禪人領弟子靈穆、靈儀請上堂。僧問：「南山日日起雲，北山日日下雨，因什祖翁個片地上繡花樣底秧針盡力插不入？」師曰：「過在阿誰？」僧擬議，師曰：「也好怪得老僧。」又僧出，師止之，乃曰：「一竿一笠，好山好水，眼不解觀，耳不解聽。忍曰：人境法俱泯。忍曰：人境法俱絕。忍曰：人境法俱空。也別無甚奇妙，仔細看來好笑。打從正月廿六日離了這裡，纔方插腳那裡，東鄰西舍轟個晴空霹靂，嶽秀千枝盲聾不辨，諸仁者無過此時也。然亦不過丹霞燒木佛，院主落鬚眉，拖到今朝還知一段真實事麼？龍門曰：若知得，永超終始之患，十二時中安樂無事也。」

得雨，上堂。「夜雨滴芭蕉，身心當下消，圓通門大啟，不用更勤勞。」

退院，上堂。「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峰頭始得閒。首山不忝一代宗師，風穴若在，必然大笑。曰：『何不看念法華下語？』金粟看來，猶屬商量在。具參學眼底，暗地點頭道：『老漢過矣。』」良久，曰：「不然，各各家風事不同。」便下座。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總目

卷第六
住衡州南岳福嚴寺語
衡州花藥寺語
高峰理山寺語
武昌東嚴寺語
住漢陽大別山興國寺語
卷第七
靈嵓廿一錄卷上
卷第八
靈嵓廿一錄卷下
卷第九
南岳正續錄卷上
卷第十
南岳正續錄卷下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六

嗣法門人濟璣等編

住衡州南岳福嚴寺語

到寺，周中丞衡齋居士設齋，院主佛頂請上堂。維那白椎，師攔住曰：「一千年舊例打放一邊，自家孫子走到祖宗屋裡，管領祖宗家業。一千年心同眼同道同之孫子，非常之孫子。一千年心同眼同道同之祖翁，非嘗之祖翁。今日之事，一千年非嘗之遭逢。」乃喝一喝曰：「豈肯草次雷同，又肯烜耀珍異。像他撥置證修，單行污染。中聖中凡，中天中人。似佛似祖，似古似今。情存向背，理涉偏枯。即今座下有懼法塵如畏三塗底龍象，同聲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良久高聲曰：「請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掃最勝輪塔，弟子信辨請上堂。拈讓和尚香曰：「舊吳嶔崎孫子，出身三峰腳下。水陸四千里程，敢道來添聲價。」遂插香曰：「一真能敵千假。」乃就座。僧纔出，師曰：「猛虎便騎。」僧即下去，師曰：「有鬚便捋。」良久，舉：「讓和尚住此山日，示眾曰：『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師歎息久之曰：「為人後者，

而不發揚先宗，何補哉。不見臨濟上堂曰：『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無一人不上根視之，無一辭不向上慎之。一句中不具三玄，則語有路、人根立，見偏情滲，心生法住，所作不能無礙。好道心地洞達，敢言三玄三要是決定少不得底。敢言三玄三要是決定少得底，所以我二十五世祖慈明禪師唱讓和尚之道，於茲直得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遂見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又經五百來年，我首座賦德山繼住。縱橫放肆，群觀目眩。一日上堂曰：『若用一毫氣力支撐，是邪法非佛法也。』摧頹老子來撐個破院，尚肯藉筋骨之力，翻阿郎舊案，於祖宗田地加一坏土。」隨起立顧眾曰：「莫謂行道三十二年，敗缺愈甚。」

法孫得坤厚請上堂。喝一喝曰：「佛草料喂馬，老漢面無慚色，小智未免驚疑。有嫌佛不作者，併這一分亦不受。奇哉奇哉，莫輕莫輕。古塚堆裏未必盡是死人，不虛從九馬嘴惡浪顛風過來。佛佛祖祖，你道可是住得手住得腳底時節。」

德山都寺信慧請上堂。「是義學？是玄學？請過一邊立地。我家禪和子麤糙手腳猶自可，眼光橫起，百千諸佛來也沒些情面。家人過犯，罪坐尊長；倘或無理，待老漢分疏，早遲八刻也。坐在曲彔木上，一味搬美。古人閒家具全不照管，自己又不照管，目前人情之外別有佛法不？不。」下座。

侍者敘殊革掃師祖山茨和尚靈塔，請上堂。「松根石上，四顧寥寥，看雪竇老子胸膈間似有一段說不出底話，五百年後得個知己，乃自點胸，曰：『今日為他說出。』」驀拈拂子，曰：「相見從容莫等閒，人天景行存高躅。他若不能忘情道，此話當年說出也。」擲下拂子，曰：「山茨和尚若在，必然笑曰：『不過逢場作戲耳。』」遂顧左右，曰：「還信得及麼？」便下座。

衡山邑侯王輔予，法名本廉，請上堂。「風雲不次第，日月有恒常。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連喝兩喝，曰：「擔個險將蜜果，換苦葫蘆供客。不嫌異常者，自然知得主道周匝；執一不化者，難得不訝酬酢乖離。乍入叢林，望之尚遠；久親名匠，謂老漢何？」又喝兩喝，下座。

嗣法龍潭超請上堂。「謹此奉聞，釋迦世尊已成正覺，彌勒大士當來下生。舊吳老李與杖笠南來，放開肚皮，長歎一聲，水中石子青赤，山頭木葉紛披。尚有一端曾未舉，昭鱗灘，大巖灘，一連過了若干灘。不得聞鑼灘子力，如何免唱行路難。」

卞太翁孝旨居士請上堂。眾集，師曰：「近前來，老僧共你葛藤。」一眾拶上前，師曰：「來則來也，看你爭生去得。」眾默然。師曰：「古佛古佛，葛藤到這個地位，尚要討添。」驀拈拄杖

曰：「穿破天下人髑髏一著，巧說不得，只在心傳。」卓一卓曰：「觀世音菩薩若無遣蛇手，誤殺世間人。」隨即旋風打散。復就座曰：「妙喜老人說得好，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明日，眾請上堂。「不得入門在門外，莫貪落花紅滿地，須知芳草碧連天。切忌動著，動著三十棒。何故？今朝若不盡法，他年爭得話行？」

闔山諸尊宿請就中山禪院上堂。驀拈拄杖，曰：「虛空撲下來，急忙地偃身縮項，秖為不曾踏得著別峰地面。」卓一卓，曰：「這個所在，日月照臨之不加明、雲霧籠罩之不加暗、象龍騰踏不為喧、人煙杳絕不為寂，從來與般若相為表裡，所以有隱、有顯，有榮、有衛。且今日風定氣澄、主賓投洽，個段綢繆從什處得來？」復卓一卓，曰：「蒼蒼舊閣閒田地，一度看來一度新。」便下座。(前一日迅風特異。)

尹太僕為庵居士莊嚴實際，上堂。喝一喝，曰：「是如理句？是依法句？是依智句？眼、色、眼識性無依住，耳、聲、耳識性無依住，鼻、香、鼻識性無依住，舌、味、舌識性無依住，身、觸、身識性無依住，意、法、意識性無依住。是句依法、依智？不為證小法、為如來大解脫之門，不消瑪瑙為樞、赤珠為柱、玻璃為扇、黃金為閫，然後稱是如事句。所以，靈峪門前路，往復行大步。踏得如理句，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踏得如事句，佛亦不拘、祖亦不管。為庵居士向及靈峪之門，痛領靈峪毒棒、毒喝，今日人天眾前肯復造次。」便下座。

陳觀察頡仙二七，上堂。顧視左右曰：「汝諸高流，尋常打筭，佛是何者名？法是何者事？禪居何地？道行何路？心作何顏？性作何色？相似表顯，文字差排，則不得也。大丈夫自家屋裏物，有什麼難見？」喝一喝，良久曰：「哭倒湖南百萬家，觀察清名在天地。」

指南觀侄禪師請上堂。大喝一聲，曰：「劍刃上拾得全身，何患一切處不解脫、不成立？」乃於空中作世△字，曰：「必待安住如是三法名為涅槃，恐大迦葉笑顏不開。何故噩？正法眼藏卻成剩局了也。」良久，呵呵大笑，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相去一丈、相去五尺。苟以丈尺論量，是為實相、是為無相？」驀豎拂子，曰：「我此微妙法門，秖為一代時教管攝他不得，方纔出得身、拈得起。」隨顧左右，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速道！」旋放拂，曰：「不是冰稜上度過九鞠來，未免視為入道之初章。」復喝一喝，曰：「笑兮哭兮百丈師，舌吐黃檗非真苦；擲缽老僧冷眼看，他家跳出戴角虎。」

到湘潭，護法眾居士請于碧泉禪院上堂。喝一喝，曰：「是甚生次第事？長沙路，湘潭路，迢迢出入無門戶。妙語不多，親言舉似。管他稱釋迦之談，誇毘盧之句。若論人，十方蹴踏忘回互；若論境，風嚴歲逼崢嶸暮；若論法，日用紛綸何曾錯？老僧大宣秘伽陀，受持靈驗超諸數。」復喝一喝，曰：「千經萬論繡煙霞，冬到寒食一百五。」

衡州花藥寺語

到寺，院主文周請上堂。「繼起繼起，寒天著火向；妙喜妙喜，夏月取涼行。天山口頭箭，佛果殿角風。聲價千年定，遭逢一日同。眼光籠翳客，徒自話西東。三卷正法眼，人天俱絕工；一軸單傳表，祖佛一門通。作凡作聖，為電為風。南岳而下，誰曰不中？而得不得，其在而躬。若謂不然，且聽吽吽。」擲拂子，下座。

衡州諸護法宰官請上堂。僧問：「石古苔紋綠，林疏殿角紅，風致宛然，敢請料揀。」師曰：「領在眾聖之前。」曰：「作境話會得麼？」師曰：「莫見解入微。」曰：「看取從上。」師曰：「不爾依位住。」曰：「別展機權光彩異。」師曰：「且怪老僧不得。」僧問：「一句當天是說取行不得底，如何是行取說不得底？」師曰：「速展驥足。」僧作禮，師曰：「漫馳小道。」曰：「不易。」師曰：「寧容可否之間？」乃曰：「萬般施設只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驀拈拄杖，曰：「俊哉，俊哉！佛出世來不為別事，祖祖相傳，至南岳老宿施設此土八百餘年，到老漢手裡。」卓一卓，曰：「不覺不知，尊者益見其尊，貴者益見其貴，凡情勿使安卑，聖位肯容矜大？敢加名曰禪，敢加名曰道。」又卓一卓，曰：「秖要明取這一竅，呼之禪也好，呼之道也好，呼之凡也好，呼之聖也好。」又卓一卓，曰：「恢廓無涯，妙門勝伏，河沙智境，是渠能扼。領要。」下座。

花藥眾檀越請上堂。僧問：「伸正義於千載之下，何格式？」師曰：「立其綱，後者加勇。」曰：「爭傳誦之？」師曰：「汝豈不是聞鼓聲來耶？」曰：「合先意否？」師曰：「抑想餘風。」曰：「幾人知歸？」師便打。僧問：「便與麼去，信是金毛師子。途路迂迴底，肯與他拄杖麼？」師曰：「遂為常。」曰：「然則主賓不易。」師曰：「明陳其故，捷於一朝。」曰：「益見歲寒之色。」師曰：「如其不然，紛紜何益？」僧作禮，曰：「個是衡州花藥山裡段話。」師乃就座。良久，曰：「將本道公驗驗，天下衲僧副眼目。」隨喝一喝，曰：「歲月將闌，天光普寒。汝水東來，點滴是凍。飛騰直上三十三，不消鎖斷，奔馳不離。當處常湛然，推過來

作個甚語話？派下令行，義例常準。格外風氣，吾亦要知。龍蛇走，玉石分，緇素別，猶豫決，受用可常保。」復喝一喝，曰：「非此可能哉？」

佐領程護法請上堂。「有一句不出山門，天下共聞；其有一人不聞，老僧得大過患。而今南南北北、大家小戶、若高若下、若長若幼，誰不知臘月三十日到也？何嘗從花藥寺、解脫門、般若門、涅槃門傳出去？當下得旨，則內心安裕、外相雍穆，現前坐取宴逸，將來動邀福慶。百年千年，年年處解脫之場；千日萬日，日日行般若之路。敢對人天廣眾不惜肝膽，秖圖先宗有據，吾道益明。」擲拂子，左右顧視，曰：「久立不當。」便下座。

丁未元日上堂，兼謝花藥院主文周山學。拈香畢，乃就座曰：「一向不存軌則底，到這個時節，少不得拈一片安放爐內。兒孫雖在途中，祖父無非家舍。一番新，一番舊，佛法人事相資成就。」遂起身曰：「看！看！主賓風味一堂好，歡然舉目千峰秀。」

供白雲老和尚，上堂。「一口生下十多子，兄是第三我第九，憶得庚午在萬峰，新年佛法各出手，推倒座上蘇老翁，打開憐兒張笑口，傾來栲栳沒帳底，如珠磊落盤中走，個段風華壓古今，嘖嘖叢林誠罕有。屈指春光四十番，白雲篆塔苔花厚，瀟湘鼓柁老懷榮，我父我兄知我者，神山遠豈在天上，杖短不及悲衰朽，袖中一瓣付阿孝，相期此日鳴瓦缶。」驀拈拄杖卓一卓，曰：「供我人天大導師，匝地盡作金毛吼。」(南臺孝姪補住白雲江頭，別去瓣香寄供，期正三日為上堂。)

長山李居士誕日，請上堂。僧出，曰：「其事云何？」師曰：「秖可稱揚。」曰：「雲幢月蓋，盡演梵音。」師曰：「徒為劑量。」曰：「祝融峰還點頭麼？」師曰：「看後五日。」乃曰：「一松一竹一溪雲，好尊古佛樣子，只可起而稱揚，若為從而劑量？五岳峰巒，群生睹見，虛空演喻，隨地彰名，饒伊辨若懸河、智如流水，法身邊量，分疏得孤真穎秀；報化之緣，添飾得五彩橫飛。祖師西來，宗門舉令，不可將為小小。日月旁照三天下、正照四天下，九九八十一，須知色香外別有段事，六味三德供佛及僧，豈徒然哉？」卓拄杖，曰：「據仁者分上，宜作禎祥，永為盛事。」

上元日，羅總戎君錫，法名濟顯，請上堂。驀豎起拳，顧視一眾曰：「未識識取。」旋放拳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心性未起，是如來大智慧光明。心性起時，是祖師大智慧光明。汝諸人於拳作拳想，非拳作拳想，如來大智慧光明，祖師大智慧光明，盡成世流布想。一切聖人有世流布想，無有著相，所以不壞世間相，而能談實相。即今天上月圓，人間月半。天上人間，流光不斷。達磨大師來震旦後，橫機諸大老，各各闡揚宗旨。有一不視超諸位，何

能真際平提，神通各露。」復以拳擊案曰：「日照月臨，天長地久，匪異人任。」
到寶安，法孫賓日請上堂。一眾集定，師曰：「將謂惠汝三昧。」良久，曰：「然則今時尊宿朝暮以曠險辭意為飛為伏，唐突參承，平塗學黨何心哉？請試甄別：指喻非指，馬喻非馬，知汝不甘。心心是佛，智智是道，肯諾全否？開得一片田，九夏勤勞；收得一籮粟，三冬受用。老少相依，上下歡悅。達磨免泛重溟，神光省埋深雪。天下本自太平，將軍何妨施設？」卓拄杖一下，曰：「獲大富而濟有餘，只在現前；升於堂而入乎室，寧須異日？」顧視左右，下座。
次日，監院直指原石同山鄰諸護法居士請上堂。「急切相投，待擘開兩片唇皮，方使慶快平生。」驀拈拄杖，曰：「上上根人，自然發笑。」良久，曰：「若執自然，即屬自然；別倚因緣，又屬因緣。個上座本非因緣，且非自然。」卓一卓，曰：「一眾睹見盡攢眉，有甚冤家難解免？看他伎倆，卻如文光錢買得陳姜二兩，單單一味生辣，難於上口。然而在賓全主、在主全賓，於理理合、於事事圓。」復卓一卓，曰：「演出波羅蜜，恰似天邊月。」

高峰理山寺語

師誕日，法子雲蓋豫請上堂。「秖知今日明朝，不知明朝今日；不知明朝今日，爭知今日明朝？今日溪山，明朝雲月。溪山雲月知，則天長地久；雲月溪山不知，則岳拔河流。岳拔河流，忘觀照、泯實相；天長地久，圓萬象、攝森羅。一切處示人以無示，而分別不行；毫忽間聽之於無聽，而歷然如對。」敲禪床一下，曰：「會麼？要知明日，會取今朝。」
衡齋居士生辰，法中諸昆慶誕，請上堂。拈起拄杖，曰：「一眾總有分付處，願得雄偉之器以彰祖烈，為來者益慶快，莫大布詞展意。若論佛，千年常住輸今日；據我法，不磨智勇超前烈。至於道……」卓拄杖兩下，曰：「重品疊秀看兼到，賓主忻逢，師資奏妙。曩謨佛，曩謨法，曩謨僧，真實道。」復卓一下，曰：「珍重仁者！綿亙古今，卓立群品，千聖同音。」
嗣法智度勝請上堂。「隔江望見樹影，道盡是祖師指出底。彼彼出家，彼彼行腳，這裡是理。山寺入得一重，是硯子居。終日侍從底，是擲缽老僧腳下物。何勞他無齒漢子指手劃腳，然後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喝一喝曰：「我臨濟兒孫，肯借鼻孔出氣。」
湖南藩伯郎定庵，偕檀護紳士陶密庵諸公、主人破愚鐵目，請于萬福禪院陞座。旋視左右，曰：「今日一會，何異靈山？設有道：

『孟浪無過和尚。』老僧點首，曰：『好怪汝。』」良久，曰：「信受如來不思議身，信受如來不思議音聲，信受如來不思議智，自然興起正勤，不怯不退。」拈拄杖，卓一卓，曰：「在耳曰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接乎目，亦以儀覿。發揚蹈厲，以拓其智，上下交融，進止有度。總之，開發顯示諸佛正真之道。」再拈拄杖，卓一卓，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白雲端和尚拈口：『二尊宿各有一處打得著。』」師曰：「若論據款結案，不道全無銖兩，然則難逃五祖師翁說他語拙。夫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臨濟家法是你涯際得底？是你刻畫得底？是你汗漫得底？昔人盡其機智，列門庭，製要訣，不過彷彿皮膚，絕非骨髓，依稀名相，何關旨意？二尊宿是入室真子，不同門外遊人，只消此兩句廿一個字，予有的而奪有準，照含用而用挾照，正正堂堂，何啻八面禦敵？但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老僧操柄蒿枝，拂大蹈，步四千里，豈圖掃盡竹木精靈，稍稍令方來知有？且道今日是出不出？為人不為人？」乃復喝一喝，曰：「毫釐之差，天地懸隔。」
到華林，法孫定山會領監院實刊請主席，上堂。「老漢茲者不是時中出入游戲，切實為諸人一段大事因緣。既不肯埋沒後學，又爭敢刻剝古人？大空小空使得慣，不怕不聽教詔。禪和家天長地久，日子何在熱忙？單刀直入，不嫌鹵莽；放一線路，未必筭是紆回。顛言倒語底，我說此人應與他交椅坐；應時及節底，應與他板凳坐；理喪情亡底，應與他繡墩坐；知恩負恩底，應撥選三十人伶俐侍者，日日燒香供養他。昔僧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曰：『與我過淨瓶來。』其僧過淨瓶與國師，國師曰：『卻安舊處著。』其僧安置淨瓶，還來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未曉之徒看老子向紫羅帳裏撒真珠。雖然如是，曉者還稀。」良久，曰：「收。」便下座。
到嘉魚，麻邑宰颺言諸當事、任刺史仙孟、諸縉紳文學、眾善信居士、諸山大德，請就法華寺上堂。拈拄杖曰：「嘉魚一丸地，從來出生撐天拄地無情面漢子，在儒在佛總不肯囊藏頭角。老僧往返八千里，特特到來為他點開光明，又肯懼境藏形、隈刀避箭，說凡了凡、說聖了聖。」驀卓一卓曰：「試請詳觀。」良久，復卓一卓，喝一喝曰：「鏗鏘燦爛洞人天，倫序安和萬象宣。大智當筵難隱覆，只教領攬在機前。」
到簰洲，廣賢院主端次同諸護法檀越請上堂。「惺惺惺惺，莫待老漢惡罵。有頭角兄弟，不是老漢不解摩捋你、溫撫你，開張這惡潑門戶，見兩度三度呼喚不回，呆呆地坐看北斗、立覷黃河，有三言兩語難為出口。」驀卓拄杖曰：「盡乾坤人口到這裏，百雜碎。眾

中有一人大肯去、安樂去，猶是傷機之患。我言雖重，奉勸思存。」

武昌東巖寺語

佛誕日，汪觀察悔庵、程經也、夏孟紹、蕭培元諸居士請上堂。遂拈香瓣在手，曰：「擔水河頭賣，人見盡怪笑。家業祖宗傳，不奉終非孝。」插香，曰：「此日天下同，幾人通此竅？」就座，曰：「仰瞻頫視，地久天長。擎香無貢高之過，散花有無盡之懷。駿奔祖廟，端頌無疆。」顧視左右，曰：「請眾置問，看老僧荅。」僧出，遂下座，曰：「可有少分相應？」

竟陵死心道人本覺請上堂。僧問：「點著便轉，早成鈍置。三三四四，爭免郎當。」師曰：「我一向在湖南。」曰：「忙忙者匝地普天。」師曰：「不是一日行五百里順風，難得這裏相見。」曰：「恐成途轍。」師曰：「礙我行令。」曰：「莫將泥水滯春風。」師打曰：「速退，讓好人出頭。」乃拈起拄杖曰：「總不敢與這上座齊肩並躅者……」卓一下曰：「蓋為他機軸出在臨時。饒你縱變無方……」又卓一下曰：「他肯守定一路。更問如何是他正主，擲缽老僧替他放一線。南岳一宗，震耀天下。諸方因甚各說異端。」良久曰：「老和尚麤心轉盛。」復卓一下曰：「不是一類，秖可旁觀。」

陳居士華卿請晚參。「會取，會取。」驀豎一指曰：「俱胝好宗師，接機慣用此。不知死去見閻王，可能與今日相似。」連忙放下手曰：「我且收起這一指，看你諸人眼睛烏律律地，知他是活是死。」

天然、智光二禪宿，領法華社居士請上堂。僧出，師曰：「是從天降下，是從地湧出？」曰：「道看！」師曰：「今日一會，未是小緣。」曰：「有人領話。」師喝曰：「支離鉉辨，辱我宗風。」就座。良久，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中則在人。左來左中，右來右中。僧問疏山：『如何是法身？』山曰：『枯椿。』『如何是法身向上？』山曰：『非枯椿。』真金須入火。他未彰名，余不能取。汝諸人道：古廟香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喝一喝，曰：「如此遭逢肯受欺？」

丁未四月六日，上堂。「今日廣陵李仲連先生元配金孺人四十周忌，請南岳福嚴老和尚就于江夏東巖同真堂上堂。且道說什麼法？佛眼和尚曰：『今時人須自尊自貴、自成自立，方有個休歇處。』記得丁卯四月六日，先生於南通州李家寶儉堂發真實菩提心，自誓從今身直至佛身，為清淨大沙門。故四十年中得遇真善知識，得真

實透明佛祖綱宗，十年居學地，真實事師，三十年行道於天台、南岳、江淮、兩浙，教化真實大眾，而得正因出家、正因行腳，真實明道之士嗣其法，實始於孺人放身命底時節。大眾！要識昔之仲連先生麼？即今說法之南岳和尚也。南岳和尚所說之法，即仲連先生始終一貫之法。蓋和尚開堂歷三十年，說法已四十年。何故？《長阿含經》載：『佛佛出世南，家室有子孫、有神足、有侍者。』則家室一法也，存亡法也，修短法也，苦樂法也，舍諸法一法也。何事非法？何往非法？今所說之法一法也。此法強會不得，緣差不得，用力取不得，有意舍不得。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所以一切處尊貴，一切時成立。」卓拄杖一下，曰：「不得個休歇處，光陰莫虛度。」

山鄰弟子李勝宇、黃見之、蘇文元、陳瑞伯等請小參。「就人揀辨，還當得本參底事麼？老子不是泥捏底聖僧，忍見諸仁進前退後？古人事不獲已，齒罅縫落出一段兩段，本自峭絕，而今阿誰弱過？伊肯與折開，只管隊隊上來就我商量。老子事不獲已，也和你商量。二十椰粟棒擗脊揌來，你但領下，明朝看消息。」

弟子魏厥修，法名本初，請上堂。「今日大似在賓全主令，豈知達磨未西來，父母緣生口，便不肯挂上壁。諸人也曾打從知識叢林過來，曲彔木上早晚提段突兀話也未。近日南方，動則揮拳撒掌，鬥打紛爭。約至理論，便恁麼去，陷下麤心，阿誰救得？若或細針密線，煖室裏商量，只恐黃面傷心。看他法久弊生，何忍脅肩諂笑？」良久，曰：「向後踏著正脈，莫辜負人好。」

法子汾俞昭請上堂。「一夜作竊，不覺天曉。鳴鼓陞堂，盡情說了。」卓拄杖，曰：「白拈一派，源出獦獠。二株獨挺於朱陵，五葉孤秀於萍實。」又卓一卓，曰：「子承父業，孫重祖華。」復卓一卓，曰：「接人之際，不竭心力而與者，非夫也。」擲拄杖，下座。

嗣法九峰紀率闔院大眾請上堂。「臨濟初住河北，首唱斷際綱宗，於人境法不止三致意，益為運老輕觸，大中善弄爪牙，殃及兒孫若干。建立擲缽，老僧兩手空索索、張口乾曝曝，新九峰咳唾掉臂，風動雲從，曾不借力於父祖，肯學他臨濟架險憑空？老僧今日力疾上來，又肯飾詞褒獎，炫子之長？」喝一喝，曰：「誰為臨濟？誰是臨濟者？」

次日，山鄰眾弟子請上堂。僧問：「東西林下鳥，一段好音聲。出入耳門，寧有關節？」師曰：「老僧不欲亂天下人眼。」曰：「如斯爭奈何？」師曰：「你有一問，答你一轉。」曰：「不才謹退。」師曰：「若有疑慮，不難方便。」僧問：「花開本有風光，鳥語全提妙用。前僧已納敗闕，某也敢復支離。」師曰：「老僧敗

缺尤甚。」曰：「幸是。」師曰：「且看支離。」曰：「流布諸方，恐難收拾。」師便打。曰：「始終作主。」師又打。曰：「勿使外人聞此麤語。」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且說個什麼即得？」旋視左右，曰：「非但昨日，今日連贓捉敗亦不為遲。遠近隨風而湊，都道擲缽老僧兩日在九峰上堂，各各塵劫段不思議事，可得當下明白。若使無所關領而去，辜負遠來不易。若道且坐喫茶，這個是驢前馬後事，曳過旁僧又非公境界。」隨卓拄杖，曰：「劈腹開心，別處即不說也。」下座。
到洪山，長老明若同諸院大德請就本寺上堂。「擲缽老僧三十年，千言無一中，豈單單不上人鉤？此時乘聽眾未出三門，與他明白一下。」隨喝一喝，曰：「實謂如斯，北邙山下，千坵萬坵。溈沱家法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不欺人眼底，看此翁言之當否？福嚴直謂不然，第一句他家無你話論處，第二句勸你擔出看，第三句軟嫩嫩地實情無力。」良久，曰：「肯自領過，但請先行。」便下座。
到白鶴院，住持玉芝同眾護法居士請上堂。「千年一遇，正在此時。」乃震喝一聲，眾懵然。師曰：「疑情未息，如何遣撥？」良久曰：「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大大上大人，在處勞勞，隨所鹿鹿，豈但誌公不是閒和尚？」隨自點胸曰：「且道他畢竟圖個什麼？」復震喝曰：「鈍根阿師，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住漢陽大別山興國寺語

到寺，文山弟子密粹同居士蕭文遠請上堂。「今時叢林中兄弟，那個不自承當？低昂佛祖，陶鑄人天。老僧樂與羽儀，肯走作你？肯抑捺你？既承當得下，肯受人抑捺？肯聽人走作？有兩句說話，三十二年不曾輕易擔出，到這裏忍不得也。」喝一喝，曰：「一例順時祝贊，決非宗門建立。」卓拄杖，下座。
劉方伯元伯請上堂。「盡大地人各各置一問，問問各別，秖消寶應道個好字，直得天下歸仁。且道節文在什麼處？今時學般若菩薩，例皆精緻鬥對，希圖跨灶佛祖。福嚴分明舉似，臨濟出四種料揀、四種照用，七百年來不敢廢，者是叢林向上關，若人蹈著喜無量。今日有僧出來道：『請老和尚領話也。』盡力向道：『好！』其或進曰：『過分教令。』向道：『好！好！』」驀拈拄杖，曰：「木上座尊意謂何？」良久，自代曰：「好心得好報。」

半園闍黎請上堂。「有段話問師僧家，據你胸襟吐出來看。若起解會心，便塞斷胸襟了也。胸襟是你自己底胸襟，什麼人塞斷得他？你又何苦要塞斷他？胸襟有什麼所在，停蓄得纖毫？恁麼則胸襟究竟塞他不得。是凡是聖、是染是淨，是法身、是般若、是解脫，但吐得出，便是大火聚、便是太阿劍。不消用力，只貴臨時。而今是各展胸襟之時。」喝一喝曰：「若是師子兒，自然增勇健。」僧問：「名不干事，事不干名。依執滯名，於他玄隔。是耶？」師曰：「更有伶俐者。」曰：「有一句未當情。」師曰：「既墮中流，須早憤發。」曰：「恐亦未到玄源。」師曰：「非究理也。」
本寺監院嗣宗同徒瞻初請上堂。「若肯欺聖罔賢，埋沒諸人，便依根布葉，狎獵紛披去也。既不爾者，釋子聚會，不可作世諦流通。如此則將何饒益？請法聽法，諸賢究竟將底消結今日這段去就。」喝一喝曰：「你行腳之士，須開行腳之眼。夫行腳眼，非慧眼法眼佛眼所能較得，況天人之肉眼而能窺竊得？畢竟要我說與你，只要你一信，可不省力？」
佛林庵無染禪者請上堂。「在昔有個老和尚，一日示眾曰：『不得閒過，念佛、念法、念僧。』會中出一員不帶伴侶底禪客近前曰：『某甲單單只念自己。』老和尚痛叱為驢。據福嚴看，這老和尚原不曾輕視此僧，但不知此僧可看得這老和尚上眼也未？今日平心與兄弟商量，這老和尚是誰？便是有佛處不住、無佛處走過底老趙州，打從十八上破家散宅了，到處孤迥迥、峭危危過平常日子，一旦年老心孤，無事生事，教好人家兒女緊靠著三寶過活，不道他無業性，將來撲在人天位中下淚謝過，已遲八刻也。這米囤子一向道：『莫歷他門戶。』又道：『纔有纖毫，萬劫不如。』為什麼臨老眼花，屈膝妥尾，一至於此？雖然，莫聞我與麼說話，便坐定在空劫裏許。不見三峰老師三十年只教看個竹篦子話，道：『喚著竹篦子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有什麼人？向什麼處安排？他正大修行人，著衣、喫飯、屙矢、放尿，闕一不可，纔擬作佛，太費心力。」喝一喝，曰：「佛眼、法眼盡打睡，天眼、肉眼何足貴？西來大意久浮沉，不早舉似恐後悔。」
本山定姪禪師率監院嗣宗同護法眾居士請上堂。「今日齋飯較細。」良久，曰：「阿姪定興國稽首方丈，曰：『先白雲出世二十餘年，掌叢林者七，非人類精奇不敢登其門，一時王公貴人循循巾缽，此山實為發源之初地。伏乞和尚垂念，同一佛生，披露微言，為世信式。』老僧道：『我師兄久矣為天下信、為天下式，我何能信式？我師兄記得白雲乘和尚住此山日，僧問：「如何是一句底賓？」乘和尚道：「黃鶴一去不復返。」僧曰：「如何是一句底主？」乘和尚道：「白雲千載空悠悠。」僧曰：「錢是足陌。」乘

和尚道：「今日齋飯較細。」』」師乃召眾，曰：「來！來！四十年前齋飯較今日齋飯何？若體理得出，非父不生其子；體理不出，非子莫顯其親。夫沙門者，播揚大法，須從自己胸襟流出，方纔蓋天蓋地。白雲和尚等閒吐一句子，一回思想著，豈止一傷神？大千俱壞，此句不壞。其有不信而式者，可不道今日齋飯較細？」

李學使元仗請上堂。「端天下英異之士之所趨向，使之望風而馳，不失尺寸。非是各自有禪，各自有道，此外更有何法？亦非樁立意根，收其奔放之心，曲制潛匿，然後謂之克己復禮。請觀古人之所對者而發之。昔有僧問禪師：『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對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又問：『罪福之相如何了達得無同異？』對曰：『絺綌不禦寒。』今之學者謂自心非外有，妄盡而自返。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直趨祖佛之域，頓獲聖人之心，有故也。」卓拄杖曰：「舉似天下人。」

饒大參型萬請上堂。曖顧一眾，震喝曰：「能使王公貴人聞聲而悟、瞻顏而證，非宿具深慈真願，雖親見尊宿如汾陽、趙州有大聲價，秖高虛氣，那得收實效於意言之表而光遠他耀？今者慧業文人虛懷問道，空腹老僧難為酬荅，普請大眾各施神用。」良久曰：「盡乾坤是當人自體，形著影出、聲呼谷應，學者囿於見聞，使聖人光大通變之道反膠瑟柱。然則禹之治水、孔之聞韶，然乎？不然乎？」復喝一喝，顧眾曰：「參。」

下太翁孝旨居士請上堂。舉：「汾陽先祖道：『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據坐，但有來者即便咬殺。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師曰：「腳下孫子嘗閱《臨濟正宗記》，從南岳讓祖而下，中心悅服者只得十一世，至我祖無能尚矣。今日不得不有說焉。老大宗師自不解作主，容個畜生不識好惡，觸忤賢良。所以自到興國，每日打開兩扇門，大坐當軒。凡有來者，不用方便，亦無揀擇，個個許他升其堂、入其室，親見其人。他若是個人，語也著、嘿也著，四威儀中何處不是他放身命處？最可笑者，疏山矮師叔，他道：『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乃高聲曰：『菩薩子不信，打鼓普請。』看我孝旨居士永昭今日較昨日差幾尺地？」良久，曰：「前三三與後三三，落得身心從此閒。」

婁孝廉南石居士，法名于衡，請上堂。「淨智為天，正智為人，智智流通，曹源一派便展轉相續去也，所以向上人不可思議。而今但一切時中超超然于等、妙二覺之表，決定不流至第二念，一不拘滯於佛境界，一理一切理、一事一切事、一心一切心、一道一切道，別無照顧、別無曉了、別無趨向、別無保任，天地、河海、風雲、

草木盡是助顯你思議不及一段事，但得現前兄弟點首歡喜，老僧得也。」
上堂。舉：「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道？』(官禁不容潑屎潑尿。)山曰：『卓。』(睡來還合眼麼？)僧曰：『擬向如何？』(亡僧還喫飯麼？)山曰：『失卓。』(竟不向上道與他。)後僧持此語問徹和尚：『洞山意旨何如？』(伏聞鈍置人者，遭人鈍置。)徹曰：『虎鬥龍傷。』(嘗言達磨大師缺當門齒。)」乃曰：「洞山相承。因言：曉人之旨，吐詞如磚塊鐵屑，非有所造也。徹公重糝姜椒，益使食者難于下咽，致令多少旁觀拊手大笑。」良久，曰：「嚼得碎者，自不如此。」
法子嵒頭徹請上堂。「佛佛出世，有諸人一坐具地，南北東西橫豎不出佛地位，三身四智露冷風寒，八解六通泉飛石麗，目前旨略不怕諸方取則。更有一格，莫作等閒咬人，火急者宗脈未露，見你氣息取辦圓頓，恐覓個出頭處不得。何也？」卓拄杖曰：「大統綱宗中事，別處往往放過。」
德山副寺泳明請上堂。「作者相見，何用煩詞？苟不盡意，殊難為懷。佛祖大意淺而易見，故作崤函老僧罪過。」旋視周匝，曰：「天高而居上，地卑而居下。中問黑白貴賤，趨趨翔翔，不待緣木求魚，各各見義勇進，或不至勞而無功。」拈拄杖卓一卓，曰：「豈是強生節目？」
什邡院主念純同眾護法居士請上堂。僧問：「併卻咽喉，請道一句。」師曰：「有恁麼心行？」曰：「事須斟酌。」師曰：「昨日不得已，白鶴院裡曾小小納一上敗缺。」曰：「意不至此。」師曰：「今日不過更要我大大納個敗缺。」僧作禮，曰：「爭敢！」師不顧，乃就座，掀髯一笑，曰：「人人總道個老子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誠如所言，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卻成授記老福嚴了也。禪風日下從迷入，迷者自甘流轉。知識出世如救倒懸，那討閒心游獵州縣、摭拾山水？而今誠實說向，有事近前決擇，無事潔淨心地，莫心生閒草。」卓拄杖，曰：「非常人物，領之一字也不消得。」便下座。
王大參茂衡請為令兄節推，對靈位陞座。「古來有輩尊宿，秖教人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據擲缽老僧，猶自內身外器岐而為二，不達如來意，枉服大乘藥。無邊身菩薩不見如來頂相，無邊身外別無如來，若見如來則有二如來也。所以道：但無諸見，即是無邊身。外道樂於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如來者，諸法如義，如即無生，如即無滅，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敢問即今節推王公之靈，安之聖位耶？安之賢位耶？安之天上、安之人間？不見道：『內見、外見俱錯，佛道、仙道俱惡。』以故祖師直指一

切眾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且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一句如何通信？」喝一喝，曰：「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七

嗣法門人濟璣等編

靈巖廿一錄卷上

和尚建大法化吳越三十年，至甲辰得二十會，復有請為廿一錄，小師果成記。

長蘆簡石西堂莊嚴母氏，請上堂。「法身無相、無相法身之母，觸之不得，背之不可。握節當胸，實為沉屈。撒沙向人眼裏，還抬手得起麼？」驀拈拂子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隨放拂子曰：「樹倒藤枯也。本生父母臥在荊棘林中，如何相救？」喝一喝曰：「三十年後，知老漢徹底婆心。」

薦嚴陳太僕皇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莫顛倒。」僧問：「乃至蠢動含靈，未曾於此一分真如中有些子相違處，是否？」師曰：「可惜光陰。」曰：「直下承當，不勞功用，是否？」師曰：「賺汝皮囊。」曰：「請師提獎。」師曰：「苦死人。」僧問：「三界智人未出母胎，神用何在？」師曰：「我許你此問。」曰：「誰入法界？」師曰：「你多少時在老僧這裡？」曰：「不肯便離人天去也。」師曰：「即不辜負你。」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何待月落後相見？」曰：「果然高過古人。」師曰：「古人高？朗月高？」曰：「平出。」師曰：「老僧不及上座。」乃起身曰：「即將此段問荅進之皇士太僕，太僕有靈，爭肯撲在人天位中？」隨顧眾曰：「我鈍置你猶可，你鈍置我太煞。」便下座。

上堂：「山僧今日就你身上割一塊子似與你。」驀出兩拳，曰：「是皮是肉？試請分疏。」良久，擊香臺，曰：「木頭何異？畜生何異？」袖手下座。

晚參。「山僧今日就你身上割一塊子似與你。你若知得是自身上肉，定不縮手縮腳，佇目凝眸，銖銖兩兩，較精較肥。若見得血滴滴地，反自生疑生怖，不但忘卻自己，亦且錯過目前。豈不辜負山僧個副驢肝腸。」

弟子方新請小參。「饅頭從你咬。新麥麵少喫。」僧問：「肚飽無力時如何？」師曰：「再喫一頓。」曰：「顯揚宗教時如何？」師曰：「念上大人。」僧點胸曰：「某唯一己。」師曰：「可知禮也。」僧問：「如何是心地？」師曰：「不長無明草。」曰：「多少分明。」師曰：「看時不見暗昏昏。」

眾檀越請上堂。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恩義盡從貧處斷。」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拘小節。」又問：「古人道：『狂機內有道人身。』如何是道人身？」師曰：「潦倒不堪。」又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自從別後見君稀。」良久，顧左右曰：「也不屈著你。」便下座。

都寺徵聖五十初度，子徒佛基、上蔭請上堂。僧問：「將弘永圖，必布新令，願俯群情。」師曰：「老僧口頭覓得底當不得。」曰：「進以禮，退以禮，其所由來尚矣。風度詳閒，卷舒惟道。」師曰：「一等行腳莫教錯。」曰：「將寄陶鈞，尚思末掖。」師曰：「奉勸趁色身強旺，為眾竭力去。」乃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原不附物。老僧四十年披究宗乘，見參學兄弟大抵有三種不易：轉煩惱入菩提易，博地凡夫成佛易。所謂不易者，言必信，行必果，好賢惡不善。若人透得，百年三萬六千朝咳嗽一聲。曰：秖有這漢較些子。」

晚參。「今時學者盡道：但易慮於可作之初，革情向誤為之後。念響佛底人家即得，這裡即不得。」客司近前作禮。師曰：「有客且去。」便起身。

長至，檀越請上堂。震聲一喝曰：「兩行立地師僧，便道高座上老奴不肯歇心，盡力掙一口氣，要發揚幽滯，振拔伏匿。」隨點胸一下曰：「伊秖是依而行之。古人沒轉變，但言盡卻今時。句前句後，是諸人難處，是諸人易處。總之，你自作崤函，分天限日。一線長，長一線。」復喝一喝曰：「無人話歲寒。」

受荊州玉泉主院三學法師請，上堂。「正法眼，看他北鬱單越、南贍部洲，事同一家、情塵一翳，如隔須彌。老僧合水和泥說向你，你又將作壁立千仞。老僧壁立千仞說向你，你又和泥合水會去。開卻路，祖師來也。」卓拄杖一下，曰：「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有朝聽得玉泉寺裡鐘聲鼓聲，是老僧和盤說向你時節也。且先與道回文。」又卓拄杖，曰：「樓閣凌雲疊翠層，皓公諸老舊儀型。而今出手還相接，迎笑名藍別起亭。」

小參。僧問：「如何是真佛？」師曰：「相見何曾不注腳？」「如何是真法？」師曰：「豈是閒開兩片皮？」「如何是真道？」師曰：「勸君不用栽荊棘。」「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一盲引了眾盲行。」「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卻笑癡人閒費力。」「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洗腳處更不安排。」又僧問：「如何是真佛？」師曰：「似此之輩，全沒心情。」「如何是真法？」師曰：「闍黎致問，老僧有答。」「如何是真道？」師曰：「冥冥一去，杳杳何知？」

莊嚴堆山太守，上堂。「一杓兩杓不輕易，三杓四杓如何當？」僧出，師曰：「欠你一個餬餅不得。」僧作禮，曰：「幸是某甲。」師曰：「灼然難得似上座者。」乃曰：「一切無心，一時自偏，號為秘密。若待將一塊矢驀口抹了，更咬人手，直饒演出妙中之妙，殊無利益。」喝一喝，曰：「日用總持門，淡而還有味。」

晚參。「年殘歲逼，無暇說祖宗長話。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三峰的要舉似。」拈竹篦曰：「看此老子肺腸。」僧問：「不傷物義，敢速請旨。」師曰：「幸對人天。」曰：「庶使先宗有據。」師曰：「肯向眼睛上下一釘。」曰：「苦切之言。」師曰：「又奚為？」僧喝。師曰：「何故因循至今。」

除夕，小參。「臨濟說有七事，靈嵓那來一事？而今漫有商量，豈是無事討事？」乃咳嗽一聲，曰：「如此甚生可畏，說與你後生晚輩。」

乙巳元旦，正宗上人請上堂。「在孤峰頂上，年年歲歲從不曾分劑心量、飲食衣服，討甚潛行密用來？黃梅四百九十九人盡會佛法，尚有盧公一人不會佛法，當時稱他是過量人。靈嵓過量堂裡人人過量，所以不將他眼作自己眼，肯似諸方教他旁家舌上取辦，打頭年朝第一日。無事，珍重。」

梁溪楊弘生、松生請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如何是真佛？」曰：「且無蓋覆處。」師曰：「如何是真法？」曰：「三千條罪莫大於不孝。」師曰：「如何是真道？」曰：「每日與和尚道。」師曰：「拈卻三句又如何？」僧作禮，曰：「有度敢禮三拜。」師曰：「總是現成公案。」又僧出如前問，僧答第一語，曰：「曾不夜行。」第二語，曰：「投明剛到。」第三語，曰：「不是大死卻活，爭敢草草？」師據座，良久，曰：「於佛未生時，靈嵓亦有三轉，權作供養，不中兄弟。若論真佛，老漢笑他高頭強項；至於真法，一眾聽他胡亂指注。秖有真道，老漢與大眾同時喫，不同時屙。何故噇？多年脾胃不實。」

晚參。舉：「臨濟大師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僧出，師問：「如何是第一句？」曰：「某甲秖向和尚道第二句。」師問：「如何是第二句？」曰：「朗州山，澧州水。」師問第三句，曰：「四海五湖王化裡。」師曰：「三句作一句說，又作麼生？」曰：「今日十四，明日十五。」又數僧出，次第問答已，末後拶一僧出，問：「如何是第一句？」曰：「道得不道。」「如何是第二句？」曰：「苦苦抑逼人作麼。」問第三句，曰：「卻請和尚道。」良久，乃曰：「第一句不審從什處起。第二句老僧答你，你還信否？

第三句忽然出得頭，喚你作自救不了，得麼？其餘祖佛為師，人天為師。」喝一喝，曰：「更嫌什麼？」

堯峰耆舊柏泉入塔，諸弟子請上堂。「男兒鎖子黃金骨，儘你拋撒亦不狼藉，更若函蓋相應，向什麼處覓他縫罅來？縱橫十字，則光被萬靈；同心一儀，則廣益群品。有不蒙斯利者，老僧拄杖拗作兩橛。」隨卓一下，曰：「不假風雷自有奇，通身鱗甲何為者？從教斫額望千峰，正正堂堂可知也。」

晚參。「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破家散宅。』老僧十八上直是影子也摸不著。你等十八上作何勾當？」僧曰：「某甲兀兀癡癡，秖恁麼過了。」一曰：「咬盡生姜呷盡酢。」一曰：「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一曰：「苦兩片皮。」師曰：「事事遭人鈍置。」便起身歸方丈。一僧咨和尚：「南泉十八上作底是什麼活計？」師曰：「隨分。」曰：「趙州十八上破家散宅了，如何遣情？」師曰：「摘楊花。」

香象宗道者率門人鏡善鑒請上堂。「古今榜樣，論人則老僧弗諱，兄弟莫久立。塔稜黯澹六朝色，殿鐸琅璫太古聲，境作麼生奪？」喝一喝曰：「臨濟來也，普化、克符，成則是？褫則是？」良久曰：「三日後看，三日前看。」

鏡善鑑率諸弟子請上堂。僧問：「鎔鈅盤釵釧作一金，即此用？離此用？」師曰：「訛言亂眾。」曰：「春寒料峭，惜口較他縮手」。師曰：「驢唇先生決定不是馬簸箕。」曰：「多處不消添，少處還加減麼？」師曰：「老漢誑汝，自得大罪。」曰：「善體此意，總不煩照顧也。」師曰：「猶然自作崤函。」僧問：「三日前有一問，今日不可諱卻。」師曰：「今日是初六？不是初六？」曰：「單襟狹量，未易窺測。」師曰：「若斟酌得去，也不虛親到靈山。」曰：「欺人者人亦欺之。」師曰：「有什麼共語處？」曰：「某也幸師喝退。」乃曰：「費甚老力，破汝憍慢，增汝智慧，撥開自己古路，腳跟下蕩蕩地東來西來。快哉！快哉！」喝一喝，曰：「不信吾家正徧知，論劫莫能成正覺。」師誕日，開化堂主請上堂。「今日本分說向你，六十年漿水錢討頭腦不著。等閒肯曲順人情，赫日裡爍破閻黎面門，不甘棄隔。殊勝急索，抖擻精神。」喝一喝，曰：「臨濟下火發，能容得你打開骨董箱子。」

晚參。僧拜起曰：「咨和尚，臨濟祖師曰：『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如何是一句？」師曰：「信彩道看。」「如何是第一玄？」師曰：「有口原來道不得。」「如何是第二玄？」師曰：「而今卻道得也。」「如何是第三玄？」師曰：「道得道不得，與他甚相干。」「如何是第一要？」師曰：「執事原是迷。」「如何是第二要？」師曰：「契

理亦非悟。」「如何是第三要？」師曰：「別後都城舊知己，暖煙斜日又黃昏。」僧復請權實照用之旨。師止之曰：「老僧三十年坐這板頭上，扯無數葛藤，總不曾提著這件事。難得上座今日問到這裡，不覺狼藉如許。雖然要領得以上言句，莫道老僧開大口在，今屈指得著底知識不道無，只是少。」

次日上堂。「潦倒江湖上，竿頭事可咍。一回浮子動，又是上鉤來。五州管內秖得個老子是真實會三玄要底，其餘舉揚竭力，甚見乖張。儘你說到十成，難搆佛慧。何故？推一下便倒了也。昔年有個同參問老僧：『如何是第一玄？』答曰：『同門出入。』『如何是第二玄？』答曰：『宿世冤家。』『如何是第三玄？』答曰：『上士聞之笑未休，中流特地生疑惑。』當時兄弟家大半不伏善，老僧冷笑曰：『古人剛地成多事，展事投機累後人。屈指三十年來要尋當年個不伏善底兄弟，實亦罕得。』」隨顧左右曰：「畢竟這事如何？」良久曰：「轟轟一掌連腮下，眼目從教什處開？」

青浦民望吳居士得子，請上堂。僧問：「麟龍產麟龍，華鳳生華鳳。未審拄杖子生個什麼？」師曰：「如是信解，如是長養。」曰：「後代傳授，將何指南？」師曰：「如是度脫，如是成就。」曰：「和尚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不其然乎？」曰：「猶自不信。」師曰：「是你。」僧問：「春山疊亂，春水汪洋。顧鑑之機，如何辨的？」師曰：「不大稱老僧之意。」曰：「雲門師兄肯諾全也。」師曰：「何能副檀越之心？」曰：「大眾還知跛足阿師今日受屈麼？」師曰：「非老僧過督。」曰：「咦！」師曰：「宜知之。」乃拈起拄杖，曰：「若要報佛深恩。」卓一卓，曰：「聖聖相傳，如是信解，如是長養，如是度脫，如是成就。而或不然，老僧拄杖向什麼處閣？南來北來，東來西來，賢愚共相出入，聖凡眼見耳聞。這回放過，後會難期。」良久，復卓拄杖，曰：「又爭怪得古人望影而心馳？」

嵩江朱公協居士求嗣，請上堂。僧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庭前柏樹，幾時生子？」師曰：「恁麼來，老僧早為你助喜了也。」曰：「某甲見不到這裡。」師曰：「別有生機，益見光彩。」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師曰：「增上慢比丘，你是第一僧。」問：「楊岐正脈較他密室真子，如何是密室真子？」師曰：「問得恰當，老僧答你。」曰：「三翦衝鋒，四雄踞地。」師曰：「喫卻施主飯，將何報答？」曰：「棒頭迸起玄中要，千古家風讓阿誰？」師曰：「向上還有也。」曰：「大眾看取。」師曰：「速！速！」乃拈拂子，擊香臺，曰：「這漢忝繼先宗，續明後燄，正令全提，各須靜聽。天中來底菩薩，朱、秦、尤、許；人中來底菩薩，何、呂、施、張。一一舉措，看他上流，將來與我蓋天蓋地。

直饒臨濟大師高聲連喝，螢光難比太陽；德山和尚熱棒痛施，蹄涔敢擬滄海。何故噇？」復擊香臺，曰：「浩劫有窮，斯文不泯。」小參。僧問：「恁麼來者，著向什處？」師曰：「諸方火葬，我這裡活埋。」

梁溪弟子聖傳，莊嚴舅氏慎言上人，請上堂。「老和尚打鼓升堂，並不把斷要津。東來西來，聽你自來。剪得斷老和尚舌頭，不虛一來。設有一人放過老和尚，又不失卻本命符子。我說此人有一事，奈他不何。」顧左右曰：「是什麼事？」僧問：「剪斷天下人舌頭底，為什被夾山擒下？」師曰：「達磨大師所傳心印，掃地盡也。」曰：「會得無舌人解語底，還扶得起麼？」師曰：「真個要扶起那？」僧一喝。師曰：「以後切忌作如是話。」僧問：「若人識得春，萬劫元一春。立夏五日也，春在什麼處？」師曰：「多見時流錯會。」曰：「僧堂裡底，寮舍裡底。」師曰：「對僧堂裡底說，對寮舍裡底說。」僧作禮曰：「孟夏漸熱，伏惟和尚起居珍重。」師曰：「客話。」僧問：「靈光獨耀，迥脫根塵。所薦先亡，當居何品？」師曰：「這露柱成年不醒。」曰：「偏正不拘時如何？」師曰：「下階兩三步看。」僧不審。師曰：「慎言這廝笑你。」便下座。

晚參。「可憐生！」僧問：「膏肓頓起時如何？」師曰：「更加鍼砭。」曰：「何時而已？」師曰：「臘後看。」僧問：「作何行業，報得四恩三有？」師曰：「我坐你立。」曰：「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猶掛三寸。」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什麼？」師曰：「立在眾人前。」曰：「如何是超毘盧、越釋迦之句」？師曰：「萬千無一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依舊可憐生。」

晚參。僧問：「如何是堪與祖佛為師底人？」師曰：「口掛壁上。」曰：「如何是堪與祖佛為師底句？」師曰：「不消收下。」僧一喝，師曰：「其為人也而好犯上。」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不唧溜。」曰：「今日落便宜。」師曰：「好。」

楊靜山太史斷七，上堂。「為檀越修福也。」僧出曰：「某甲初心。」師曰：「對眾說。」僧拈香曰：「曩謨三漫陀沒多喃。」師曰：「此國土，他國土。」曰：「還到西天麼？」師曰：「又去那裡作麼？」僧作禮曰：「特謝重重相為。」師曰：「吽發。」乃曰：「發揮古宿機語，聊表二十年道。舊昔楊侍郎與唐明嵩和尚問答，問：『南宗之旨，北土大興，承誰恩力？』嵩曰：『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游。』楊曰：『清涼山裏萬菩薩。』」師曰：「一句當天，八萬生死門永絕。楊公扼其要領，嵩老眼光爍破四天下也照

不著。若能如是體得，方與向上人同也。不然……」喝一喝曰：「又要從頭起。」

新安江天胤居士同令子之白請上堂。僧出，師喝住，僧退，師曰：「從來姿韻愛風流。」良久，乃曰：「上上人一撥便轉，不自謾昧，向諸人作一場佛事。麥秋時至，日永風暄，樓閣清高，雲山縹緲，道遠乎哉？聖遠乎哉？前佛性命，後佛紀綱，何曾在別處？一念相應，剎那萬劫。」拈拄杖，卓曰：「若能委悉，對眾商量；如或不然，老僧與孔夫子下個註腳：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

懺罪祈嗣，請上堂。舉：「三祖璨大師參二祖可大師，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請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師曰：「固樂為說。璨公不將祖宗言教貼額上，足稱香至王子當家種草。可師指南一路，大似人家兒子，觸目皆乃父資本，肯取他家用度。所以綿遠至今四十餘代，雲日麗天，光曜祖烈。雖然，靈嵓更有進焉。夫自性非外來，幾返而脈長。我正法眼藏，其在利根，善自保任。」

萬壽萃孫請上堂。僧問：「玄素不殊，官商同度。云何舍於外法，知見內法？」師曰：「上座能奇能異。」曰：「非耳目所可到耶？」師曰：「老僧省徑省心。」曰：「願有進焉。」師曰：「未必不併見於此時。」僧顧左右曰：「當如是淨治身口意業。」師以拄杖卓地一下。僧問：「茶芽蘼簌，筍角狼芒。廚庫山門，添得幾多風彩？」師曰：「向你道什麼即得？」曰：「若然者，水牯牛飽足觀光也。」師曰：「而今即得。」曰：「某甲今日也是齒不關風。」師曰：「豈更甚於老僧？」僧問：「山門前破草鞋，尋常鼻孔撩天，只是無人顧著。因甚趙州一見，便乃頂戴奉行？」師曰：「大大長篇，更希惠教。」僧一喝。師曰：「伎倆如此。」僧問：「古者云：『一飽忘百飢。』因甚又嫌渠無力？」師曰：「總提不起。」曰：「吐得黃金，時流所重。如何又道終是不貴？」師曰：「曾見幾人來？」曰：「坐斷頭尾一句又作麼生道？」師曰：「後五日。」乃曰：「祖令當行，爭似今日？決定決定，笑破人口。在賓全正令，立主要須圓。波隨月汎，影逐日移。入州不看官路，光陰非旨趣。朝雜人煙，暮慚雲鳥。一條濟水，射透新羅。正當與麼時，犬吠虛聲切，癡心望遠帆。靈嵓老拙，諸色不會。惟我一眾，自然弗怪。」

晚參。「僧問德山：『如何是宗門奇特事？』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曰：「與老子茶喫。睦州和尚一日喚僧，僧回首，州曰：『擔板漢。』」師曰：「與老子麵喫。僧問忠

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曰：『與我過淨缾來。』」師曰：「與老子飯喫。僧問先三峰和尚：『如何是學人自己？』和尚曰：『不可坐取安佚。』」師曰：「與老子方便。何故噇？近代尊宿牙齒盡不關風，有問自己，必然道：『喫茶底、喫麵底、喫飯底。』咄！喫飯底！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是什麼奇特事？盡其神力，要喚轉這擔板漢，直饒過得淨缾來，未必契他本身盧舍那。流言止於智者，德山堂頭，近日遷化。陳觀察有紀異一篇，禪和子聞說，盡作奇特事，每日口吧吧地，不可坐取安佚。學道人一切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管他火燄裡身光遍界，牙齒壞不壞，種種神異。」卓拄杖，下座。

晚參。舉：「佛眼和尚曰：『如今直下信得，道是也，己名不唧溜者；況更不能直下信得，又堪作什麼也？』」師曰：「靈嵓擬與你商量，惟恐龍門見笑；靈嵓不與你商量，猶恐龍門見怪。」拍禪床，曰：「情旨不錄。」

端午，龍牙諟長老歸覲，請上堂。僧問：「蒲劍拂清風，畫斷諸方話墮。」師曰：「大好時節。」曰：「洎成錯過。」師曰：「適於眾口底，可別拈出。」曰：「實不相謾。」師曰：「依舊入枇杷樹裏去也。」乃曰：「浴蘭湯兮法華，以登上藥，以蠲諸毒，是上古之遺型，非今時之急策。四溟東海流，般若波羅蜜，我輩林下人，取之不竭，用之無窮，五風十雨，松窗木榻，聖心凡意一爐香，季運二千年遠旨，我家風景出尋常。」

上堂。拈拄杖曰：「秖此一端，深遠莫倫，悠長無際，祖師門下確乎其操、邈乎其度，說什棲真蕩穢、離俗遺務？日用活計，千聖相傳，自立自成，特尊特貴，去此外修似較辛苦，莫聽他人說。龍門老叟曰：『黃金為骨玉為稜，莫聽他家此日尋，多少從來悟心匠，盡將底事繼威音。』末上又曰：『咦！』」師隨聲曰：「咦！不假尖新，自然奇特。」毘陵楊狀元百日，令嗣太史伯仲請對靈陞座。「聽無事是貴人，誰人無事？即今靜山太史有什麼事？目前孤明歷歷，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峻；處處不滯，通貫十方，如石含玉，那知玉之無瑕？所以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別不能回換。山僧今日逢佛說佛，設有疑者，此清淨光亦能透過十方。」良久，曰：「便與麼信得，一時著便；若論玄微，老僧不會。」

到毘陵太初院，主席法姪覺堂久，率眾請上堂。僧出，師曰：「住。」曰：「風以時也，雨以時也，莫言禾黍不陽艷麼？」師曰：「我今為汝保任斯事。」曰：「於古可，於今或不可。」師曰：「莫疑人。」曰：「信斯言也，何患古風之不振？」師曰：「更與一隔。」曰：「一場快。」師曰：「住。」又僧出，師曰：「住。」曰：「日上月下，山深水寒，還假時人功幹麼？」師曰：

「是。你到這裡還住得麼？」曰：「真個那？」師曰：「住之一字，也不易言。」曰：「實是某甲疑處。」師曰：「住。」乃曰：「但有來者，向道住也。將謂是者，我不是你；將謂不是，我卻是你。秖如今是不是處薦取，一一轉向佛未生時，亦不是你住處。此外別求，展轉失照。夫我沙門每日區區，端為何事？若不將為事，不干老僧事。」

毘陵天寧聲白律主，同陸護法喬梓，請就本寺上堂。僧問：「今日特地降尊，為是不住相以垂慈？為是橫身而育物？」師良久，僧曰：「忙忙者匝地普天。」師曰：「莫是要一念萬年麼？」曰：「未到這裡不妨疑著。」師曰：「莫是要純清絕點麼？」曰：「與麼則易，不與麼則難。」師曰：「不信。」僧問：「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指香臺，曰：「秖這個何似陸亙大夫家中一片石？」師曰：「適纔答這僧話還有過麼？」曰：「人天眾前不欲造次。」師曰：「此是對家裡人說家裏話。」僧喝，師曰：「誰是家裡人？」曰：「吽！吽！元來共我作道理。」師曰：「天寧主人笑你。」乃拈拄杖，曰：「吐得黃金，諸方間有；依倚一物，靈嵓絕無。饒渠不作個解會，亦未許渠在。何故聱？顯照底人即易得，顯己底人即難得。不見道：悟無念法者，諸法盡透；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到諸佛地位。孝標居士以無念之法，三十年中游戲神通、淨佛國土，今七十大誕，令子令孫請山僧一語，以永慧命。」隨卓拄杖，喝一喝，曰：「一喝一卓，清風生角；眼若放過，耳裡不落。堪愛！堪愛！真實意中真實意，行深般若觀自在。」

梁溪秦護法莊嚴太夫人，請就北禪寺上堂。僧問：「五月賣松風，錫山縣裡甚麼人酬價？」師曰：「從來此事少人知。」曰：「時值不諧，空相馳突。」師曰：「汝知之否？」曰：「教某甲口掛壁上不得。」師曰：「知即辜負老僧，不知埋沒自己。」曰：「天氣炎熱，伏惟珍重。」師便打。曰：「可憐門大開，而人不肯入。」曰：「世出世間所有言句，還該攝得麼？」師以手畫一畫，曰：「但隨老僧手看。」曰：「恁麼則過去現在皆承恩力。」師曰：「寥寥千古幾通津。」僧問：「文殊三處度夏，迦葉正令全提。未審有當世尊大意否？」師曰：「待問世尊，卻來相報。」曰：「老大宗師慣自剪人語路。」師曰：「世尊不答。」曰：「莫謂此會無有尊者。」師曰：「無以小智妄測大方。」乃曰：「謹護蠟人，九旬禁足，乃祖宗教旨。老僧不守本分，中夏猶在這裡。如斯之作，尚可量哉！然從上諸聖悉所稱歎，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即今現前人非常人，云何是非常之事？」喝一喝，曰：「可知所以有生

滅，解舉方能忘取與。光明寂照偏河沙，慎勿於中論爾汝。」卓拄杖，下座。

梁溪保安主席法子去息溟，率諸檀護請上堂。僧纔出，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曰：「一等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僧掩耳而出，復上前問：「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烏那青青黯黯處，莫是九龍峰麼？」師曰：「有一手土不肯撒你面上。」曰：「是即是，可惜許。」師曰：「恐驚一眾。」曰：「不是大方，事難殷鑒。」師曰：「別具隻眼，尚不嫌遲。」隨聲便喝。曰：「他時後日謾人去在。」師又喝。僧問：「一切處是個句，七出八沒，溫恭儒雅斖？」師曰：「連日客事匆冗，無暇精製好語。」曰：「趙璧本無瑕。」師曰：「一轉兩轉則可。」曰：「但自莫相誑。」師曰：「三轉四轉不可知也。」僧喝，曰：「有什麼過？」師連喝兩喝，乃舉：「僧問投子和尚：『如何是沙門立足處？』子曰：『若有立足處，不名沙門。』」師咄曰：「這賣油漢！一向道：油，油，油！慣了口門，全沒關鍵。夫沙門者，不合一切、不共一切、教化一切。若自無立足處，一切人向什處成立辦事？每日向道：不凡不聖時，立凡立聖，諸見不生，通身紅爛，無我相、不作大，始名出塵師子。斷得世間來往，定生兜率內院；若不斷世間來往，爭免人家做兒子？何故？一切處不作模樣，所以一切處是他住處。設有問：『老和尚纔離了蘇州靈邕到常州，或太初、或天寧；離了常州到梁溪，昨日北禪、今朝保安。畢竟那裡是立足處？』聽吾偈言：『老兒無定法，到處插隻腳。聞鼓聲上堂，肚裡直急煞。』」便下座。

香庵禪者領檀越請上堂。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打二十棒了再來。」曰：「和尚莫使人尋流。」師曰：「無風往往生波。」曰：「亦不是源。」師劈頭打下，曰：「怪老僧不得。」僧問：「生死沉淪，如何得出？」師曰：「什麼劫中起？」頭曰：「肯自沉溺。」師曰：「什麼劫中出？」頭曰：「不昧真機，敢請直指。」師曰：「依舊淪溺。」乃舉：「指話會頌曰：『洞山語孤孤，言淡人難措。舉目會宗風，辜負西來祖。』」師曰：「此句中玄，好看好看。若還更說，無端無端。」

悼許子上堂。顧左右良久，眾罔測，師長歎，復顧左右曰：「庶庵許子以中丞庭訓師老僧。庚辰，庶庵方十五，補博士弟子員，中丞遂捐館舍。明年，老僧一杖撥天台雲，錢塘濤惡，不隔庶庵音問。知負笈從二，無慰余遠望。乙酉，老僧四月出天台，兵阻夫椒舊隱，庶庵竟剪髮，朝夕侍隨，循循衲子。丁亥，長歌痛哭，送余歸天台。未幾，太夫人命改初服，從此放浪煙雲詩酒，直踏倒華山五千仞，不覺全身放下，吹到老僧耳裡，哭一場、笑一場，幾番哭

笑。今年五月過毘陵，不見庶庵，乃見鄭子素居率其四子拜于塗，當時伸出巨靈，擘太華之掌，特興扶起。通身粉碎華山頭，笑語空驚天上秋，扶起英靈平白地，廿年離合一機酬。」復顧左右久之，下座。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八

嗣法門人濟璣等編

靈岛廿一錄卷下

玉峰徐太夫人五十初度，令嗣原一、彥和、公肅三居士請上堂。僧問：「飯炊香積，壽聳須彌。知恩報恩，當於理否？」師曰：「善其語者，別喚一位來。」曰：「不是某甲，幾乎！幾乎！」師曰：「古人到這裡，因甚不肯住？」曰：「三十年後。」師曰：「三十、五十未肯住在。」乃就座，喝一喝，良久，曰：「幸有如此廣大門風，插得腳入，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萬德萬行，纖悉同流。所謂無滲智、不思議智，無有始終，安有限量？神用自通，任運乃爾。故此一門，稱無量義。」又喝一喝，曰：「妙旨敷陳，豈關情見？心心相接，佛佛稱善。」復喝一喝，曰：「請驗。」

李孝敏先生二十周忌，上堂。「宗師血脈，眼底有澀釘者，十二時中麤言細語、揮拳掉臂，往往不相貫通，日上月下未免傷心。靈岛揭開腦蓋，告之曰：『坐餐都不問你開眼合眼，順古人、違古人，一等是人家兒子。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和尚慣將木患子換你眼目，道：「一切地水是你先身，一切火風是你本體。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打寬帳，過日子，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驢年夢見你本生父母。」』座下有個伶俐禪客出前請曰：『畢竟那個是老和尚本生父母鄭？』他既認真，我敢虛誑？乃說偈曰：『二十年前一雪舟，肝腸嘔盡鮑庄頭，鳴戈隔斷還鄉路，反覆槌床苦未休。』」(孝敏先生捐館日，觸目傷懷，槌床而逝。時和尚舟阻武康鮑庄，嘔吐一日夜。)

新安江居士經伯、之白伯仲，奉太翁命，請為太安人對靈陞座。「上大人不能言，拄杖子謹代與語：『仁者還知麼？各各具有天真自得之妙，不著尋討、不著整理、不著修證，此是千聖骨裡髓，一名無位真人、一名函蓋乾坤，把住則截斷眾流、放行則隨波逐浪，常時面門出入，行腳人喚作袈裟下事。此事不了，生死不了，三細六麤，動則有苦，除是直下回頭就尾，敢保安樂無虞。不見江太母朱氏之一靈，不住過去、不住未來、不住現在，正是時流難措入處。』昨晚令嗣之白問老僧：『和尚當時留心幾年得個消息？』老僧對曰：『直至而今尚不得個消息。』士沉吟，老僧曰：『居士方便與我個消息。』士曰：『是由外生也。』老僧曰：『娘舅在什麼處？』士又沉吟，老僧曰：『依舊遺言許外甥，今時叢林兄弟似總不提到這裡。』」復拈起拄杖曰：「仁者還知麼？外甥放過目前，

娘舅難謾自己，更擬打瓦鑽龜，佛法直錯到底。謹白我上大人，拄杖頗頗知禮。」卓一卓，下座。
雪庵聽大師二十周忌，西堂狀伊請上堂。良久，曰：「是你諸人盡曾三十、二十年參方行腳，豈是一等無知無識者？還親曾撞著作家來麼？我所說作家，不是地連金屋、家蓄銅山，花蓋拂日、玉帛盈庭，亦非耳目無根、色聲絕影，一室虛明、三空圓啟，又何在重臣皈禮、宿將投誠？果爾，遇諸緣洗然若虛、容萬象曠然若谷，活潑潑，勿根株，擁不聚、撥不散，方可眼目人天領就龍象。山僧崇禎初年落在萬峰槽廠，見得板頭上有一人，言言火聚、著著冰稜，頓然心折，乃竟不聞謦欬二十寒暑矣。今朝是個老子全身顯現底時節。」隨召曰：「大眾！齊到影堂，大申三拜，看我羯磨阿闍黎畢竟道個什麼？」侍者手中接坐具，下座。(大師狀西堂受業師。)
顧母楊太君大殮，令嗣請對靈陞座。「撲破菱花光影絕，掃除蝶夢色聲亡。不須露柱重饒舌，看取燈籠自放光。閨閣中物，徹底掀翻，宛有丈夫氣概；佛法邊事，盡情颺下，益見道者擔當。莫測神機，倒插牙梳鴉鬢後；無師妙智，別穿玉線虎鬚旁。在世何殊度世，生方不定西方。識陰空而涅槃天曉，心源湛而般若蓮香。固是太君之本有，何藉老僧為舉揚。雖然，若非指蹤畫跡，未免對境迷方。」擲拂子，喝一喝，曰：「今朝函蓋相應，多是兒孫得力。」
愚庵和尚訃到，上堂。「匪雷匪霆，聲名常在人耳，非廓越先宗者不能也。故洞宗三十三世雲門愚庵和尚，生平指示心法，闊大杳奧，如嶽立雲興，如電出星沒。其作略有時類我家慈明，有時類泉大道，有時類政黃牛。顛倒天下名宿，如擲瓦礫，氣節所在，身命以之。獨到擔雪分上，刻苦相喻，如手與目，如聲與響，如木與石，如水與冰，相對也忘寒暑，相別也等朝飢。一字相及，紙不爛不去懷袖。嗚呼三兄！不顧盟約，先我而去，一向多情，此回太煞。縱不念擔雪，能不念洞宗？嗚呼三兄！迢迢獨自往，古路少知音。」擲拂，潛然下座。
無我大德虎林歸，因事上堂。「袈裟浮涤水，竹杖點寒雲，不入洪波弄潮，爭見關山重疊？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也無甚神通妙用，尋個別擔子挑法，爾不爾俱為唇齒，千說萬說不如一決。諸人聽山僧一頌：縱橫南北是尋常，捱到頭來自抵當，露柱燈籠何必笑？祖翁原有古良方。」靠拄杖，下座。
晚參。僧問：「一則三，三則七。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咨和尚，如何是禪？」師曰：「晴不感日，雨不怪天。」曰：「千難萬難。」師曰：「百千年滯貨，擔得到人前。」曰：「通身是命。」師曰：「石爛松枯尚忍言。」乃曰：「如今奉勸兄弟，禪不

用纏，道不用蹈。語短言長，遭人怪笑。」乃呵呵大笑曰：「吉凶不辨多尤，甄別須明個竅。」

師到江上，香草園主人嗣法元雪章請上堂。僧問：「塵劫來事秖在於今，領攬得下，還肯南斗七、北斗八麼？」師曰：「汝助我機。」僧點首，曰：「與麼，與麼。」師曰：「我發汝用。」曰：「不與麼，不與麼。」師隨聲便喝，曰：「爭敢穿穿鑿鑿？」師曰：「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滴水滴凍，佛心祖髓，直得七花八裂，老和尚切忌干戈相待。」師曰：「巧來妙去，老僧不與。」曰：「不展鋒鋩時如何？」師曰：「實情道得，許汝問話。」曰：「不圖錦上鋪花，且自應個時節。」師曰：「貴數多底衲僧請過一邊。」乃曰：「智不到處行得三轉，此人不由他方世界而來，實實打從靈山會裡來，從佛口生、從法化生，故得佛法分。豈同佛滅二千歲，於楮墨文字上窺得旋陀羅尼半面，便自驕矜炫喜？所以到處靈音落落，殊應章章，不徇凡情、不沿聖路。設有問：『如何是第一轉？』曰：『玉階春色滿，偏地彩雲香。』『如何是第二轉？』曰：『淨練澄江地，餘霞散綺天。』『如何是第三轉？』曰：『行為佛行，坐是道場。』若於三轉外，更請一轉。」喝一喝，曰：「而今停話靈山月，捩轉竿頭待錦鱗。」

邵仲木卒哭，小參。僧問：「不問廬陵米價高。」師曰：「且向途中息草庵。」僧問：「智眼開明，風急似箭時如何？」師曰：「好。」曰：「體明無盡，雨擊寒窗時如何？」師曰：「惡。」曰：「好惡任從分付去，回途石馬未降心。」師曰：「怪得。」乃曰：「學般若菩薩，鶻眼龍睛亦遭樗駁，緒餘珠霧肯流落人間。心地既明，現儀皆法。觀者震掉，莫測其涯。縱橫放肆，不在今日。香殘火冷，益見精神。旁不甘底為仲木別展看。」良久，曰：「高堂子舍壹天真。」

晚參。舉：「僧問三峰老和尚：『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峰曰：『初五十四二十三，縱有好風莫過江。』」師曰：「不屈宗乘，遭逢有據。」

上堂。「老僧在此中一坐三十年，皮也摸不著。恰好你來大言道得，他髓神光未遇達磨，難道腰也不曾屈上智哉？舉身相為，順世間情，乘境出來，不避喪身失命，庶幾不相辜負。」

虞山宗伯生忌，門人請對靈陞座。驀拈拂子曰：「即此物，非他物，天上下獨尊，遍大千共仰，是竺土大仙之心、大宗伯牧齋錢公之一靈。對三賢十聖說法身以為極果，其實不無緣起、不有緣滅。道是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道是遠，秖在目前。心既如是，法亦如是。一漚生波瀾，始六入、十二因緣、十八界乃至八萬四千法

門，有什麼限際？」喝一喝曰：「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上堂。「今日盡是衲僧。」一僧從西過東，從東過西了，中間立地曰：「不信道。」師曰：「易開終始口。」曰：「難保歲寒心。」師曰：「去去楊朱路不差。」曰：「又得重理草鞋。」師曰：「風俗至今流傳不斷。」又僧出曰：「適來上座辜負婆心。」師曰：「賴得僧嘔吐數聲。」曰：「肚脹。」師打曰：「我不頭痛醫頭。」第三位出曰：「入得靈嵓事事奇，人人盡入不思議。」師曰：「豈人力使之？」曰：「某也幸。」乃曰：「三個囫圇鐵餕餡，一眾從教滋味無。」便下座。
早參。「踏著正脈者難。」一僧進前三步曰：「也不見得。」師曰：「陸地弄塵行。」曰：「我不敢毀善知識。」師曰：「你道老僧還是娘生底麼？」曰：「饒他乾坤倒覆，更不敢開口也。」師喚第二位曰：「草鞋不入市，你且屋裡坐。」
上堂。驀豎拄杖曰：「祖師心印，拈向太虛空裡，一印印定。具大志操者，直下模範祖佛，號召人天。橫機撥倒精靈，全心荷擔魍魎。」僧出，師曰：「昨夜東風又發狂，滿地不知何處去。」
上堂。「一等是行腳人。」一僧出曰：「隨方就圓，諸方罕聞。」師曰：「萬水千山明似鏡。」曰：「堂中聖僧至今不惺惺。」師曰：「猶是舊時習氣。」曰：「三日後看。」師曰：「不免口過。」第二位出曰：「翻身師子威雄大，爭敢當頭露爪牙。」師曰：「敗種且不發芽。」曰：「卻是真個。」師曰：「苦益菜下飯。」又僧出曰：「爭怪得伊。」師曰：「諦當之言，時人知有。」曰：「賺殺他家子。」師曰：「亂度量。」乃曰：「古人道：『因汝顛倒知見，方有往來。』誠實苦哉。你道老僧還用侍者麼？」卓拄杖曰：「秖宜說一句。」
明日上堂。「秖宜說一句。」僧問：「某甲也好一員禪客。」師曰：「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閒。」曰：「御樓看射獵，不是刈茅田。」師曰：「老僧賣身去也。」曰：「莫不大幸？」師曰：「悠悠之徒，貪生過日。」曰：「豈盡學人之咎？」乃曰：「秖因忘前，難怪失後。」便下座。
晚參。「未說之法，林中之葉。」僧出曰：「山雲拂蘚衣。」師曰：「圖度絕矣。」便起。
上堂。「如何得無道理去？」僧出滑倒，一眾失笑。僧爬起曰：「世間有多少宗師？」師曰：「老僧至誠相勸」。曰：「對某甲？對一眾？」師曰：「無過此時好。」便下座。
上堂。「千里萬里去。」一僧便出法堂。師曰：「去父母未生時，明取本來面目。」僧問：「三峰老和尚不許人提著本來面目，和尚

尋常不許人提著本來面目，因什今日又要這上座明取本來面目？」師曰：「哀哉！法門不幸。」便下座。

上堂。僧問：「和尚無病緣侵體，某甲無住持干懷，終日眉毛攢簇，何也？」師曰：「莫走作。」曰：「格外之說，時師那知？」師曰：「恁麼也只是識路中人。」曰：「敢自欺！」師乃曰：「正宗澹泊，異道縱橫。鬚髮已蒼然，眉毛那惜得？」

上堂。「智隔千重鎖，如何擘得開？」僧問：「諸方為什麼各說異端？」師曰：「不知是何說話？」曰：「面前一味，背後千般。」師曰：「三白大眾。」曰：「天性不擢炫。」師曰：「不虛這一轉。」僧問：「古寺幽閒，何門可入？」師曰：「肯說這邊那邊？」曰：「則克己求真也。」師曰：「聽人言語。」曰：「能辨邪正，尚乖道體。」師曰：「山門前兩個笑上座。」曰：「與麼則學人得入也。」師曰：「到老不惺惺。」一僧出曰：「請和尚歸方丈。」師曰：「幸有闍黎。」便下座。

晚參。「道非色相。」僧問：「是和尚誠言。」師曰：「眼瞽？」僧指階下草花曰：「一株能黃，一株能紫。」師曰：「幸得驗破。」便下座。

上堂。「你且出來，禮拜起了商量。」良久曰：「你若執意不出，老僧別有個商量。把你娘生以來胸中所積底推向一邊，老僧有個驗處。推得盡情底眉栽眼上，推不去底鼻挂口邊。眉眼口鼻還了你位次，畢竟如何辨優劣？」良久，呵呵大笑曰：「說向了半日，尚不分別生。」

上堂。「雲中屋角摩星斗，得大總持者到處。成就佛事，成就道場。一種語？二種語？若向空谷流聲，討他千般萬樣。悠悠萬古，何怪知希。」

天童老和尚百歲誕辰，上堂。「舉則公案，震旦國中有大法王，從世廟嘉靖丙寅降生筭到今朝，準準三萬六千日了也，謂之生；壬午七夕已般涅槃，謂之死。現前一眾各各來慶百歲，則這老子生死他不得、是非他不得、名狀他不得、裝點他不得、染污他不得，秖許親子親孫酌花獻水、潑茗燒香供養他、讚誦他，願這老子腳下兒孫一個個正因出家、正因參學、真實悟道、真實為人，心地光明、出處端確，不致為名聞利養之所移換，失自本心、昧自本性，虛偽施設，忍壞門風。」驀拈拄杖，曰：「老和尚來也。」連點首，曰：「繼起，繼起。此段話句句搔著我癢處。」遂起身，曰：「師翁萬福，子孫萬福。」便下座。

晚參。「若究理而坐三十年二十年，直得板齒生毛。不受整理者，掇轉過量境界。米麵柴炭之屬，無論現成不現成，哮吼一聲，知你

是師子兒。大開府藏，差珍異寶，憑伊所好，臨時取用。」喝一喝曰：「莫謂入荒田不揀。」

堆山太守週期，上堂。僧問：「為什麼如此？」師曰：「事不孤起。」曰：「和尚今日有事也。」師曰：「若非證人，莫曉宗猷。」僧諾諾。師曰：「難保歲寒心。」僧問：「如何是至近之言。」師曰：「開封府統轄三十六州縣。」曰：「老子一生口闊。」師曰：「未到靈峃盡道窄。」乃曰：「廓清五蘊底人，明知生死去處了，又不能忘情於生之天、死之日。一切不忍之情，又不能生他死他。凡情晦昧，俱道他居究竟地，住本覺場。」隨呵呵大笑曰：「共至靈前，沉思觀聽。浩然落然，何方出沒。」良久撫案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心到手到，布之文字。非太守之能事乎？」

上堂。「以世諦觀之，老僧出諸人一頭；以祖道觀之，諸人出老僧一頭。諸人高過老僧，無人孟浪過你；老僧高過諸人，往往自打退鼓。」良久，曰：「世諦不辭山路遠，祖道何曾一步移？」

上堂。「明頭合，暗頭合，唱道之機，事難忉怛。學般若菩薩不相埋沒，豈無方便之辭？其或不然，老漢自難袖手。」拈拄杖曰：「共你葛藤，然終不敢撒矢著你頭上。」卓一卓曰：「盡大地一時明得，恐無轉變，又費手腳。速退！速退！」

晚參。「有志不假年高，無智徒勞百歲，幸然老僧猶在，今時諸方尊宿走天下禪流，秋風樣急，談真則逆俗，順俗即違真，秖為慣用智著。若是無智，靈峃何消愁負不悅？」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肇法師大似分疏不下。」拈起拂子曰：「這個安他天上不得，放他地下不得，那裡是他生根處？他無我亦無，人云何體物？天地萬物總被靈峃拂子折倒，汝等頭頂個什麼？腳踏個甚麼？汝等眼見耳聞是個什麼？」乃召眾曰：「汝若點首，我即辜你。你若搖頭，我即不負你。快下去。」

上堂。「老僧記得在先和尚會裡，聞一老僧曰：『登天不假梯，偏地無行路。』當時不知出在那經本上，不曾對他。而今思量，何不道個『可憐沙塞雁，嗚咽與春期。』」

上堂。「山僧分上，無有不是者。」僧出曰：「莫便是事上覷得，自後無有不得者。」師曰：「你在寮舍裡洗腳，祖師還嫌你臭氣麼？」曰：「輕輕問著，便惱害人。」師曰：「含齒戴髮，巍巍堂堂。」曰：「更要第二杓？」師曰：「節記門庭。」僧問：「作麼生得無法為對？」師曰：「我向癡頑，汝能伶俐。」曰：「歡喜情懷，古今病痛。」師曰：「說理者多。」曰：「拂意之談動天地。」師曰：「年來年去冷颼颼。」僧問：「轟轟出白雲時如

何？」師曰：「顏容皎如玉。」曰：「盡將底事繼威音。」師曰：「使我眉頭蹙。」

晚參。拈拄杖曰：「驗盡當行家。」僧出，作禮三拜，依位而立。師曰：「若無錦繡文，何堪論嘉藻。」次僧出，噓兩噓。師曰：「不負平生眼目。」僧擬議，師曰：「秖見一人，上座出去。」僧問：「適來兩上座都不合和尚意？」師曰：「不知後來有什麼人合著。」僧一喝，歸眾。師曰：「芥子納須彌。」良久，顧左右曰：「無病之藥，老僧不用。」便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擬何宣？」僧作舞而出。師曰：「有年無德。」僧問：「曲為今時時如何？」師曰：「渡河須用筏。」曰：「秖恐古宿不然。」師曰：「到岸不須舟。」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頭萬頭。」僧問：「此事如何辨？」師曰：「我說你聽。」僧側耳。師曰：「佛在日，一切眾生皈依佛。」曰：「佛滅後摭？」師曰：「你說我聽。」僧擬議，師曰：「一切眾生皈依什麼處？」僧又擬議，師曰：「若不改往修來，大有著你處在。」良久乃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風鈴有韻真堪聽，聽得絲來曲不成。」便下座。

上堂。「信邪倒見，死入地獄。」僧出曰：「相救！相救！」師曰：「困。」曰：「停機罷想，智者不為。」師曰：「惺！惺！」曰：「白日美傀儡。」師曰：「槁骨連山。」僧問：「放一線道。」師曰：「穩便即收取。」曰：「則有損有益也。」師曰：「更自有函有號。」曰：「為什麼人設？」師曰：「莫漫撥無？」僧問：「近來師僧只愛說禪說道。」師曰：「這個是什麼人語？」曰：「和尚慈悲放某過。」師曰：「如何是第一句？」曰：「從不說第二句。」師不睬，隨顧左右曰：「打鼓打鐘上來，畢竟不是教你負屈底事。」良久，又曰：「末法時代，禪社交馳，各須仔細。」

元旦，嗣法九峰紀、嵓頭徹，請上堂。「丙午首日，法王令新，若以詞陳，埋沒宗旨。有扣弗應，遺斯機候，赫定厥初，萬口相慶。步古驟今，遠杜岐邪，氣全力果，揚變聲律。愚及智就，可動而起，傳世垂後，出於正始，爾紀與徹，登登持久。」喝一喝，曰：「南岳而下，實式臨之。」

第二日，上堂。「諸方慣把佛法當人情，老僧不取。靈嵓一向道：『即人情是佛法。』諸方不信，把佛法當人情。古人謂：『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則易。』即人情是佛法。古人謂之：『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則難。』汝等諸人還知從上尊宿那個是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底？那個是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底？千七百家不具論，五宗諸老把來細細審詳看，這裡定當得，方好定當今日公案。山前包孝廉朗威，二十年

高風遠懷，人人共知。從己丑學靈嵓之道，十七年中根純蓄厚，又非人人所得而知。居士上年誕辰，山家疏曠，竟不曾聊表一分人情，翻設飯飽我一眾，都道：『法輪未轉，食輪先轉。』食輪、法輪有以異乎？分疏兩路，人情生矣。情生智隔，如何說得即人情是佛法？老僧今日考鐘伐鼓，團集大眾，見見聞聞，盡知是說佛法。佛法不是鄭州梨、青州棗，如何把來當得人情？五祖老師曰：『會即大富貴，不會空對面。』昨日元正啟祚，今朝萬象維新。居則應時納祐，動便慶無不宜。」驀豎拂，曰：「誠言不謬是老僧，掀髯一笑在居士。」

真藏主請小參。「昨提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則難，尚不曾明言難易之故，古今唱導知識互相不肯，豈盡是生滅人我之心？秖緣悟有淺深，見有同異，明自本心、見自本性，當人未嘗不以為極則。不知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有足無眼，雖飽無力，棒棒見血，言言截舌，世人未嘗不以為徑捷。會得目前，不明自己，有眼無足，堪作什麼？蓋此二種人雖各悟一玄，理無礙者不能事無礙，事無礙者未得理無礙，進此則頭尾宛然、理事無礙，然動便傷鋒犯手，為人不得。即使照用兩忘、事事無礙，至於舉揚則各有重輕，如楊岐、黃龍同出石霜之門，盡得石霜之道，後來施設則又迥乎不同。易之所以易，明自己易、透目前尤易，所說、所行人皆易見；難之所以難，忘人難、忘法更難，所說、所行人難得見。諸方取其易者而為之，故到處欣欣；三峰老人獨為其難，而人不知肯所謂難易之故。若盡古人而言之，則老僧又獲罪於古人，自亦不忍。今略以譬喻申 之。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過明得自己；五十而知天命，方始明得目前。轉目前歸自己，還在耳順之年；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庶幾轉自己歸山河國土矣。臨濟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如何是佛地位？如何是祖地位？祖佛有何不到，尚須師承？堪與祖佛為師底人當具何手眼？聽吾一偈：轉他自己作山河，業識茫茫好大哥；只轉山河歸自己，從來煖室睡偏多。直出他家尊貴路，閒心枉費日蹉跎。」擲拂子，卓拄杖，下座。

上堂。「當人分上，各須分曉。」僧問：「目前有路，如何下足？」師曰：「乾坤不跨。」曰：「不如休去。」師曰：「莫不辨清濁？」曰：「不得已作死馬醫。」師曰：「還反仄麼？」僧無語。師曰：「因什麼到與麼地？」隨顧大眾：「句裏相鬥，實不敢欺。」下座。

小參。僧問：「秖知今日明日，不覺前秋後秋。」師曰：「短褲長衫白苧巾。」曰：「洛陽路上相逢著，盡是雕欄畫裏人。」師曰：「是昭覺？是佛印？」曰：「要打便打。」師曰：「我不及古

人。」僧問：「步趨端的準何人？」師曰：「待得回頭月已西。」曰：「莫執一時見，便忘千古音。」師曰：「萬福大王。」乃曰：「飽參衲子，莫笑靈嵓。一味扶古人，古人骨已朽。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昨日是十七，今朝是十八。而今幸對，山青水綠。」

梁溪龍護庵慈月、妙歸二禪者請上堂。「佛法因緣浩然充塞，秖在臨時揮霍、色色現成，若待轉位投機方稱快辨，古佛過去久矣。活物不定、傍來不紹，欲得以手撫之，須是不自謾昧。拾來物安放口中，消不下、吐出難堪。迴避不及處，恰好展手，猶自玄路鳥道上論量闊狹，阿爺終不得出頭。可憐生，過量漢肯自把蛇頭求歇，驀地擗眼打來，何須照他是觀音彌勒、是牛馬畜生？直下劈生柴頭相似，一例劈將去，何曾劈在自手上？」良久，復自點胸，曰：「看這老子面上還有慚色麼？」便下座。

賓余儉公六十初度，請上堂。「萬古長空，不是插腳所在；一朝風月，撞得著大快平生。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時，不圖顯觀照之功，亦非徵實相之力。當明中有暗，勿以明相睹；當暗中有明，勿以暗相遇。道遠乎哉？體之則神；聖遠乎哉？用之則靈。所以入我門來事事奇，聞聲見色不思議，山青水綠元無事，仁智從他各樂之。」

書狀于節請上堂。「老僧記得佛未生時，有一人知識對我道：『心常顛倒不是佛，智多矯詐不是佛。』直待真佛出世時清道泰，梗去莩平了，方纔心不顛倒、智不矯詐，三十年做長老不曾向人說著。而今說著，設有理路清爽底禪客出來道：『老和尚莫信他，佛未出世時清道泰，出世後形興名立。所以近代知識多教人把住佛未生時過日子。』咄！癡人！真佛討什麼出入？」

天寧巨渤和尚訃到，上堂。「躩翻教海定禪波，正脈雄開接濟河。二十年來旗鼓闊，瀰天聲化歎弘多。法姪巨渤禪師，靈隱克家長子，天山紹志真孫。謦欬五宗共響，宛轉七事圓融。與物作則，似火屬天；應根發機，如水赴壑。列祖於焉生色，諸方為之氣索。不忝妙喜歸宗，共指青松白石。方期立挽古道，將見籍沒澆風。遽爾歸真，豈勝痛悼？寧後起之福涼，抑先宗之祐薄？斯人云墜，衰老悲傷。」卓拄杖曰：「痛哉！廣陵千古調難忘。」

丙午二月，浮湘出山，住丹丘瑞嵓，若嚴白請上堂。舉：「趙州和尚游天台路次，相逢寒山子。山指牛跡問州曰：『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游山。』州曰：『既是羅漢，為什麼卻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什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師曰：「寒山安排五百羅漢於牛跡，終不以趙州這廝而外之。觀其一往更唱迭和，盡足以副本懷而拓宗趣。大凡

為人，其有旨哉！」復說頌曰：「打伴山間與水間，放他胡亂此生閒。游人何事追根腳？又把時流見一班。」
到五牧，薛太翁漪石率諸令嗣，請為太君對靈陞座。拈起拂子曰：「靈品上人今日將作一頭供，供養薛太夫人高氏之一靈。」曰：「古亦如是，今亦如是。生亦如是，死亦如是。如是之法，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關久習，不限初機。硬剝剝為祖佛之師，活卓卓開人天之眼。何待三要印開，主賓分別，擬窄點之淆訛，辨淨光之變奪，以致漂流諸聖，壅塞玄關。」喝一喝曰：「佛子速成佛，老僧坐地看。」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九

嗣法門人濟璣等編

南岳正續錄卷上

法子謙卑牧請上堂。「睹史天上各各以天福力，五百聖堂裏雖則雲蒸霞蔚、虎驟龍驤，禮樂文章、珠輝玉潤，畢竟上無私蓋、下無私載。因甚指天指地、五言七字底秖安在第三位？高唱摩訶衍、迥絕於百非底安得在第二位？不舍道法而現行凡夫事者有何功幹，定該他是第一位？」隨左右顧，曰：「近日學者都不究所從。」喝一喝，曰：「他從我口生、他從我法生，他得我佛法分。不信，且聽古佛懸記。」驀拈拄杖，曰：「報爾鏗鏘一句長，天山老子法中王，兒孫個個薄尊貴。」卓一卓，曰：「燄續燈聯，讓大方便。」下座。

小參。「爾輩來到這裡參老僧底禪，即如老僧親生下來底兒子無別，古所稱禪子是也。今特至誠相問：爾輩腰包行腳以來，風風雨雨，頂穿幾槲笠、踏碎幾芒鞋，忍飢耽渴、觸熱衝寒，情知爾輩端不在真如解脫、菩提涅槃、三賢十聖、五果四向，亦不在鮮衣美食、涼簟厚茵、精緻玩物、契好朋黨。何以故？佛心、菩薩心尚不許爾起，何況起於世間之心？然而說法不時，盡成非法。近來叢林所在，不患無久修、不患無積學、不患無施設、不患無文彩，蓋重於此則輕於彼。畢竟禪子所重者在什麼處？老僧見今之師資盡皆輕其所當重、重其所當輕，究竟所當重者在心術、所當重者在人品。苟心術不端、人品不卓，雖禪道揚於面、學問充乎腹，如將寶物盛之穢器，見者將掩鼻惡心，誰肯敬重？敢道禪子今日實實所重者，在心虛，在廣量，在恕己，在容物；所忌者，在不張大德而證小非，不矜安富輕視寒微，不炫勤謀凌滅閒懶，不挾浮燄欺誣真人，不恃前行侮慢後哲，不耽學問撥置證修。文字之學不足以洞當人之性源，甘露滅嘗遭昭穆之訓，不可不慎。又不得誤聽少室浮談，孤負己靈。若道內不放出，是教人胸負大寶，澤不及於來學；若道外不放入，則寧甘虛腹，不飲醍醐。何況心如牆壁，我相牢封，毫無竅穴，道從何入？小參者，家訓也。我若不擇先後重輕，徒負虛聲，教汝不務實學，如患危症之人，不急治其標，一旦死亡，徒曰固本，一例罪歸參苓，則醫非良醫，師豈真師？」呵呵曰：「汝等切實說來，禪子所重者在什麼處？」撲案曰：「道！道！」

上堂。「眾中有一人出前噓得兩噓，是個漢子。若秖背地裡話短長，有一聯奉贈。」乃敲香几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歸到家鄉喪

卻心。」
上堂。「不得平地喫交。」僧曰：「稽首讚嘆道難及。」師曰：「迢迢十萬程。」僧拂袖便出。第二僧出曰：「從此屏絕閒緣，隨隨昔昔，倘有合於尊意。」師曰：「刻木作鷂。」曰：「特地下腳又遭錯。」師曰：「何為哉？徒然至此。」僧亦拂袖出。師曰：「若之技，止此爾。」良久，熟視左右曰：「諸方所說，非不美麗也。」下座。
早參。舉：「古德曰：『君但隨緣得似風，飛沙走石不乖空。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師左右顧曰：「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敢塵聽覽。」
上堂。舉：「羅山和尚曾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羅山不契，卻往嵓頭處，如前問。嵓頭曰：『是誰起滅？』羅山於此有省。」師曰：「羅山困急，不得不從。乃若嵓頭，臣愚不敢不服用其言。至於石霜，區區未嘗不心愛其言，然不敢為之諱其迂愚之責。斯三人者，皆未見其不可，不敢曰可。昔人可，今人胡為而不可之？昔人不可，今人亦胡能而可之？願且委之太虛空，聽其觸著磕著。」
上堂。舉：「演和尚上堂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終而復始，有猷有愛。畢竟如何？但管熟念。』」師曰：「民之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
晚參。「老僧當年在老和尚會裡，嘗有兩轉三轉語可敵他古時尊宿，而今總記不得。今早五更，半睡半醒，朦朦朧朧，憶得老和尚有兩句合乎古未必合乎今。看他冬日示眾曰：『松秀寒姿，桂榮貞質，學道人言真實、行真實，腳腳步步貴真實。』南岳不才，客寓兜率，也有兩句奉答：繁霜隆當夕，悲風中夜興，寂寥段滋味，何苦累兒孫？」
早參。「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曰：「為之嗚咽流涕。」師曰：「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曰：「丈夫作略，甘施於此。」便出堂。師曰：「拾著蜣螂糞彈。」第二僧出，師即起身曰：「終無了日。」
早參。「夜來一總睡不著，今日勞倦之甚，實是無能為也。汝等既然簇簇上來，奇名怪相，肚皮裏窮窘無聊不待言矣，朴實頭底殆將不免。若一味嘿然下去，肯犯眾人之怒而忍行此危事，委實今日勞倦之甚。又嘗聞之古尊宿：『主法之義，當死效力，法門不當深閉固距，一切處、一切時，宜盡力明示，使一切聞知。』」喝一喝，曰：「但勿與諸方文字一處商量。」

徑山老和尚斷七，上堂。驀拈拄杖，卓三卓，曰：「頫仰天壤，疇知此者？」隨顧左右，曰：「此個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轉。山僧自己巳臘月至今臘月幾四十年矣，如飲食一日斷不得、如衣服一日離不得，嘻笑則嘻笑連晝夜、怒罵則怒罵忘爾我，千里萬里親同一室，一室同心，千里萬里，師法則刻刻為命、祖道則事事共憂。」猛擊香案一下，曰：「豈我一人之傷大雅淪亡？」良久，復左右顧，曰：「你等作麼生體理？你等作麼生消繳？你等作麼生忘情？」乃長聲，曰：「嗚呼！痛哉！」下座。

晚參。「鬧市紅塵，煎熬不少，還自忙忙，貪生至老。」僧出，曰：「秖這亦是錯。」師曰：「事無一向。」曰：「出家人端為何事？」師曰：「不為別事。」曰：「畢竟何事？」師曰：「子期別後空千載，霜月落崖流水寒。」

佛成道日，上堂。「世尊於周穆王三年癸未二月七日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迄今二千餘歲，西國東天依樣貓兒者不啻什伯，孰不欲窮工極巧，希圖光揚厥祖？究竟不仁之辭紛紛異說，遂使眼目盡失其真。老僧不惜筆墨，希望今日返正，若不從長計較，難好下手。星者，五緯列宿之總名。又曰：星，散也，列位布散也，一落比量即屬外塵。眼為六根之一，星與眼，根塵相離。未經瞬息，大其聲曰：『奇哉，奇哉！』其誰信乎鹵莽？又曰：『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支支離離，吾惑滋甚。直待楞嚴會上稍見長進，道：『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叵奈後來依稀相似之徒又從而附會，曰：『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睹纖毫，花紅柳綠。白雲出沒本無心，流水滔滔豈盈縮？』不知烏焉成馬？」拈起拄杖，卓一卓，曰：「老僧伎倆止於此，請大方高鑒，果契世尊當年所見否？脫或未盡頰上三毛，竊取孔氏之意以補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卓一卓，下座。

早參。「不可亂作次第，祖宗綱要不肯揭牓於門。入國須問禁，既放下止靜牌，因什又探頭探腦？俊快底點著便行，遲鈍底推挽不動。放你在兩路。有千佛旨，說一句打個合同。」隨喝曰：「兩個扯來作不得一個。」

小參。「萬里無雲，罪不止於喫棒，青天無處可逃身，拜言紅日影，明朝緩緩到窗紗。堪嗟行腳兒，最苦是不見自己，耑怪底是他。」

晚參。「埜寺嫌無事，雪飛念遠人，豈是衣單薄？連年共苦辛。」良久，曰：「開眼夢不到，胸襟何日論？」卓拄杖，下座。

小參。「迷悶不能入底師僧近前來。」眾無對。師曰：「古劍髑髏前。」

小參。「眾兄弟個個是一尊古佛，秖是不肯承當，撇下至重至愛，遭他老禿奴帶累，今朝天台、明日南岳。不然，苦苦來這裏圖個什麼？情知兄弟不是游山玩水，看州府奢華，難道單為片衣口食？至愚之夫弗信也。幸審思之，幸再思之，蹇蹇澀澀來這裏，死伴著老禿奴，究竟圖個什麼？若希圖佛法，佛法不在這裡；若從我學問，老漢是賢劫佛中第一尊。沒學問底，尋老漢好處，他六十三年來在家出家，從不要討人說個好字；尋是非，老漢生成不落這兩路，捉他底敗缺，他卻通身是個敗缺。你擬向眉毛上尋，你擬向眼睛上尋，向上尋錯過向下底，向下尋錯過向上底，若在皮膚上尋，切莫認著老漢著底衣。擬學乖巧，乖巧莫若兄弟；擬學扑實，兄弟不甘扑實；擬學直心，兄弟家底心腸難得直。曩謨觀世音菩薩，曩謨觀世音菩薩。你道一總不為這些，畢竟來這裏圖個什麼？直饒道絲毫無希冀之心。咦！謾這老賊不得，老漢也不肯孤負於你。你但不得道：『如來三昧，辟支佛不識；辟支三昧，阿羅漢不識。我師南岳三昧，我豈識乎？』咄！你不聞：『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不然，苦苦來這裡圖個什麼？」良久，曰：「參。」

小參。「擬舉個古人因緣相問，恐障卻闍黎。」良久曰：「『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齊放下。』是好言語。」卓拄杖一下曰：「記取。」

晚參。「無為而為，神而化之，三家村裏無事漢子庶幾近之。你道決定是先哲之本原，學道人自己佛性，老僧那得不趨而避之？」起身便行。

晚參。舉：「鹿門示眾：『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這個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師曰：「喫飯噇眠、屙矢撒尿，是序分、是正宗分？是方便、是流通？擬議思量是妄想，默而識之是昏沉。終日在妄想、昏沉兩路，直饒千萬億劫無少間斷，不但孤負如是之經，直是孤負這一雙眼。鹿門老宿如何分解？咄咄！癡人前不可說夢話。」

上堂。舉：「雲門和尚上堂曰：『遇人即鼻孔撩天。』便下座。」師喝一喝曰：「豈深計哉！」

兜率兩序侍寮諸職請上堂。「文字殊勝，不得活祖師意。一往孤明，本無形段。差別智中求，錯卻屋裏佛。幾多弄光影，觸目成窒礙。手上出來手上打，口頭出來口頭打。是我臨濟家法，果然跨灶兒孫。」喝一喝曰：「好好共你商量，莫道老漢惡發。」

早參。「就人揀得，不如明取自己。」僧出曰：「今後方知本來無事。」師曰：「甕嗄之器。」曰：「紅塵路上，那討閒客。」師曰：「更須三十年著力。」

上堂。「有平地上陷人底手腳也便不好驟自先發，要當知其隱匿所在而後無所恐，再加之振刷磨淬，使彼勇氣消耗，一躩躩開蔡州城，百來個天大底吳元濟不愁不束手就擒，四方強項禪和自然喪膽震慄，庶不忝於臨濟門墻。」喝一喝，下座。
上堂。喝一喝曰：「業識茫茫底漢子，有耳還同風過樹，敢道他去古佛已遠。他若視同金剛王寶劍，逆上三十三天，望無色四空天，隔十八重梵天在。老子徐與之議，詞理若不甚乖謬……」復喝一喝曰：「想定不作齋後鐘聲。」又喝一喝曰：「你將謂天下之人皆不可以激而壯也。」
晚參。「離卻上來說處，前不讓德山、後不讓臨濟，更弱於阿誰？饒他高座上老奴作風作顛，不消打筭，直下擔出兩個看家底，難道他便恬恬靜靜喫你底？待他轉計時，枯木生花，別迎春色。」
小參。「缽裏飯、桶裡水，一是檀信脂膏、一是行人血汗，一齊掇向堂前道：『菩薩子！喫飯來飲水。』慚地面你且問他：『是喫得底？是喫不得底？』若謂應喫，又道：施主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謂不應喫，又道：日食三兩黃金，不為分外。豈不聞：別人說話是聽不得底？你只要飽便休。」
晚參。「有一句子極難信，我今日勞倦之甚，忽聞法堂考鐘伐鼓，胸頭猢猻子橫衝直撞，直[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見兜率宮黃金銀殿闕巍峨高敞，鳥飛不入，中有百千帝青珊瑚諸寶之座，座上各有天人，人人寶冠之上飛大寶輪，如帝網交羅，日光晃耀，花影周身，又各各閉目藏睛，游戲禪定，如泥捏底聖僧相似。如是八萬四千獅子寶座中虛一座，猢猻子隨敷座而坐，秖以几案之上無量無數珍玩之具絕無照管，惟恐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只此凡情一起，便從天降下，仍落在老僧胸次，看他安怙怙地，別無餘想，秖待禪和子各啟雲興之問，不知見得今日勞倦甚底？那裡去也？」隨四顧周覽，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明白庵早參。「極明白底事，你等因甚反不明白？千歲寶掌和尚，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於中印度，唐高宗顯慶二年入滅，實一千七十二年，其在此土蓋歷四百餘歲，是第一段義。向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品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神鬼泣。』是第二段義。游五臺，復南歷衡岳、黃梅、匡廬，尋入建業，會達磨入梁，就而扣請悟無生忍，述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游，更盡佳山水。』是第三段義。此三段義，明者則本無生死，何妨示有生死？昧者則白犬青猿，往來無已，更有甚不明白？所以在天台榜其居曰明白，在南岳榜其居曰明白，在靈品金粟榜其居曰明白，無論天上、無論人間，語默動靜無有不明白者。今寓射州兜率法子式謙同

居士李友蘭，別設精舍以居之，自丁未冬至戊申春，始終明白示人，仍題其居曰明白庵。有舊吳沙門弘儲謹白。」

晚參。「禪子所重者，祖宗法門將來之用也。今悉置之不問，盡教之以名稱、教之以利養、教之以鬥諍、教之以欺妄，將來為害於祖宗法門不可言也，老僧深為痛惜。爾輩相從於寂寞之濱，苟不教之以先宗之道，則是棄汝之甚。」隨問：「何為先宗之道？」無對。喝一喝，大拍案曰：「豈是為他閒事長無明？」

晚參。僧問：「不謬本參，乞師方便。」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豈不是和尚與麼道？」師曰：「念言語漢。」曰：「全不顧旁觀。」師曰：「觀世音菩薩。」次僧出曰：「觀世音菩薩。」師曰：「念千偏，念萬偏。」曰：「紅旗偏埜，白骨連山。」師曰：「老僧不惜。」又僧問：「不惜，不惜個什麼？」師曰：「不惜你。」曰：「斬草伐木，掘地墾土。」師曰：「不定。」僧作禮曰：「是第一之說。」師乃起身曰：「第一不得亂說。」便下座。

小參。「有限色身，詎免榮枯之歎？不惹泥水道得一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早參。眾集，默然而立。師曰：「慚愧老僧，不能為兄弟接羽翼而天飛。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兄弟及早使一眾束手畏服而去。雞足山裡老比丘，二千年來又得一破顏，老僧幸甚。」

小參。「黜聰明，離形去智，風雪震薄，危然而不少懈，稍稍具一分行腳樣子。丈夫過量境界，明月堂前進得一步，庶幾可望古澗寒泉、孤峰獨拔，灑灑不滯於人境，勿規繩處承言領旨，不失其宗，點一盞松蘿與伊濕口，知事人不為破費，常住老僧何必大怪小驚？扣已而參者聞其風，去其所重。」卓拄杖一下，曰：「大可加賞。」下座。

因雪，上堂。「雪！雪！聽說我儂祖居在滇南雞足山，高數十仞，公公乳名叫飲光，冷坐此中二千餘歲，一向囊無半文，秖為天性孤絕，倘或積起十八九尺丈來雪，如何支遣得過臘月？雪！雪！莫怪老子孟浪說，現前血氣兒孫幾個不搥胸喊屈？若還都似那輩千方百計抹殺祖宗法門，我也何消得？苦苦告你說：雪！雪！」

晚參。舉：「僧問黃龍：『禪以何為義？』黃龍曰：『以謗為義。』」師曰：「黃龍古佛不直提大雄正續之道，而用最下之策，癡人聞之，恃為長城天下老師，其勢危矣，不可不追而悔之也。設有問南岳：『禪以何為義？』但道：『嘗竊怪其不以大經大本而以奇險教人子弟，卒不至於死亡者無有也。』諸人謂何如？」良久，曰：「太平後園驢喫草，世亂小魚吞大魚。」

上堂。「看看春到來，好好問將來。一點不來，我便劈頭打來。若還蹇澀，又一下來。你道老漢只是這一來。」拈起拄杖曰：「你敢

近前來？更若問：『春之時義大矣哉！正月十三見他與麼來，因甚而今臘月廿三依舊與麼來？和尚大慈，表示將來。』連打兩棒曰：『莫待別時來。』」

晚參。舉：「寶誌公和尚一日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否？』曰：『見。』誌公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耶？』」師曰：「老僧若作寶公，但道：『是。』待他擬議，劈面兩掌，曰：『你遠遠從西天過來，全然沒一分本色。』隨後再與兩掌，曰：『前兩掌你自喫了，後兩掌好好為我寄與世尊。他若省發了，早早報我。』」

除夕，小參。舉：「僧問三峰老和尚：『如何是臘月三十日到來底事？』老和尚曰：『寒林無宿客。』僧曰：『來日又如何？』老和尚曰：『四海聽龍吟。』」師曰：「小子於諸昆中受恩至深，與眾獨異，故敢於老師分上往往大膽放肆。老漢處叢林無恙之時，耑慣說太平禪，而今設有問南岳：『如何是臘月三十日到來底事？』向道：『勵志扶宗，報佛恩德。』更問：『來日事如何？』向道：『正是時。』」良久，歎息曰：「二三百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禪子之望，秖為自完不暇，何能有所成立建明？果能時時有相持之憂，皇皇不安於寢食，何患楊岐正脈不大光曜於後五百歲哉？」復嗟歎久之，下座。

戊申元日，上堂。「五祖演師翁一生念聰明咒、唱太平歌，廣於簡篇，五百年中領其旨者千萬有餘。山僧雖是他家屋裡孫子，質性魯鈍，朝朝暮暮、千咒萬咒，只是不得聰明。至若太平歌，向來亦曾咿唔上口，近來見人心不肯太平，一總提不起，而今客聽主裁，未免由不得自己。且天道以四時成歲、歲成萬物，此日為一歲之首，山川草木、飛潛幽顯，舉首觸目各露新格。又嘗聞歲豐則甘草先生。」拈起拄杖，曰：「看，看！甘草生也，豈非豐稔太平之象？」乃長吟，曰：「一松一竹一溪雲，時有清風伴月輪，窗外泉聲長似雨，迥然居者不知春。」良久，曰：「座下設有個刻薄禪和，叉手近前，曰：『老和尚！此是昔日嘉隱堂詩。』咄！癡人在。老僧今日豈不為嘉隱哉？秖要天下太平、人情和悅，管甚他底、我底？更有兩句奉贈：人生幾度逢春景，樂得於中種福田。」

早參。「青天敷翠色，朝日含丹輝。東西南北，得路者二三；馬後驢前，失道者八九。熙春寒往，一番更新。守典奉法，不致違時失候；師勝資強，亦何至於傷春？上大人顒望高流，如飢若渴；尒小生展缽開單，毋忘自己。」

晚參。舉：「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缽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高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舀一杓飯便出。」師曰：「無人孟浪過你，何不分明與和尚說了？待老漢倚勢欺人，然後與他手腳。不然，師弟子之禮，眾人面上不好看相。南岳三十三年做長老，孟孟八八似高沙彌一樣底，千千萬萬有飯到他喫、有鼓聲到他聞，如此大膽，手中鼓棒放得他過。」隨後喝曰：「不落二三，請闍黎和。」

諸山尊宿請上堂。「久矣夫！弗敢造次。今奉來命，何所畏避？諸高德！願少留聽。」喝兩喝，曰：「前一句：舞文巧詆之夫，揮之糞草域中；炫睛奪目之作，掃向搕[打-丁+(天/韭)]堆裡。南山鑿鼻，恣意提向上之機；東海鯉魚，放膽展無邊之用。後一句：紛紛異相，不能烜赫於外；的的一真，尚容肆驕於內。天然古佛之概，一眾難湊之緣。」又喝兩喝，曰：「若不改往修來，這兩行安何地位？秖看打頭一步，果能翻轉面皮，盡大地覓纖毫過患不可得。日燒餅香、黃熟香供養他，從陳年尾直到新年頭，何足為分外？進此不假方便，亦無漸次，赤灑灑沒可把。波旬久矣失途，然燈悚然避席，三劫三千個漢，孰不中心悅服？備員巾缽，仍前依根布葉，還復暗裡抽枝，叮嚀恐損君德。大棒驀頭楔來，方顯退院長老家風元在。以後大車駟馬至於門，亦逡巡不敢入。」

小參。「綠篆苔文在湘水，帝青光射石鼓嘴。朱陵後洞門大開，傾出南岳三斗髓。擬作新年段人事，承當得下問是誰。」良久曰：「堪愛堪愛，好幅青山沒錢買。」

南岳兩序同侍司請上堂。「盡大地無有空缺，是長生實地句。推出虛空不討價，是日用體盡句。方圓無底，函蓋正偏，是如如善生句。」乃抖擻衲衣曰：「盡十方總法界，沒纖毫許不是老僧線縫裏颺下底。今晚一總悟去，從前叢林學得底，玄中玄、妙中妙，切忌擔到人前。諸方聞之，惡心嘔吐。佛法身心放不下，將來入地獄如箭。凡有請問，不得不對。通褒貶底句，不落青黃，吐出來看。」良久曰：「不再問。」

人日，上堂。「直下便是，是即大錯。千錯萬錯，絲毫不錯。人日天晴，大家慶賀。千個萬個，隨墮類墮。相逢不舉手，方顯尊貴墮。住住，兜率門中第一句，新創叢林多種樹。」

穀日，上堂。「佛殿前燒香，山門頭合掌，三吳兩淮宗師之所聚也，而閩越江楚學家所恃為歸托也。昔有士大夫問一禪師：『安著禪和子以何為先？』對曰：『米穀為先。』而今豈不然哉？穀日晴，天下豐，朝栴檀，暮沉乳，磕破髑髏有什麼說？」

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直不藏曲。」僧曰：天「童真孫。」師曰：「三峰嫡子。」僧曰：「以何為驗？」師拈起

竹篦，曰：「於此可驗。」僧曰：「放不下。」師劈頭打下，曰：「上中下。」乃曰：「一道曲子，兩番勘驗。你牢不肯放下，我便上中下一時打下。」
晚參。拈起拄杖曰：「他卻素守本分。你若不守本分，他將出個本分。莫怪他不守本分。」卓一卓曰：「不可道禍不入謹家之門。」
上堂。「西天鬍子全無孔竅，內不放出、外不放入，非欺人之語。心頭一堵墻壁可以入道，那討這副好手底泥水匠、沒影子底事便從這裡做起？老僧依樣胡盧掇出來看，須彌山[跳-兆+孛]跳入你鼻孔，因甚口裡出氣不得？噓噓！無味之談，可是妄說底。」
小參。「腳踏實地底，自不惜草鞋之費；瞻星望月底，那顧露濕袈裟？醫師大有割股之心，病夫罕見不嫌藥苦。以後惡發不作無明會者，是真丈夫。」
晚參。「新羅國裏打鐵火星，燒著蘇州人指頭。香水海雖濫觴，究竟遠而難救。」拈起茶盃滴一滴，曰：「消得多少？」
上堂。「山門不來礙你，無心能容萬物。你不去礙山門，有心皆得作佛。有心無心，二俱作佛。山門與你將來，合作得個什麼？唧！唧！繇得阿誰？」又曰：「著甚來繇？」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十

嗣法門人濟璣等編

南岳正續錄卷下

上堂。「韶陽跛師放針眼裡魚，演師翁下水船上唱一曲。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擲缽老子恒對夕陽，細把蛛絲穿日影。不甘心坐他第三把椅子，每夜分乘涼月沿溪看水，折方圓以試珠玉。唐宋以來禪之傑者，未便是馬大師。」隨顧座下曰：「後日對機設教，月白風清，幽關難出。」

上堂。「剛道無人撲帝鐘，南山雲起鬧烘烘，春風莫訝春花老，閒煞華亭釣雪翁。沒計較，有變通，過了三四五月來，十里荷香從從容容，少什白白紅紅眼界中。」下座。

晚參。從容顧視兩行，曰：「借有疑，不以衰老鄙棄而易之；倘不足當大望，亦不致竟孤來意。」良久，曰：「舊好不盡，難得決臻佛地。從上各有想、各有念、各有見、各有聞、各有名、各有字，終始不被名字、見聞、想念所溺者，他善何旨趣？」猛擊案一下，曰：「依前是舊時鼻孔，不容不泣向枯桑淚漣漣也。」便下座。

小參。「斷取百丈曰：『秖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礙，亦不依住不礙，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神通。不守此神通，是名無神通。』」師顧侍者曰：「即喚晉右將軍王羲之，用黃金為地，青玉為字，大書特書於篇尾曰：法苑靈寶真經。」

上堂。僧問：「如何是善知識眼？」師曰：「雞足雲高萬里青。」曰：「還鑑物也無？」師曰：「秦鏡不存私，鬼面難藏醜。」曰：「如何是道？」師曰：「松因有節千年老，花為無情歲歲開。」曰：「教外別傳，也只恁麼？」師曰：「千里萬里。」僧出，曰：「我會也。」師曰：「刁學士夢牛。」僧一喝，師曰：「水聲轉嗚咽。」僧又喝，師直打退，乃曰：「進得一步，子不見父。退得一步，全身歸父。不進不退，愈見露布。善觀時節，出身有路。」靠拄杖，下座。

晚參。「諸方未經結斷底黧奴白牯一齊投到，當下與你勦絕。」豎起拂子，隨擲下，曰：「已後不致枉受人天供養。」

上堂。僧問：「念異不生，遇人弗著時如何？」師曰：「埜老爭知黃屋貴？」曰：「三尺杖子。」師曰：「扶不起。」曰：「某甲虛心參學。」師曰：「僕夫迷道。」曰：「見山知路近。」師以杖擊之。僧擬議，師曰：「沒見識底。」乃曰：「椰栗一條，衲衣三事。雲散千山翠，煙深隔雨鐘。道人行腳日，何處不相逢？」

小參。舉：「永明曰：『心者，信也。謂有前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污。乃至迷悟凡聖、行來去住，並是妄識非心。心本不生，今亦無滅。』」師喝曰：「抽釘拔楔手段什處去也？有收得下臨濟底拄杖子，方好開如此惡口。你念佛人家亦出此惡言？所以老僧此間即以本分事接人。」僧纔出，師曰：「太無猒生。」便下座。

弟子海澄請上堂。僧問：「拽脫向下鼻孔，塞卻向上一竅，將什與他出氣？」師曰：「使得底別尋一路。」曰：「往往陸地生波。」師曰：「依然舊時鼻孔。」曰：「難得作家。」師曰：「翻得轉面皮，有三十下賞你。」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師便打。僧問：「正與麼時，妙網光舒，香流燄發，是種種變化摩尼王雲？是周聞十方摩尼王雲？」師曰：「要老僧顯發也不是難事。」曰：「疑辭耶？決辭耶？」師咳嗽，曰：「何必情人相助？」曰：「方來兄弟類如此消繳。」師曰：「七年八年去也，漸成家活。」曰：「還得瞻聽離聞見，承攬自超絕麼？」師喝一喝，曰：「與你個樣子。」乃就座，大咳一聲，曰：「錯怪人者有什麼限？不是老僧語路嶔崎，不與方來冥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佛道去人原自不遠，但於展握之際毫釐有差，便與他懸隔，直饒去住自繇，出入無難，眼睛珠上有絲忽聖凡，玄妙往來，望道未見，要得行路平正，大不容易。一問、二問、三問托得開，佛不干理，道不涉事，意句全消，人境俱奪，天上人間、他方此土呵一口氣，祖師命脈悠久長遠接續得去。」復大咳，曰：「老僧方可不虛喫他信心檀位上一口飯。」

闔邑縉紳請上堂。僧問：「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言未竟，師便喝。僧曰：「幸是見慣。」師又喝。僧曰：「春寒料峭。」師哂之。僧問：「拂盡露布，連雲節角，敢請錐劄。」師曰：「隔林笑倒曹家女。」曰：「紅爐燄上摘楊花。」師曰：「摶風千萬，直過南州。」曰：「等閒踏到北俱盧」。師曰：「不謂山門為你開。」乃曰：「曠劫以前，不異今日。七佛儀式，智者合知。」斂僧伽黎，旋視左右曰：「一縷非輕，九鼎非重。三十年不孤負行腳眼，高天厚地洞鑒於中。有一人終不自賺，擺動精神。乾坤大地微塵諸佛，悉在指麾之下。三千八百誰敢塞住你口，不消熱發，洪機歷掌。」良久曰：「諸方尊宿暢說葛藤，南岳老僧豈容露布。」乃合掌曰：「冀諸大方同錫點首。」

大雲窿長老花甲一周，請上堂。僧問：「多子塔前所談何事？」師曰：「一馬生三寅。」曰：「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闐然千古

傳。」師曰：「從此春風日漸多。」曰：「不消求證於延壽。」師曰：「可。」僧問：「『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是同安家風。如何是南岳家風？」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現成受用也。」師曰：「山河大地肯與你證明麼？」曰：「伏惟珍重。」師曰：「莫道老僧勝過你。」僧問：「佛法正論，乞師指要。」師曰：「仁者壽。」曰：「乾無事底難領。」師曰：「我對屋裡人說。」僧諾諾。師曰：「一重山又一重山。」僧問：「去就十分，如何起家？」師曰：「不扶自直。」曰：「有是哉？」師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曰：「萬幸。」師曰：「不可。」曰：「但觀文彩未生時，畢竟佛法無多子。」師喝曰：「台星臨照。」乃曰：「南岳沙門打從威音王世尊最初開堂第一會須彌寶座之下，以父母所生之眼親聞一句，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無上上、無等等，最神最明、越格越量，因而囊以錦繡、蘊之金玉，秘而不傳。直至今日有一項緊要人事，只得打開金櫃攤向眾前，惟冀仁者宣聞震旦，利濟天人，壽之永久，廣為福田。」旋視一眾久之，咳嗽一聲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大家好生擔去。」

楊元戎玉廷、都閫曹元佐、劉騰蛟諸護法請上堂。僧問：「千古段話，敢請布旨。」師曰：「要用直須用。」曰：「則一切處是句也。」師曰：「眼目莫定動。」曰：「咬釘嚼鐵，原不容易。」師喝曰：「舉措看他上流。」曰：「某甲著什緊，和尚著什緊。」師曰：「莫漫隨於庸鄙。」僧問：「一個上來，一個下去，都道請益佛法。是否？」師曰：「宗門奇特事，難將聲色求。」曰：「爭奈肝腸已露。」師曰：「直須吐詞如刀鋸。」僧指口曰：「豈是閒挂壁底。」師曰：「箠不上第一句，依稀卻似第二句。」曰：「未必勞而無功。」師喝曰：「不可坐住第三句。」僧問：「諸方未經結斷底樁話，敢請和尚降尊就卑。」師曰：「眼目於今誰辨真。」曰：「看某甲有幾莖蓋膽毛。」師曰：「莫來背地妄疏親。」僧作禮曰：「可謂小出大遇。」師喝曰：「不信道。」旁僧亦喝。師曰：「停停與你喫。」乃曰：「一花未發，五葉茫然。山長水遠，白日青天。理事兼備，福慧兩圓。達磨西來，尊之曰禪。迥然獨脫，秘密幽玄。山林廊廟，到處喧傳。聖凡仙佛，並躅齊肩。金敲玉戛，武用文宣。卷舒有據，神化無邊。信腳踏去，一念萬年。」喝一喝曰：「大哉日用之樞紐，信矣利濟之舟船。」卓拄杖下座。德山原直堂頭諱日，小師秀倚鳴請上堂。僧問：「笠子、拄杖拈放一邊也，針筒、鞋袋擘？」師曰：「不堪，不堪。」曰：「則謀臣勇將總用不著一毫氣力也。」師曰：「向道：『不堪，不堪。』」乃就座，曰：「老僧常說：『端的要明第一義，第一莫來惱亂

我。』而今反把椿極可惱事來惱亂我。」大拍案，曰：「不堪，不堪。晨朝未及下床，秖見孫子警秀再拜，曰：『今日本師和尚三周忌辰，細簡行腳箱囊，並無什物可報恩德，願垂一語增崇品位。』老僧嗚咽流涕，曰：『巴陵有舊樣。』秀曰：『有段話恐不契先師意。』老僧示以偈曰：『打開急著，暴露聲光，死生父子，誰較短長？』」隨顧左右，大拍案，曰：「不堪，不堪，斫不開底何日忘？」靠拄杖，下座。

晚參。拈起拄杖，曰：「都道三世諸佛秖替黧奴白牯下得個註腳，那知黧奴白牯秖替木上座下得半個註腳？」隨遞拄杖與侍者，曰：「且莫問他那半個註腳，快請出本文來看。」侍者茫然，師咄曰：「依舊是前半段註腳。」良久，又曰：「端居而念焉，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

早參。僧問：「翻然其心，勃然其色，天下勇夫無以過之，合於道乎？」師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僧作相撲勢，師縮身害怕，僧擬議，師直打下，僧出曰：「鎮日上來下去著什緊？」師曰：「說一眾，說老僧。」曰：「仁義道中。」師打曰：「若是仁義道中，則輕上座不得也。」又打三下。曰：「無端無端。」師又打三下曰：「有據有據。」僧一喝歸眾，師曰：「分付維那定床曆，安這僧於第八條席上。」一僧出便喝，師曰：「安你在第七條席上。」僧又喝，師曰：「不聽知事教詔者出院。」乃曰：「此三段義，領得則善觀風雲，不領則難別氣色。老僧受參上來，爭得不說兩句？」擊拂子一下曰：「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可憐。」下座。

張尚書大圓居士八十初度，兜率堂頭同長蘆永嘉宏覺十六兄弟請上堂。僧問：「祝融峰畔花香，般若臺前鳥語。是塵說？是剎說？」師曰：「一門慶快。」曰：「更請添籌。」師曰：「錦上又鋪花。」曰：「天柱峰頭月，而今分外明。」師曰：「齊看春風拜高竹。」曰：「九十一百又來也。」師曰：「三千不為多，八百不為少。」僧出，提起袈裟角曰：「別處人事不敢出手，此是雞足山中將來底。」師曰：「八千里，八千里。」曰：「一分壽老和尚，一分壽大司農。」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則不至勞而無功也。」師曰：「無數茫茫爭得知？」僧問：「蓮目瞬時千界靜，金容笑起百花新。文字非關，豈屬筭數？」師曰：「出口入耳。」曰：「辨似懸河，智如流水，也則讚歎莫及。」師曰：「低頭冷笑。」曰：「錦屏天上有，光國世間稀。」師曰：「張尚書，李僕射。」僧問：「提須彌筆，點香海墨，向萬古長空裡大書一切智智清淨，其得是三昧者，固樂為說乎？」師曰：「春日晴，黃鸝鳴。」曰：「赫然大效於今茲。」師曰：「阿誰不樂聞？」曰：

「愚及智就，可動而起也。」師曰：「鳴玉鏘金十百春。」曰：「豈不見淨練澄江地，餘霞散綺天耶？」師曰：「一句是一句。」僧問：「空中書字，文彩全彰。當道青松，甚年種得？」師曰：「遠不在威音以前。」曰：「又見清風匝地忙。」師曰：「還益覆伊得麼？」僧問：「指南一路，智者知疏。約什麼體格商量？」師曰：「不羨他家氣力。」曰：「因甚九天雲垂，四海水立？」師曰：「赫然大效於今茲。」曰：「不無有異於將來。」師曰：「急速發憤。」曰：「猶是依根布葉。」師曰：「但莫狎獵分披。」曰：「曩謨觀自在菩薩。」師曰：「蘸墨塗空，一場好笑。」曰：「不可不謂超越之作。」師曰：「也著分付得人。」僧進前叉手曰：「雲在碧嵓千仞翠，月當霄漢萬溪春。都道為青暘尚書花鋪錦上，是否？」師曰：「不止此也。」曰：「多多益善。」師曰：「善哉。」僧出作禮曰：「古德道：『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總作一句。』咨和尚！某甲擬將十兆九萬五千四十八字作一字，得麼？」師曰：「得。」曰：「承蒙慈允，只作一壽字，用壽天下有道有德高人，是否？」師曰：「是。」僧再拜曰：「從今為始，一切處縱橫放肆，任運施為。誰敢道不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師曰：「且莫得少為足。」僧出，顧兩行曰：「尚論此事，須還和尚。」師曰：「老僧不曾有捻土到上座分上。」曰：「情知不同今日誇多鬥靡者。」師曰：「是誰信你？」曰：「即將此段用祝青暘，壽同寶掌，誰曰不信？」師曰：「而今且信你一半。」僧作禮曰：「宜宣聞於天下。」師曰：「三十年後。」乃曰：「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時，縱橫放肆，任運施為。九天雲垂，四海水立。千峰盤曲，一道洞明。貫色通聲，馳空驟響。直饒文殊、普賢變幻倏忽，彌勒、世尊機局斬新。不羨他家氣力，未免薄視諸宗。審其勢，定其歸，十兆九萬五千四十八字廣福延年，則故是不可以為超越之作。」喝一喝曰：「三千八百年後，孰敢道南岳之言不當。」華嚴道場圓滿山主爾馨居士率令子玉彝再請上堂。僧問：「有一句高廣莫逾，請尊慈納。」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曰：「日朗風清甚時節？」師曰：「一宿兩宿，千山萬山。」曰：「走遍大唐國，難覓有心人。」師喝曰：「相對猶如不相識。」僧問：「雲興鉼瀉，葛藤窠裡浪得大人之名，口似磉盤磨盤底，威音以前當居何位？」師曰：「觀音，觀音。」曰：「在這廝分上也無這個消息。」師曰：「請退，請退。」僧作禮曰：「且留與後人貶剝。」師曰：「麤言唐突，幸亮不文。」二僧競出，前僧指後僧曰：「聽你納敗。」便歸位。後僧曰：「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是他還摸著邊際麼？」師曰：「拂動雲外路，打脫月明前。」曰：「一眾瞻仰。」師曰：「高樓馳玉馬，何如急水打金毬？」僧

作禮曰：「恩大難酬。」師曰：「上來禪師道你敗闕。」僧問：「一隊一隊總被鼓聲地上來，也爭樣打發？」師曰：「如斯之旨尚可量哉？」曰：「鼓寂鐘沉，什處著眼？」師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僧擬議，師喝住，乃曰：「打開空劫琉璃殿，擁出威音自在王，五十三家舊生活，登時卷疊在當場，無限精靈纔嗅著，鼻頭裂破眼睛黃，獨有淮南李長者，一回展拓一回香。」喝一喝曰：「從容踏得衡山路，以後逢人不著忙。」

二月八日，王筠長居士暨同社諸名家請上堂。僧問：「寶掌千年，因齋慶讚，主賓相見，請師大展風規。」師曰：「賴遇問著老僧。」曰：「秖如旁觀喝彩，還當得佛法也無？」師曰：「別處放你不過。」曰：「三千里外，一道同風。」師曰：「此回卻放你不過也。」隨聲便喝，乃曰：「佛之心，天高地厚；祖之髓，玉潤金堅。天下老和尚眼目，電光莫及；四海禪和子口角，石火罔追。」拈起拄杖，曰：「秖有這廝無狀，一例放膽云為，單己弗能照顧，庶事何力周旋？尚論法門弊竇，究竟不盡襟懷，鍼砭方來痼疾，何曾減損纖毫？一旦髮白面皺，倏焉耳暗眼昏，師法漸次唐喪，祖道浸久荒蕪，成年虛耗檀信，論歲破費招提。」卓拄杖，曰：「幸而有此一著，庶幾聊謝殷勤，惟貴承當直截，自然超格越倫。」

是日，闔邑緇素復請上堂。舉：「僧問三峰老和尚：『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即不違於先聖？』老和尚道：『見善不得生忻，見惡不得生猒。』僧禮拜曰：『大善知識！』老和尚道：『何用知識？』僧曰：『弗信老和尚道，是你應得不信。』」師曰：「曉起視天宇，風雲漸不同，不知後起者，云何話此宗？某愚不克先意，量其事勢，倘得不減師德足矣，敢望見過於師？今日設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即得不違於先聖？』向道：『進一步不迷其理，退一步不失其事。』其僧若作禮曰：『大善知識！』向道：『匪關心識。』若曰：『弗信。』向道：『焉用你信？』他若擬議，向道：『一日一日，一年一年，如斯輩類，萬萬千千。』」

利生禪德同宋燦然、宋人傑二居士請上堂。僧問：「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因甚江國春風吹不起？」師曰：「與你道理。」曰：「去七拈一，也要商量。」師便喝，僧曰：「不圖絕毫絕釐。」師曰：「從來利劍不如錐。」僧一喝，師曰：「諱不得也。」僧問：「一音贊和，聲傳天下乎？」師曰：「不堪錐箚。」曰：「驚天動地。」師曰：「何用鉤為？」曰：「往往如斯。」師便喝，僧亦喝，師曰：「已在言前。」僧問：「昨夜推倒，今朝扶起，總不干他。釋迦彌勒、黧奴白牯，因甚面紅面赤？」師便喝，僧曰：「著什來由？」師曰：「自古先德皆有出人之路。」曰：「為他閒事。」師曰：「不可總作泥捏底。」僧問：「擊碎乾坤，金粟踞象

王威猛；旋迴天地，淨慈縱獅子爪牙。忽地掀翻祖窟底，不辱沒渠父家風否？」師曰：「不可惑眾顯異。」僧撼坐具一下，師便喝，僧亦喝，師曰：「老僧和你平實商量。」隨聲又喝，僧連喝兩喝，師曰：「未許大膽。」乃曰：「達磨所傳心印，一向諸家印空印水、印住印破。」拈起拂子，曰：「無端落在老僧手裡。」擊一下，曰：「輕輕擊開玉匣，便見文彩芒射。上有兩行白字，未必是大令草書。不敢惑眾顯異，暫時高閣一壁。」放下拂子，曰：「且與兄弟平實商量。我是退院僧，在吳在楚，初無兩樣。除佛方便說，無事莫漫他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之路。」驀出兩拳，曰：「請諸上人趲前幾步，看這個因何喚作拳？」無對。良久，曰：「一眾眼烏律律地，勿個血性。」便下座。

佛誕日，侯都護公言請就北固山甘露寺上堂。僧問：「甘露門開也，世尊臨天下，以福廣天下耶？以慧啟天下耶？」師曰：「什麼時節好開第二義門？」曰：「莫是報化之緣添飾他不得麼？」師隨聲便喝，僧亦喝，曰：「不可不謂超越之作。」師曰：「何不早道？」僧問：「指天上下小兒，秖解播美，目前自己蹇？」師大喝，僧亦喝，師曰：「且喜聽人言語。」僧又喝，師連喝，僧曰：「始終不被名字見聞想念所溺。」師曰：「佛法不是無通變底。」乃曰：「僧徒雲集，月中仲呂，此個門中話不是容易說出底，天上下獨尊底老子秖為看得不打緊，於九龍口邊使一下蠻手腳，兒孫家都走上這個臺子，盡道隨緣設教，到處提綱。」喝一喝，曰：「三千大千世界一時震動。」復喝，曰：「宜大展布，報佛恩德。」

師到長樂寺，法子狀伊致率李雲生請上堂。拈起拄杖曰：「佛記仁者紹隆聖教，巍巍乎眼見，蕩蕩乎耳聞。顧是鼻嗅，抑亦舌嘗身觸矣。焉哉意思，而所以六根夫真如，六塵大解脫，六識盡菩提，十八界總般若，二十五有皆圓覺。汝行與道會，何復記終始，欲報於恩德。」卓一卓曰：「直心道場耳。」靠拄杖下座。

古歙汪左人居士請上堂。維那擬白椎，師冷笑止之，曰：「住！你肚皮裡可曾劃兩劃？今日可成個法筵，會中有幾人龍象？一雙眼懞懂地，兩隻耳朵緊塞著，第一義長多少？闊多少？將什麼觀？犍椎一鳴龍天聳，聽你總將作兒戲，最後那禁得再三再四，諦觀諦聽？說死話，謂法王法秖如是，教他兩扇板門上坐底爭當得？」隨顧一眾，曰：「老僧看得佛法極重大，檀信不易受，禮拜如泰山崩，也要打箄我是法王、不是法王，如何又帶累你犯大妄語？成你輩禪和子一向沿習將去，熟聞不察。」卓拄杖一下，曰：「特地說破。」

(師自此說法廢白椎。)

通州莊心維居士三十周忌，上堂。「千說萬說，只在一決。此兄三十年前吐雲山岳，三十年後漾月波光。吐雲山岳不昧見聞，漾月波

光皎然萬古。南岳敗缺至此，心維之心天長地久，轉個身來還替出一臂力麼？」拈拄杖卓一卓，曰：「吾尚可遲汝。」

道深禪者請上堂。「一句該通五千餘首，不是漢魏六朝、三唐兩宋分疆列土，作麼生淺聞深悟、深聞不悟？龍濟師兄迷逢達磨，或者有之。然法炬以燭幽，運慈舟而廣濟，當日有人讚過你。後來寄語秀華宮使，又圖個什麼？不可道已有人通信了也。從上諸聖盡是聽信教詔底，今日一會，非聖即賢。」卓拄杖一下，曰：「有恁一件事，何故無人得知？從上諸聖莫不是為法求人底，今日一眾，非聖即賢。」又卓拄杖一下：「展對敷陳，何故埋沒古先？老僧不顧辭旨幽奧，難為曉達，把西天東土傳來段事，攤向當陽承領得下。速請，速請。」復卓一下，曰：「敕點飛龍馬，你卻出頭來。」

晚參。卓拄杖一下曰：「臨濟來也。」僧出問：「大師道：『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咨和尚，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進一步何難會取二玄。」僧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退一步且領取第一玄。」僧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一主一賓，一進一退，庶幾乎此話可圓。」僧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不足當上人一笑。」僧問第二第三要，師止曰：「古人悟心，布於道法，驗其偏全，而操權實照用之衡。吐一詞，出一句，如疾行者不能逃其影，乃有此段文字。若板實不化，抑豈臨濟初心？」喝一喝，下座。

毘陵惲正叔居士為薦令嗣岳正，請上堂。「慧照禪師首住鎮州，以三法為宗：曰佛、曰法、曰道。山僧承其法為天人祖佛之師，三十年中凡有來者，隨其根性各令解脫。秖如今日當薦岳正，應以何法而度脫之？」乃大喝，曰：「會麼？第一句下薦得：毘盧師，法身主，兜率宮中蓋玉宇；第二句下薦得：堂堂正坐令方行，觀音、彌勒齊起舞；第三句下薦得：曩謨佛，南岳遠來拍板和，一曲彌天響入雲，曼殊讚善承恩大。」隨顧左右，曰：「成佛、獻蓋等是升合擔語，嘗聞第一義空以上所說能合玄旨否？」復喝一喝，曰：「不務神變，可名游戲自在菩薩。」擲拂，下座。

曹溪稚珪金居士請上堂。僧出，師不睬，良久乃曰：「佛法二字不是小可。昔有僧請益趙州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你看他何故問到這裡？趙州道：『庭前柏樹子。』雖則倚老賣老，也須審定利害。所以這僧特地上來，老僧不輕製畜，經歷六十三年，更翻幾多事業？身相終屬四大，心相還歸六塵，討甚閒情奔馳，言句舉論是非？既蒙四眾傾誠，敢具一轉塞責。設問祖師西來意，向道：『幾年以來無住持干懷、無病痛苦惱？秖見方來師資於本分事全不明了，遂致法道澆漓、正宗澹薄，感時歎世不無奮激。』且道此段話較柏樹子孰古孰今？孰輕孰重？借古德四句為諸仁頌出。頌曰：

根問本人何所適？塗割等平忘順逆，有為雖偽性常真，法法無依稱善吉。」

梁溪弟子濟密，同上志莊嚴聲庵居士如伊請上堂。僧問：「祖佛奈伊不何底，到處撒風撒顛，即今知他在那一天？」師默然。曰：「秖恐知之者寡。」師仍默然。良久，顧左右，曰：「真誠從上佛祖，無一人不是撒風顛漢子。見千丈珊瑚打碎十丈珊瑚、見琉璃瓶打破琉璃瓶，此是小風顛；阿師脅下[祝/土]拳、火燒師翁禪板几案，始是大風顛。臨濟家風昭昭日下，而今三百、五百、一千傍邊二眾提著佛法兩字，面赫赤地如啞鐘相似，要在他家門縫裡稱忤逆孫子，隔須彌山在。我家有個風顛漢，一向唱過頭喏、引無腔曲，左之右之眼底總不見有佛祖聖賢，安有諸方猖猖狂狂十五六年？趁老僧踏到最勝輪下，他便弄一下險，不假雲梯從空大步，待老僧回頭與伊圓案。」喝一喝，曰：「舉似天下人。」

讀石門文字禪，當時《僧寶傳》成，親炙寂音若干人，多濡筆和墨，手錄副本投缽袋，寂音不惜各為題識，以賞其重法之勤。蓋八十一祖精神命脈所在，宜為後來所奉重。庚戌夏，余於廣錄中剔取十卷，名之《大宗堂錄》，彙所謂一時杜田說話。而南源晟子七十以上之身，不憚鐙窗風雨，楷錄一過，字若蠅頭，不啻昔之錄僧寶者，余甚慚于古人。

退翁書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